

宣
傳
戰

陳浴新著

陸軍大學校印行

上兵伐謀

周斌



上海图书馆藏

1525101

上海图书馆藏



A541 212 0014 0720B

先聲奪人

楊杰

攻心为上

鍾羅

鄭序

世界愈文明，則人心愈巧詐；物質愈進步，則戰爭愈擴張；在歐戰期間，由一線配備進而爲數線配備；由平面戰爭進而爲立體戰爭，可以知矣。方今科學昌明，一日千里，則將來戰爭方法之愈出愈奇，戰爭手段之愈演愈妙，戰爭形式之由單純的而入於複雜的，戰爭力量之由有形的而進於無形的，更可知矣。浴新學長，學問精邃，自肄業最高軍事學府以來，心得益進。近著宣傳戰一書，余於其脫稿之後，付印之前，獲讀一過。書中方法之完備，見地之高超，理論之確切，迥非尋常著作可比；至於材料之豐富，敘述之透澈，文字之美化，皆其小焉者也。所言在半戰兩時之宣傳，如何可使自國羣衆同情於我？如何可使中立國以至於敵國羣衆同情於我？以及宣傳工具與秘密交通路之利用，反宣傳

法之運行等等，無論在現代戰爭，即將來戰爭進步至任何不可思議之程度，均無不適合需要。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楚莊之霸也，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是書殆治孫子楚莊之灼見爲一爐焉。現代各國研究軍事學術，近之如日本，遠之如英，美，德，法諸邦，莫不悉心殫慮，精益求精；然各種軍事書籍，汗牛充棟，獨於宣傳戰之研究，迄未見其完善之本；則浴新是書，實不僅開吾國出版界之新紀元，其價值不言可喻。夫今後戰爭，軍隊不過戰爭之前鋒，而欲收戰爭最後之勝利，則非國家總動員不爲功；換言之：即全國國民，直接的或間接的，皆爲構成戰爭之重要成分。進而推及其他：政治則曰全民政治，經濟則曰國民經濟，外交則曰民衆外交，固無不與國家總動員同一實質也。然則今後戰爭上需要運用宣傳，今後一切內政外交上，又

詎不需要運用宣傳？昔者，趙普謂『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吾知是書既出，則政治家謀國之方針，外交家拆衝樽俎之手段，與夫軍事家之指導戰爭，皆了然於基礎上之共同工作；其爲慶幸，豈僅陸大同人而已哉？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六日，長沙鄭兆熙。

李序

在我，每每感到一個治軍學者的需要未曾滿足；就是說：對於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戰鬪綱要』與夫『統帥綱領』，在未來戰爭的勝利上，發生若干的懷疑。這，與其說是一種過分的要求——一種奢吧，其實是生命之流觸着礁的時候的自然響聲，正和一個治法學者最後要求到社會道德律一樣。

朋友！你瞧！人類不是在向着新的，健全的，和大同世界伴侶着的最高法則——社會道德律一步一步地爬嗎？那麼，那兩隻眼睛放射着探海燈似的光的法學家，於是乎坐在一旁微笑了。同樣，你又可以在！隨着生命之流的響聲而起的一道金光，使我們懷着一種新願望的治軍學者都露出了十分滿意的笑容！朋友！你知道嗎：我們這纔相信在未來戰爭中的勝利了，假使我們能夠把

陳浴新先生新著的宣傳戰熟讀而運用之的話。

在我們同學當中，陳先生最富于理解力。他在軍學上有不少的貢獻；陸續地在陸大週刊和其他刊物上，已經使多數人認識了這個新時代的軍學家——其實他不祇是一個單純的軍學家。宣傳戰，不過是他的偉大作品中之一個更充滿着創造性者。

我的幸運，使我能在宣傳戰脫稿之初就讀了一遍；自然，這樣一個偉大的創作，豈僅僅讀一遍便能全部了解？但是，一個概念已經深深地印在我腦板上了。我覺得：對於這比別人先讀一遍的權利的報酬，應當是要使以後一切讀者，在未讀之前，得到本書一個概念；因此，我寫幾句話在這裏：

(一)『宣傳戰』是文化戰的方式。陳先生說：『宣傳戰之最大要訣，在創造適宜之雰圍氣。……此雰圍氣之所以有此偉大作用

者，蓋得力於羣衆心理傾向之切合也。」（本書頁四十至四一）他又說：『大斧弄於班門，則鄙者衆；陽春白雪歌於郢中，則和者寡；故宣傳方法，不可不隨對象之知識程度而變化也。』（本書頁四四）因爲所謂文化戰，乃是以人類同情爲武器，以文藝政策爲陣形，從而構成的精神戰術；在作用上，不是直接的攻城，而是直接的攻心。

（二）『宣傳戰』是國軍統帥上的主要部分。因爲在演進着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戰爭指導上，其力量——不管是有形的或無形的——的根源，時代已經跳出了英雄的乾綱獨斷，而走入了民主的道路；假使民衆對於政略不了解信任，統帥立刻就失去了它底力的源泉。所以陳先生說：『任勞動者人民，事生產者人民，出賦稅者人民，服兵役者人民，所以守國家之土地，固國家之主權，又莫

非人民；則國家之任何政策，人民不了解而擁護之，在道理上爲不可通，在事實上爲不能行。……求其可通而能行，宣傳乃爲獨一無二之手段。」（本書頁五二）

（三）本書是超陸軍大學校已往歷史的研究。我國從改練新軍以來，悠悠忽忽地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所謂新兵學者，我們祇看見逐漸在增加條文的『戰鬥綱要』；雖然有時候也看得見關於統帥學的一些書籍，然而總不過是在那兒論列兵力，比較時地；若說這就可以圓活地指導戰爭，可以操着必勝之券，朋友！你相信嗎？再則，國家的軍官教育，祇以養成神明其人的將才爲目的，而不能以時代的民主精神爲中心，自然讓北洋系一類的魔鬼出來吃人了；說是這樣就能把中華民族復興起來，朋友！你又相信不？本書產生了，這纔完成了超攻城的攻心戰術，這纔在殺氣騰

騰的壁壘裏樹立起反英雄主義的民主大旗；那麼，本書的產生，在我們軍學界中，誰又能說不是一個新紀元呢？我敢斷然地說：從這個新紀元起，我們的同學，操着未來戰爭的左券了；而且能把北洋系一類的魔鬼徹底肅清，顯出我們學校是『民衆的武力』的製造廠。

上述的本書概念，也許是不甚完全；我相信：要給這本宣傳戰寫一個完全的概念出來，且讓我再讀三遍，看看如何。不過，我雖僅讀了一遍，却是很忠實地讀了一遍；如果在生理關係上，忠實是可靠的，這概念便不失爲一個概念。

朋友！你讀下去吧！讓我們的生命之流順暢地流，流！

吳橋，李乾德，民二〇，二，二，寫在陸大。

郭序

浴新學長，近著宣傳戰一書，乃現代攻心戰術之最大創作。夫『攻心爲上，攻城爲下』之說，久爲兵家所服膺，然吾聞其語，而未見有爲系統之研究者；上智不作，中材相沿，以致莘莘學子之習兵略者，咸薈萃精力於攻城之學，而忽乎攻心之道，良可慨已！去年魯豫戰雲瀰漫時，余每見北平人士，對於報紙披露之公電，及個人或某一方面之機關通信社所發佈之消息，都不重視；而對於外國通信社如路透等所傳播之電信，則爭以先睹爲快，且大部信任之。又見一般每晨閱讀多種本國報紙，皆似不甚當意，而必欲索外人報紙閱讀之；其於外國文不盡了了者，則多方向能暢閱者探詢，一若非此無由知時局之真象然。原夫公電及個人或某一方面之機關通信社與報紙，不善隱蔽其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

，使人明識其有政治作用，以爲不如置身政治漩渦外之外人通信社及報紙之不如左右袒，而較能作真實事象之報告。此種社會心理何自構成乎？即因外人善用攻心戰術，而我則否。蓋外人力求隱蔽其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於次要及一般消息，確能以真象告人；倘遇與其自國有重大密切關係之最要消息，有秘而不宣之必要，且有捏爲與事象相反之報告之必要時，乃利用社會平昔對彼之信任而進行有效之欺騙宣傳矣。不特此也，於更必要時，彼且將以巧妙方法遮飾其帝國主義之狎獮本相，而爲貌似正義真理之言論，使人服其麻醉劑而贊爲醇醪；極其量之所至，乃可以亡人國家，滅人種族，猶使人認爲天經地義。嗚呼！我愛國之將校，讀是書也，其將急起謀宣傳戰之運行，以挽回垂墮之人心也歟！是書以明暢之理論，鑄爲方案；以確當之方案，歸納理論；非尙

空談，乃重實驗；其精微奧妙，博大淵深，所以蔚爲現代攻心戰術之最大創作者，非余片言所能概述，是在讀者之潛心領會焉耳。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四日，大名郭殿丞序於北平。

丁序

話說一千八百三十年，法蘭西查理第十被逐走了；這個消息傳到比利時，夥頤，那還了得！『法國人做得到，難道比國人就幹不了？』差不多每一個比利時人都這樣說。剛剛在這個節關眼兒，不魯捨拉劇場演戲，那故事是有名的馬撒羅尼舉義兵於拿破理，夥頤，更了不得！一大羣人從劇場裏跑出來，『幹呀！這是我們的時候了！』在這個叫聲之下，荷蘭新黨報館被搗毀了，宰相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比利時宣告獨立了——雖然他們還經過了相當時間的艱苦奮鬥。

話說俄國革命之初，受所謂白色聯軍的包圍，那的確是諸葛孔明所謂『國家存亡危急』的年頭兒喲！當法軍要從黑海進攻俄境的當兒，你猜列寧他們怎麼着？調兵遣將去硬幹吧？別說是新敗

之餘，戰鬪力簡直可說是完全喪失了；就算還可作一鼓之氣吧，然而，常言道得好：『一個金剛，敵不住二十四個瘋狂漢。』於是乎他們的幾個黨員出發了：『你們爲誰而戰？因何而戰？不過做資本家的走狗而已。勝呢，祇看見資本家的利益，他們的威懾更高，你們便更被壓迫；敗呢，首先看見的就是你們的骨頭和血。』結果，黑海的法軍因兵心渙散而悄悄地退去了。同樣，英軍也如是而退。

噯，比利時演劇，俄國人在黑海和那些白色軍磕牙，老遠呢，管他？在此，祇是想證明一件事：證明我的同學陳浴新先生所著宣傳戰一書的偉大。

假使我們還沒打開這本書，或者僅僅打開了而還未讀下去，也許會斷定這本書脫不了通常那些甚麼『宣傳大綱』呀，『宣傳須

知』呀……等等的套兒，也許會以爲這是文縷縷的一種研究。反之，我們讀下去了，而且勇敢地讀了好多次了，你纔知道呀，你纔知道這是咱們雄糾糾而日氣昂昂的人們『不可不讀』的『霍光傳』，超於甚麼『宣傳……』遠着而又遠着，駸駸乎是一種專門學問，是統帥上不可缺的專門學問。

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尤其是關於陳先生那細密的思想，獨到的見地……等等，不用我在此囉嗦，讓讀書的人們自動的認識。我祇想，我祇想在這裏告訴你一句話，以鼓起你對於這本書的熱烈的讀興，這句話，可不是我說的，是我們的總理孫先生說的：

『革命成功極快的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祇可用一成』

渦陽丁漢民於陸大，時爲民國二十年二月五日。

周序

讀余友陳浴新先生之偉著宣傳戰，其所謂『精神決鬪』，實獲我心。蓋人類之所以永續生存者，賴乎能不斷進行精神決鬥；唯能進行精神決鬪，乃能創造精神文明，唯能創造精神文明，乃能運用物質文明；則包涵精神與物質之兩本體而形成之整個文明，殆以精神決鬪爲之母，可無疑焉。

余固知之：二十世紀之世界，科學統治下之世界也；二十世紀之人類，物質支配下之人類也。吾人生逢今日，苟猶侈談四千年古國所習道之『精神』，以爲僅有乎此，已足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從而否認科學之威權與物質之勢力者，徒見其始以僭情。漸就縣懷，終於惘惘莫得老馬之前導，乃長此坐困於荒山絕島中然，不知所從出耳。雖然，是豈精神之咎歟？

夫文明者，人爲對於自然之威力；此威力之表現，物質爲其外形，精神爲其內在；而此威力之所以表現，則精神決鬥實其唯一之動力。因精神上感覺決鬥之需要，而發明工具；因工具之發明，而威服自然；從而知精神決鬥爲整個文明之唯一動力矣。然其他動物，亦有精神決鬥，乃無文明者，何哉？則因其不能使用工具之故。牛之鬪也以角，馬之鬪也以蹄，雞之鬪也以嘴，犬之鬪也以牙，其不能使用工具也，太初若是，及今猶復若是；故牛馬雞犬之爲牛馬雞犬，無所語於文明。人類則不然：風雨霜雪之爲厲也，豺狼虎豹之爲虐也，則自穴居野處，露宿風餐，而編葦爲籬，緝葦爲廬，以至樓高千尺，窗開八面。道路之修長也，關山之阻隔也，則自獨木舟，帆船，騾車，而汽車，火車，航空機；自置郵傳命，而無線電信與電話。天災之流行也，身體健康之

靡恒也，則自神農嘗草，而近代醫學。人口增多而需要不足也，則自家庭手工業，而工場機器工業；自耕牛而電犁。爭生存也，爭解放也，爭自由平等也，侵假而爭獨占與獨霸也，則自元戎十乘，而唐克，鐵甲車，裝甲汽車；自石斧弓箭，而化學兵器，理學兵器。其去野蠻之程度愈遠，則人爲對於自然之威力愈大，此現象即所謂文明也。英哲培根，謂『知識即力』，意以爲人類之精神作用逐漸增進，即其征服自然與役使自然之威力逐漸龐大，而文明隨之成立。更進而引據周易，於文明之釋義，以爲言居野行道，聖人之效，係人文明焉之意；又以荀子『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之言相參證，乃知人文之極，經天緯地，而其所以實現者，要無非基

於人類之精神決鬪以克服自然。味周易之義，讀荀卿之書，究培根之學，則知文明之爲物，不能強爲劃出精神與物質之鴻溝；換言之：凡現象之爲人爲威服自然者，即整個文明之本身，其中固不可否認物質，然亦不能否認精神作用之偉大也。

彼其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非特反對物質文明，且欲使人類安於愚野，安於原始社會自然狀態之下，則根本無所謂精神決鬪，更何有於精神文明？譬如有人焉，於積雪三尺之中，北風怒吼之際，鄙暖閣狐裘不之顧，僅以樹葉被體，筋骨瑟縮，氣息垂絕矣，而曰：此精神決鬥也，此精神文明也，不大悖哉？』

由是觀之：必言精神決鬪，始能創造精神文明；既行精神決鬪，則必運用物質文明；文明爲整個的，整個文明實以精神決鬪爲唯一之動力，理至明，義至顯也。然方今尙有少數頭腦冬烘之輩，津津談文明，言必稱精神，叩之以物質文明則惡聲相向；叩之以精神決鬪又瞠目莫答；余不敏，竊願爲若輩進一解：

人類之所以靈長萬物者，倫理學則謂其有良心，生理學則謂其身體構造及步行狀態超於他動物；而在經濟學上，則謂其賴有精神慾望耳。精神文明爲人類威服自然之心慾滿足時所形成；心慾者，心理學上之名詞，與精神慾望同其解釋，愚而求智，野而求文之謂也。夫僅有盲動，而無學問；僅有角鬪戕害，而無道德；徒知結羣，而無共守於軌之政治；徒知拜物，而無相率爲善之宗教；一切之愚野，皆原始人類社會之自然狀態。唯其人類不安於

此自然狀態，必思有以威服之，於是求智焉，求文焉，而闡理發義之學問慾望，揚善裁惡之道德慾望，治國平天下之政治慾望，以信條範圍人心之宗教慾望，乃相因而起。此諸慾望，其目的皆爲無形物，故其性質爲精神的；卽心慾是。洎乎學問既有有效之貢獻，而盲動以除；道德既有有力之樹立，而角鬪戕害以消；政治既有軌範，而結羣之利以見；宗教既有信守，而拜物之拙以泯；則人類威服自然之心慾大告滿足，精神文明於焉形成。然則由精神慾望以達精神文明，中間所必需之精神決鬪，非如企業家與勞動者心力交用之不可缺耶？

抑更有足徵者：仁義禮智，忠孝廉節，溫恭儉讓，公正和平，如此類者，非吾國人所常道之精神文明乎？然而進釋其義，則每有淪于曲解，而適得精神文明之反者。例如以『父母之命』爲禮

，以『二年之喪』爲禮，以『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爲悖禮，因而自由戀愛不敢談，改父之道不敢爲，反宗法社會運動尤不敢參加；若是者，時已現代，我猶古人，乃返於自然也，威服自然之謂何？不知禮之爲禮，苟卿固曾言之矣，禮論曰：『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人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此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和，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檼簞，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以人類物慾得均等滿足爲有禮，則世祿之家及其所構成之封建社會，資產階級

及其所發展之帝國主義，皆在必須打倒之列。如是以釋禮之義，則得其正；如是以禮爲精神文明，則可以俯仰無媿。然則仁義禮智之類，其不能離物質文明而存在，尤其不能忘精神決鬪而實現也，益彰彰矣。

浴新先生之言曰：『行精神決鬪有道焉：認識物質狀態，俾不流於空洞之唯心；運用科學方法，俾不趨於浪漫而無力；二者得兼，道在是矣。』旨哉旨哉！行是道以創造文明，無終無極之宇宙且蒙其休！余固亦學問於軍旅之事者也；然深信是書不僅足以指導戰爭，實足以指導宇宙，故序其卷首也，及其大者，而不詹詹於統帥學之說焉。

大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八日寶慶周磐序於陸軍大學校。

例言

(一) 宣傳戰爲新時代的產物，位於指導戰爭之重要部分，在兵學中形成爲統帥上不可缺的研究。本書即基此見地而編著之。

(二) 本書以歐戰間英對德宣傳戰之史實爲經，而以其他各國關於此類之材料爲緯，互證參稽，抉發其共同不變之原則，從而揭開其神秘之幕，以貢獻於我忠誠愛國之將校諸君，期於未來戰爭之指導上，發揮此新武器之威力。

(三) 歐戰以還，各國講求宣傳戰，大有水銀瀉地之勢；而研究之專書，迄未之見，蓋業務上有秘匿之必要也。本書雖不敢認爲盡致，然已慘淡經營；甚望我愛國師友，加以指導糾正，俾成完整之作！但對非中國人，則請勿予閱覽！

目錄

緒言·····〇〇一—〇三〇

第一章 宣傳戰概論·····〇三一—〇七六

第一節 宣傳·····〇三一—〇三八

宣傳之對象

宣傳之材料

宣傳之動機

宣傳之目的

宣傳之定義

第二節 宣傳戰及其要領·····〇三八—〇四八

廣義的宣傳戰與狹義的宣傳戰

宣傳戰之要領：

(一) 歸依於國家政策

(二) 切合羣衆心理之傾向

(三) 材料以真實與正確爲主

(四) 秘匿其業務之意識

(五) 方法與手段須隨對象之知識程度及政治

經濟利益之差別而變化

(六) 制敵機先

(七) 須有縱深配備之反攻陣線

(八) 須以執拗到底百折不回之精神行之

第三節 宣傳戰與國家政策……………○四八—○五五

手段論——國家政策必賴宣傳戰以實現

目的論——宣傳戰必以國家政策爲基礎

第四節 宣傳戰與武力戰……………○五五—○六四

以興登堡之言証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

以呼底爾之言証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

以英外交部所接報告証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

以德軍某將官之手書証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

以魯敦道夫之言証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

自國家總動員上觀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

第五節 宣傳戰與外交戰……………○六四—○七六

四種性質之外交

革命外交必須喚起民衆

革命外交必須以宣傳分化他國

第二章 宣傳戰之機關……………○七七—一二二

第一節 機關之組織……………○七七—○九二

平時宣傳機關與戰時宣傳機關

研究戰時宣傳機關組織方案之重要

歐戰時英國宣傳機關之組織

第二節 機關之人選……………○九二—一〇一

宣傳人選之原則：

(一) 必其人爲專門名家

(二) 必其人徹底了解國家政策

(三) 必其人忠實奉行國家政策

(四) 必其人有真知灼見而富於判斷力

(五) 必其人能虛心容物集思廣益

(六) 必其人能臨機應變善於用權

歐戰時英國宣傳部之人選

第三節 機關之聯絡……………一〇一—一二二

本部之聯絡

全部之聯絡

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

與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為宣傳工具者之聯絡

與非敵國之新聞界及國家宣傳機關之聯絡

第三章 宣傳戰之工具……………一一三—一五四

第一節 通信社……………一二三—一二七

通信社應用於宣傳戰之故

歐戰時英國宣傳部之利用通信社

第二節 報紙……………一一七—一二四

報紙與通信社之異同

報紙應用於宣傳戰之故

歐戰時英國宣傳部之利用報紙

第三節

無線電

無線電應用於宣傳戰之故

爲宣傳而利用無線電之時機

第四節

印刷所及書店

印刷所及書店應用於宣傳戰之故

公的及私的印刷所之利用

利用書店之四層手續

第五節

小說及戲劇

小說與戲劇之最大共同點

一二四—一二九

一二九—一三四

一三四—一三八

小說與戲劇應用於宣傳戰之故

小說與戲劇在宣傳上之特色

第六節 理化工業社之出品……………一三八—一四二

落下傘之應用於宣傳戰

留聲機之應用於宣傳戰

小氣球之翺用於宣傳戰

工業動員上之準備與應用

第七節 其他……………一四二—一五四

美術館與美術家之利用

雄辯家之利用

標語之利用

鴿之利用

犬之利用

第四章 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一五五—一八六

第一節 中立國人物之利用……………一五五—一六七

報紙之利用

書籍及雜誌之利用

企業家及勞動者之利用

第二節 敵國人之利用……………一六七—一八六

社會主義者之利用

民族主義者之利用

新聞通信員之利用

俘虜之利用

第五章 攻擊的宣傳戰……………一八七—二四二

第一節 對敵國者……………一八七—二〇五

高等政策之決定：

- (一) 以國家政策爲基礎
- (二) 以戰爭目的及達成此目的之條件爲中心
- (三) 以敵國政府爲唯一之攻擊目標
- (四) 以敵國羣衆之心理狀態爲攻擊之伸縮標

準

一般手段之選擇

歐戰時英對德宣傳戰之實例：

- (一) 高等政策之部
- (二) 一般手段之部

第二節 對敵同盟國者……………二〇五—二四二

高等政策之決定：

(一)以國家政策爲基礎

(二)以戰爭目的及達成此目的之條件爲中心

(三)直接以敵同盟國政府爲相對的攻擊目標

而間接以敵國政府爲絕對的攻擊目標

(四)以敵同盟國羣衆之心理狀態爲攻擊之伸

縮標準

歐戰時英對奧匈及保加利亞宣傳戰之實例：

(一)宣傳政策之部

(二)宣傳威力之部

第六章 防禦的宣傳戰……………二四三—二六二

第一節 反宣傳法之應用……………二四三—二五二

制敵機先

就敵之優點而壓倒之

就我之弱點而補救之

第二節 敵方宣傳之取締……………二五二—二六一

統一國民思想之必要

法規之諸綱要

第七章 協調的宣傳戰……………二六三—二八二

第一節 對中立國者……………二六三—二七三

對中立國行協調的宣傳之必要

一個歷史的借鏡

第二節 對我聯合國者……………二七三—二八二

對我聯合國行協調的宣傳之必要

對我聯合國行協調的宣傳之兩個階段

一個歷史的借鏡

結論

二八三—二九八

緒言

一

人類之精神決鬪，其形式至夥頤；而形式之極崇高偉大，可凌駕而包括他形式者，厥爲「宣傳戰」。故宣傳戰又名曰「精神戰」；他形式之精神決鬪，則不能享此有統一性與龐大性之尊稱焉。

是義也，請得而引申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置短兵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得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張巡禦尹子奇，羅雀捕鼠，九死一生；每與賊戰，毗裂齒碎；身死之日，猶奮然曰：『生不能報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如此類者，戰場上之壯烈耳；豈不必要？然精神決鬪之小焉者也。

李廣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以四萬騎圍之。廣使其子敢，率數十騎馳貫敵中，還告：「胡虜易與」，軍心乃安。廣爲圓陣，外向，胡急擊之，漢矢且盡；廣令軍中持滿勿發，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至日暮，軍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如此類者，戰場上之勇敢耳；豈不必要？然亦精神決鬪之小焉者也。

周亞夫與吳楚相持於下邑；敵數挑戰，亞夫堅壁不出；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高臥不起，頃之復定。宗澤留守汴京，金人來侵，去汴京密邇，澤對客奕棋，談笑若無事，而精銳已出擊，如此類者，戰場上之鎮靜耳；豈不必要？然亦精神決鬥之小焉者也。

陸遜之所以破蜀也，其謂諸將曰：「僕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宋伺之所以常勝也，其言楊珉曰：「兩軍相對，惟

能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耳。一如此類者，戰場上之堅忍耳；豈不必要？然亦精神決鬪之小焉者也。

韓信陳船臨晉，而木罌渡夏陽，魏地以平。廣道濟唱籌量沙，以餘米散其上，魏軍不追。孫贖滅竈而殺龐涓。虞詡增竈而破羌人。如此類者，戰場上之詭譎耳；豈不必要？然亦精神決鬪之小焉者也。

陳湯知郅支之不可久蓄，乃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四萬餘人，進薄康居城下。寇恂知失溫則河內不守，乃不待衆軍畢集，勒兵救溫。荀彧與郭嘉均稱曹操得策輒行，應變無窮。如此類者，戰場上之機斷耳；豈不必要？然亦精神決鬪之小焉者也。

狄青征儂智高，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小發後中軍行，率以爲常。及頓軍峴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張立甚

久，而青尙未坐；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失青所在，諸將相顧驚怛。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吃飯！』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沈希儀在柳州，去柳城五里皆賊巢，賊之耳目遍官府，左右動息皆知。希儀將攻某賊巢，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咸集，僅曰：『今日出某門。』而遺腹心爲旗頭，引諸軍行；諸軍有問旗頭以所往者，旗頭曰：『我亦漫往耳。』軍行十萬人，其目的地除希儀與旗頭外無知者，故賊不及備，輒有功。如此類者，戰場上之神祕耳；豈不必要？然亦精神決鬥之小焉者也。

凡是種種，不勝詳舉；要而言之：極其量之所至，百戰百勝，亦已焉耳。『系子不云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欲謀所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之道，則宣

傳戰尙矣。小國而行宣傳戰，可使鄰邦斷覬覦我之心，息仇敵我之念，不致以兵戎臨我，而我乃得徐圖自強；古之人有行焉者，鄭之公孫僑，其代表也。大國而行宣傳戰，可使他國懷我之德，畏我之威，我無多事於兵車，僅衣裳之會，已足成霸；古之人有行焉者，齊之管仲，其代表也。然則宣傳戰者，殆所謂『上兵伐謀』也歟！

夫戰場上之詭譎，機斷，神秘，乃存乎其人者，姑置勿論。若夫臨難毋苟免，之死矢靡它，壯烈之氣，自教育以賦諸國民者，其教育固卽宣傳也。卒然臨之不驚，雖千萬人吾往，以身爲薪，將肉作彈，勇敢之氣，自訓練以賦諸戰士者，其訓練亦卽宣傳也。敵將三鼓，我未一鼓，將士無疾言遽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將士亦無疾言遽色。此鎮靜也，而賴乎宣傳。激焉而忿怒，

誘焉而不來，擾焉而不動，籠絡之而不爲惑，玩弄之而不爲愚，堅持明確之見，決行遠大之策，而強矯不變；此堅忍也，而亦賴乎宣傳。國民政府之將誓師北伐也，英帝國主義知其長江流域之侵略勢力，必爲吾國之革命巨砲所破碎，乃一則爲沙基之屠殺，再則以艦隊强行封鎖梧州港口，三則以武裝水兵在廣州西堤碼頭登陸；其多方挑戰，無非欲翻鴉片戰役之舊調而重彈之，以對琦善與奕山之伎倆，摧毀我革命勢力。國民革命軍之北入山東也，日本宮中府中，皆大震動，田中義一乃以護僑爲出兵之名，慘殺我在法律上身體不受侵犯之外交官吏不足，屠戮我濟南同胞至數千人之多不足，焚毀我官署民房不知其數亦不足，必更進而向駐黨家莊之我軍攻擊，甚至以飛機至泰安拋擲炸彈；所以然者，無非欲繼承山縣有朋以來，長州系軍閥壓迫吾國革命勢力之傳統政

策，以圖遂行其對於滿蒙齊魯之非分慾望。吾國人懷國耻足興之教，生者慷慨赴讎，殤者鄭重有祀，愛國天性之養成，蓋由來於先秦；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以後，南則有平英團，北則有義和團，雖缺乏物質威力之運用，與科學方法之理解，以至陷於蠻動而失敗，而其抗禦外侮，捍衛宗邦之浩然正氣，所以顯示我民族之愛國天性者，固終古不磨也。是故十五年英艦逞強於粵，十七年日兵爲暴於魯，國人之請政府對英日宣戰者，非曰願效前驅，即曰誓爲後盾，非曰甘毀家以紓難，即曰當報國而捐軀，其欲得帝國主義而甘心焉者，尤爲普遍；殺機四伏，一觸即發，憤憤邊戎，亦盛矣哉！然其時國家之勢，有如亂絲，微獨堅甲利兵之未足，給急度求之未充，抑且紀綱未立，政令不齊，草草以與強鄰短兵相接，鮮有勝算。於是國民政府根據國民黨之對外政策，示民衆

以廢除不平條約及變更外債性質，爲反帝國主義之途徑，欲達於此途徑，則惟有鎮靜堅忍，避免與英日直接衝突，而自完成北伐以摧破帝國主義之工具入手。登高一呼，輿論翕然，英日之狡焉思逞者，乃都不得逞；鎮靜堅忍之有賴乎宣傳，不綦可信哉？

自上兵伐謀之義觀：則宣傳戰實凌駕他形式之精神決鬪；此其本。自壯烈，勇敢，鎮靜，堅忍，皆賴乎宣傳之賦予觀：則宣傳戰實包括他形式之精神決鬪；此其末。克修厥本，則末有所備而不用；換言之：無待於伏尸流血，天下晏如矣。余故曰：宣傳戰者，形式極崇高偉大之精神決鬪也。

二

行精神決鬪有道焉：認識物質狀態，俾不流於空洞之唯心；運用科學方法，俾不趨於浪漫而無力；二者得兼，道在是矣。宣

傳戰既爲形式極崇高偉大之精神決鬪，則行之而忽於其道者，尤未知其可也。

原夫意識者，生活之所決定，而非能決定生活者也。精神決鬪，爲意識的；其所以出於精神決鬪，則爲物質生活之產兒。設如吾人有提倡青年軍事預備教育之意識，此意識必非天外飛來，乃在物質生活上，受列強經濟之侵略，與海陸政策之壓迫，岌岌不可終日，國家有青年軍事預備教育之需要，吾人始有此意識也。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後，法蘭西之青年軍事預備教育，日益進度。徵兵令內既有『凡年滿十七至二十歲之青年男子，須受軍事預備教育，以補兵役年限之不足』之條文，陸軍部復於軍事預備教育令之頒布。一九一九年以後之德國，雖因凡爾賽條約之束縛，不能不隱晦其國民皆兵之面目，然國民之體育與競技，亦有突飛

猛進之象。一九二八年上旬之統計，體育團員之可以隨時武裝以應國變者，已有一千萬以上之多。此皆彰彰之例証。孰是以觀：則無物質狀態所構成之某種背景者，不能使人有行精神決鬪之動機；有此背景矣，而未克真確認識之，將欲行精神決鬪，又安望其獲得對症下藥之良果乎？

認識物質狀態所構成之背景，而有所努力；則其目的，必在改變物質狀態，使其舊也新之，其惡也美之，其小也大之，其僅也豐之，其狹也廣之，其不適也適之，其不均也均之。依經濟學之觀念，由前之物質狀態，以移於後之物質狀態，其間必介以生產過程。生產者，技術之效果也；技術者，方法之表現也；方法者，科學之指示也；欲改變物質狀態者，顧可忽視科學方法哉？即如提倡青年軍事預備教育，期即於成功，則徵兵制之代募兵制

而實施也，訓練總監部之派遣軍官於普通學校，及其校閱與教練之規定也，教育部之頒布教育程序也，青年訓練所或體育協會之組織與進行也，一般市民及農民之軍事訓練與野營之指導並獎勵也，無一而可不用科學方法者也。執是以觀：則行精神決鬪之道，當認識物質狀態之背景，尤當遵循科學方法而活動也，審矣。

彼有僅食我精神決鬪之餘唾，亦已足自豪者；而吾國自與人爲精神決鬪，反不能維揚我武者，何哉？不認識物質狀態之背景，不遵依科學方法以活動，以與敵遇，不敗何待？夫以吾國與日本較，猶之源泉之於末流也；而竟等而下之，耻莫甚焉！如耻之，莫若師古人！古人維何？即余所謂鄭之公孫喬與齊之管仲是。

請先言子產：

子產者：以外交行宣傳戰，而收其振拔自立之大效者也。

簡定之時，鄭儼於大國之貢，所求不能具，國甚病矣。平丘之盟，子產爭承，自日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來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子產知晉不暇討，故可以爭承；尤其知鄭國不競亦陵，故不得不爭承。是其所以爭承者，乃基於物質狀態之認識也。

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仲尼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子

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子產不但知任賢使能之義，且深知分工合作之利；故策於大行者，其裏也如勞働分業，其表也如企業組合。是其所以無敗於鄭國之於諸侯之事者，乃由於科學方法之運用也。

子產之富鄭國也，歷簡定獻聲，凡四十餘年。初，晉楚兩大爭霸，晉不南下以威楚，則不得諸侯；楚不北上以臨晉，則亦不得諸侯；於是有城濮之役，邲之役，鄢陵之役，偏師更凡十餘遇，雙方皆以得鄭爲第一目的，蓋兵要地理上之關係也。獨終子產之世，鄭雖褊小，晉楚皆嚴憚之。傳曰：『天之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子產之息鄭禍，卽因其能認識物質狀態，運用科學方法，以從事外交；而尤因其善以外交行宣傳戰。觀其一則使公孫子羽多爲辭令，再則使子大叔應對賓客，所以播傳正義公道

於鄰國者，卿大夫屈之，士庶人交贊之，乃至諸侯謀有以師之，詎遑圖逞於鄭？衛北宮文子決其無大國之討，可概見矣。競以立國，所競者其宣傳乎；故懷曰：『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請再言管夷吾：

管夷吾者：以用間行宣傳戰，而見其凌轢無前之宏功者也。

制分篇曰：『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耳目者何？間諜之謂也。孫子之論用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以知敵之情，夷吾固先孫武而見其必要矣。齊小白如夷吾之教，其從事於諸侯也，四鄰之國，皆親之矣，又爲游士八千人（齊語作八十人，茲從管子小匡篇），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公子開

方之游於衛，季友之游於魯，蒙孫之游於楚，商谷之處宋，廩尙之處燕，審友之處晉，皆其著者。齊之所以克制諸侯而兼併坐大者，豈有他哉？取於人以知敵情，所得殆良博也。夫敵情而必欲知之，何也？讀管子司篇，則夷吾所必欲知之之事，實包於上下內外之一切，不僅限於敵情，又何也？一言以蔽之：重視物質狀態之認識而已。

禁藏篇曰：『謀功之道，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因其鄉人而用之，因其官人而用之，此孫子所謂『因間』與『內間』也。齊桓之言曰：『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故令『國用三分，二在賓客』，而夷

吾以爲明。因其敵間而用之，此孫子所謂『反間』也。齊之賓客，日至於諸侯之廷；齊之商賈，日出於諸侯之塗；北迫蠻貉，南至江漢，自陝以東，踰河以西，銷燦於齊語，浸淫於齊貨者，朝市之間，蓋無不靡。更有齊之美人，以塞其內；齊之諂臣，以蔽其外。奸謀外至，異物內流，始則服飾嗜好，移於不覺，終則禽聚獸噬，憐莫之恤，於是齊乃從而魚之肉之；此孫子所謂『死間』也。尉繚曰：『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齊之市既通於諸侯，四國情僞之輸於齊者，遂鮮虛日；此孫子所謂『生間』也。分析而觀察之，則間諜之外遣也靡不適；綜合而判斷之，則間諜之反報也靡不周；是故因之，內之，反之，死之，生之，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亦無所不依科學方法而用間也。

法法篇曰：『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

故夷吾雖不主張廢兵，然不欲多事乎兵。不欲多事乎兵，而有加於諸侯，則若何？曰：善行宣傳戰而已矣。一器成，往夫具，二器成，驚夫具，三器成，游夫具，宜若可以威臨天下矣；鄭世子華之請以齊去鄭三族也，桓公將許之，而夷吾不可，以爲不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也。推而觀之，則夷吾之用間以知敵情也，爲用兵地者僅其資，爲行宣傳戰地者乃其主。葵丘之會，以無忘賓旅，申命於諸侯，其意何居？自內以宏反間之用，自外以宏死間之用，霸者之圖，非如是乎？觀其相齊三月，論百官，謂桓公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用間於交際之間，即以行宣傳戰於鄰國者，固早有成竹在胸矣。是以陰內辨士，使圖其計，諸侯不敢爲遁辭，唯齊之訓命是聽。夷吾之所以大齊，內焉作內政以寄軍令，固矣；外

焉用間以行宣傳戰，又豈可末視哉？

子產當小國之政，人不敢以兵臨我；夷吾當大國之政，我不必以兵臨人；皆以善行宣傳戰故。而追尋其所以善行宣傳戰之道，則在認識物質狀態之背景，與非意識的運用科學方法。是故行精神決鬪而得其道，則天如其覆，地如其載，五風如其和，十雨如其甘，鬪爭僅其意念，禎祥乃其實質。彼徒侈談精神文明，理論即空洞，行動則浪漫，根本不了解精神決鬪，尤其不了解所以行精神決鬪之道者，不足與有爲於夷吾與子產之世也，而况精神決鬪高度開展之二十世紀耶？

三

二十世紀之宣傳戰，經過歐洲大戰，俄國革命，土耳其革命，中國國民黨改組，雖其各個之得失互異，成就不同，而高度開

展，蔚爲新局，則一致也。因宣傳戰爲形式最崇高偉大之精神決鬪，故宣傳戰之開展，即他形式之精神決鬪成隨之開展焉。

奚以知二十世紀之宣傳戰之高度開展也？

子產之行宣傳戰也，以外交；管仲之行宣傳戰也，以用間；無所謂業務之專司。不獨子產與管仲然也，歐戰以前及歐戰初期，英法美德諸國，或以外交部任對外宣傳，或於海陸軍部及參謀本部之情報機關中行對外宣傳，亦無所謂業務之專司。洎夫歐戰後期，則宣傳戰日趨於專業化。俄羅斯政權既入於共產黨之手，第三國際及俄國共產黨之中央宣傳機關，公開組織於莫斯科；土耳其之國民革命既已爆發，國民黨之中央宣傳機關，公開組織於安哥拉；之二國者，以黨而行宣傳戰者也。美國之戰時公報委員會，英國之對外宣傳部，先後應戰爭之需要而成立；之二國者，

以政府而行宣傳戰者也。無論其以黨行宣傳戰，或以政府行宣傳戰，其使宣傳戰由副業而移於專業，則無以異。

凡百業務之由副業而移於專業，皆所以顯示其開展。在昔自給經濟時代，事漁獵者可以事耕稼，事織襪者可以事牧畜，以一人之身，兼百工之事，專業之跡，殆無可見。進而士農工商，大體有別；士讀於庠序學校，農作於田園，工司於竹木麻絲，商賈出入於市塗，專業粗具，而開展一著。再進而士之讀也；有農學，有工學，有商學，有醫藥學，有教育學，有法律學，有政治經濟學，有軍事學，有社會學，有文學，有哲學……；農之作也；有稼者，有圃者，有種植工業原料者，有豢養家畜者……；工之司也；有金屬業，有織染業，有麵粉業，有水泥業，有其他化學工業……；商賈之出入也；有銀行，有運輸公司，有堆棧，有商

店……；專業漸細，而開展再著。更進而於同種業務中，復殊有多途；例如同一工學也，而有機械學，採冶學，應化學，建築學……等等之分；同一織工也，而有綿織，絹織，毛織，麻織……等等之別；專業愈精，而開展更著。以此例彼，則宣傳戰之由副業而移於專業，不得謂非新開展之一徵也。

子產死而鄭不振，管仲死而齊霸衰，事業之以個人爲中心者，不保於二世，宜也。仲尼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滔滔者天下皆是，豈惟宣傳戰若是？又豈惟子產與管仲之遺恨？俄土革命之後，宣傳戰乃日趨於制度中心化。第三國際與俄國共產黨之宣傳，不隨列寧以長眠於莫斯科赤色廣場之靈廟中；則土耳其國民黨之宣傳，今日在凱馬耳親身指導下如是。異日在凱馬耳精神支配下亦必如是，可

斷管也。中國國民黨未改組以前，渣洲坐輿中會，如孫中山先生之游說海外，鼓吹華僑與留學生革命也，陸皓東與鄭士良之設農學會於廣州也，陳少白與史堅如之發刊中國日報於香港也，鄒容等之主蘇報也，朱執信等之創民報也。夫豈非宣傳哉？然僅以中山先生之人格爲海上燈塔，而非以黨的制度爲活動中心者也。迨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中山先生明示其同志以『政黨之精神在黨員全體，不在領袖一人』，黨的宣傳制度，乃因而確立；故中山先生雖逝世，黨的宣傳則可永續。此其使宣傳戰由個人中心而移於制度中心者，跡至顯也。

在政治上，由個人中心而移於制度中心，即由人治主義而移於法治主義，爲社會進展之深痕。荀子曰：『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

夏不世正。故法不能獨立，類不得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胡子曰：『制者，道德之憲；道德者，法制之隱。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必有春夏秋冬夏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爲無用，無用者亡；有法制繫於民生，而無道德者，爲無體，無體者滅。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可行也。』諸如此類之爲言，雖爲徒善不足以爲政者下一鍼砭，亦爲徒法不足以自行者下一斷案，而其實際，則爲人治主義張目，即爲法治主義掘墓。馴至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縱有具體而微之法治，亦爲人治之威權所掩，而成爲呆板無用——如抱朴子所謂『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劍，膠柱不可以諧青音』。十七世紀以還，英吉利之憲政運動發軔於

前，繼之以北美獨立，法國革命；政治思潮隨西風而東漸，吾國從來之人治主義，乃爲之減色，而逐逐蛻化至於純法治主義之採用，社會狀態遂一見開展。以此例彼，則宣傳戰之中個人中心而移於制度中心，又焉得謂非新開展之一徵乎？

奚以知因宣傳戰之開展，而他形式之精神決鬥咸隨之開展也？

凡賴於宣傳所賦予之精神決鬥，因宣傳戰之專業化與制度中心化，而宣傳戰乃更對之負有絕對的指導責任。即存乎其人之精神決鬥，亦因宣傳戰之專業化與制度中心化，而宣傳戰乃對之負有相當的指導責任。依國家總動員之解釋，精神戰者，國力戰之一部；而因思想爲政略之動力，遂形成爲國力戰主要之一部。此其爲義，並非玄奧，苟一觀他形式之精神決鬥，所以隨宣傳戰之

開展而開展者，其可知矣。

夫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頭可斷，而不可變其節；壯烈則誠壯烈矣。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勇敢則誠勇敢矣。然而有人於此，其始也，若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一世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羈繫，以獵禽獸，終日勞勞，戕其同類，媚茲一人，至力盡氣絕而後已；此非皇帝之忠臣，即帝國主義之義僕也；但其所以自許，與其主人之所許之者，何嘗不曰壯烈？亦以嘗不曰勇敢？宣傳戰既移於專業化軍制度中心化，則其於思想之指導，必不似以前之散漫，而能系統的示人以精神決鬪當運用國家或民族意識之下，其具體言之，即壯烈與勇

敢，由宣傳之正確而且持續之指導，成用於所以保護其同類而不用於所以摧殘其同類是也。陽明曰：『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瞶亂，赴湯火，蹈荊棘，莫不怡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涼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專業化與制度中心化後之宣傳戰，其於壯烈勇敢之指導也，殆如陽明所謂良醫之於病狂喪心者之施治也歟！壯烈勇敢之隨宣傳戰之開展而開展也如是，則鎮靜堅忍及一切賴於宣傳所賦予之精神決鬪，其隨宣傳戰之開展而開展也，從可類知。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

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夫豈非詭譎機斷神秘之妙諦乎？然而有人於此，以此道謀害其父師，戕賊其同胞，傾陷其畏友，排擠其多年患難與共之人，尙其小焉者；甚且以此道危及民族救星與國家長城之生命，其爲鬼爲蜮，予智自雄，曾不知已爲兆民之公敵，強鄰之外臣也。宣傳戰既移於專業化與制度中心化，則本其一定之主義，以指導思想，使凡用此道者，皆出於正——能以民族或國家之利益爲前提，至少亦當以政治道德爲前提；猶之波譎雲詭，非特無傷於天地之和，抑且爲霖雨蒼生之象焉。譚峭曰：「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山，如天之垂淵，無人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怨，欺不欺

，然後萬物知其所歸。詭譎機斷神秘，在專業化與制度中心化之宣傳戰指導下，其爲用也，庶乎譚子所謂大人之道矣，詭譎機斷神秘之隨宣傳戰之開展而開展也如是，則其他存乎其人之精神決鬪，其隨宣傳戰之開展而開展也，又從可類知。

法蘭西大革命後，繼之以拿破崙戰爭，民主政治之思潮，乃瀰漫於世界。歐洲大戰時，協約國爲反對德意志之軍國主義，更將民主主義，高唱入雲。於是對外宣傳之由皇帝王侯貴族或軍人決定者，一變而爲由代議士決定；再變而不僅由代議士決定，且要求全國民衆了解此政略之理由及意義，進而供給其一切力於民族或國家，以與敵國決戰，此國家總動員所由來也。苟國民對於對外宣戰之政略，不了解其理由及意義，則精神渙散，國力戰無由完成，勉強以求一逞，非一敗塗地不可；蓋如十八世紀之老翁

，出與二十世紀之壯漢角力，其不敵也，固其所矣。是故吾國其甘於爲十八世紀之老翁則已，如欲爲二十世紀之壯漢，則不可不作國家總動員之準備。欲作國家總動員之準備，則不可不喚起民衆經常對於國家政策之了解，以構成國力集中之基礎——將諸種形式之精神決鬪，皆歸納於民族國家之用途。而欲達到此喚起民衆之目的，則高度開展之宣傳戰，殆爲唯一之勝任愉快者；況極其用，更有不戰屈人之偉力乎？

今日者，帝國主義，環謀於外，腐惡勢力，夾攻於內，革命之火非不燃，主義之光非不普，然所以充分張我國力者，倉卒攘攘其未遑也；此誠民族國家存亡危急之秋。認識物質狀態，運用科學方法，披荊斬棘，以行新開展之宣傳戰，當務之爲急，明達者其有意於斯乎？余軍人也，志於國家總動員，更志於出兵伐謀。

而現狀如是其多塞也。人爰於讀書之暇，發憤爲是書之編著，以冀引起師友之共鳴，進而貢予得之愚於我政府焉。

第一章 宣傳戰概論

第一節 宣傳

『宣傳』之一名詞，道之者漸多，耳之者尤熟矣；然苟進而請其下一明確適當之定義，則咸瞠目不知所對。在通常國家之國民，於宣傳未感到極度之興趣，且未認爲特殊之事業者，等閒視之，等閒置之，不求甚解，夫豈足怪？彼英吉和者，以路透社爲前鋒，龐然有籠罩世界之宣傳力量者也；美和堅者，以聯台社爲前鋒，儼然不肯讓英國之宣傳獨巔者也；法蘭西者，以哈佛社爲前鋒，載驟駸駸，而欲與英美之宣傳相角者也；更有德意志者，經歐戰之敗創，曾不自餒，銳意經營其國際宣傳，以華而夫社爲前鋒，將分路透諸社之一杯羹者也；彼等所告知吾人之宣傳定義，爲若何乎？亦僅曰：『進而使其知之』而已。夫進而使其知之者

，不過宣傳動機與目的之內容耳；若竟以爲宣傳之定義，不亦太過抽象哉？革命後之俄羅斯，其宣傳之奮進可驚，爲一般所承認之事實；但吾人之所聞知，則彼其所謂宣傳，殆純然爲暴性之煽動。倘煽動即可成爲宣傳之定義者，無異葬送宣傳於一種非常手段之下，使其喪失真正之全部官能也。歐戰後之日本，鑑於戰時歐洲諸國，所最感到必要之國民精神，爲敵愾心，愛國心，犧牲心，共同心，團結心，遂本其胎息於吾國之文化，倡爲以道德教育爲工具之精神施設論；依此以索宣傳之定義，其爲以道德教育爲工具之精神施設歟？則其直接之國際性安在？爲用毋乃狹乎？此外如意大利之法西斯武黨，土耳其之國民黨，雖其宣傳活躍，都有所長；而於宣傳之定義，則未聞有何肯定。然則吾人欲得一明確適當之宣傳定義，豈不綦難？無已，則請姑就余個人所見而

一論之！

宣傳之事，繁劇而複雜之事也；欲以至簡之一言，畢舉其義於無遺，自非易易；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理解而歸納之，固非絕不可能也。余以爲欲對宣傳下一明確適當之定義，當先知宣傳本身所自構成之各方面；譬猶射也；必有其的，必有其矢，必有其所以放矢之因，必有其中的以後之要求，的也，矢也，所以放矢之因也，中的以後之要求也，即所以構成射之本身之各方面也。所以構成宣傳本身之各方面維何？曰：宣傳之對象也，猶之射之的；宣傳之材料也，猶之射之矢；宣傳之動機也，猶射之所以放矢之因；宣傳之目的也，猶射之中的以後之要求；四者備，宣傳畢矣。

宣傳之對象者何？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感鬼

神事，因問其本；賈生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孝文前席；此類者，談話也，而非宣傳。魏武伐吳，兵號百萬，吳臣驚悸，無敢言戰，有環請孫權降者；諸葛亮以先主命之吳，議於大廷，獨主戰，無能屈者，而公瑾如議；此類者，會議也，亦非宣傳。蓋談話之對象，爲座上有有限之人數；會議之對象，爲室中有限之人數；而宣傳之對象，則爲不知其數之羣衆也。觀於商店之告白，一則曰貨真價實，再則曰童叟無欺，而其歸根必曰歡迎各界賜顧，此宣傳之以廣大羣衆爲對象，其義至顯。若更進而一察本世紀致力宣傳之各國，其所使用之宣傳工具與手段，如通信社，新聞紙，電信及電話，書籍，宣言，傳單，佈告，標語，講演，戲劇……等等，無一非以普遍之羣衆爲對象者；則宣傳之不同於談話與會議之類，尤爲易見。由是言之，乃知以羣衆爲對象者，構成

宣傳之第一要素也。

宣傳之材料者何？應用宣傳工具與手段，以對羣衆爲有具體意識之宣傳；此所謂具體意識者，卽宣傳之材料也。具體意識之範圍，至爲廣泛；然綜合觀之，不外三者：其一爲某事件之真象，其二爲某問題之正義所在，其三爲世界的，或社會的，或民族的，或國家的政治或經濟之真理。某女將欲實行獨身主義，而與其未婚夫解除婚約，外間則謂其別有所戀；於是某女在報紙上披露其事件之真象，以求社會一般之誤會的消除；此爲第一例。姊妹有繼承遺產權，而兄弟反對之；糾紛難解之際，姊妹乃以此問題之正義所在，用宣傳方式以公諸社會，期一般之不直其兄弟；此爲第二例。斯密亞當以個人主義的經濟爲真理，則以原富行於世；可爾馬克思以社會主義的經濟爲真理，則以資本論行於世；

盧梭以天賦人權說爲政治的真理，則以民約論行於世；孫中山先生以人造平等說爲政治的真理，則以民權主義行於世；此爲第三例。由是言之，乃知以事象，正義，真理爲材料者，構成宣傳之第二要素也。

宣傳之動機者何？動機者，慾望；慾望者，行爲之母；一切如是，不僅宣傳爲然。經濟慾望，爲經濟行爲之動機；政治慾望，爲政治行爲之動機；然則謂宣傳慾望，爲宣傳行爲之動機，不可乎？譬若有人焉，孜孜有所爲；問之曰：子將欲若何？輒對曰：我將欲若何。「將欲」何謂也？將者動之象，欲者機之體；將欲者，慾望之行爲化，厥名動機。於是乎可了然於宣傳之動機矣；因羣衆於事象尙未瞭知，將欲進而使其知之；因羣衆於正義尙未瞭知，將欲進而使其知之；因羣衆於真理尙未瞭知，將欲進

而使其知之；將欲進而使其知之，是爲宣傳之動機。西哲評論行爲價值，雖有結果論與動機論對立，實則無動機不能構成結果。康德謂『在一切善中，以善意爲最』，固心觀之說，而其重視所以構成結果之動機，則有確見。陰符經曰：『動其機，萬化安。』足見吾國先哲，於構成結果之動機，亦極重視。由是言之，乃知以將欲進而使其知之爲動機者，構成宣傳之第三要素也。

宣傳之目的者何？宣傳爲一種手段；手段者，所以達到目的之工具也。十五世紀意大利政治家馬噶威里，謂『目的可使手段成爲神聖』，吾人從事宣傳，雖非欲絕對提倡政治上之權術主義，但所以重此手段之故，正因其有目的。夫人類爲理性的動物，在理性秩序之下，一切行爲，皆當有其目的——一切手段，皆當爲目的而發；而況重大的宣傳行爲乎？進而使其知之，似爲宣傳之

目的矣；實則尙未。何則？試入博物館中，周鼎商彝，秦鏹漢瓦，以至若干萬年前之人猿腦骨，古色奇形，多平昔未曾寓目之物；我所不識，人或識之，則人可以進而告我；我之所識，人或不識，則我又可以進而告人；此智識之交換也，絕無宣傳之目的存在。必也，事物合乎宣傳材料之條件，舉而進告於羣衆，不僅使其瞭知，且與我生心理上之共鳴，夫然後可謂達到宣傳之目的。由是言之，乃知以使其瞭知而同情於我爲目的者，構成宣傳之第四要素也。

苟讀者諸君，認爲余所列舉之宣傳本身所自構成之各方面，尙無多大之謬誤與挂漏者，則余將對宣傳下一定義曰：宣傳者，『宣示事象，正義或真理於羣衆，使其瞭知而同情於我』之謂也。

宣傳之定義

第二節 宣傳戰及其要領

宣傳而入以戰爭性，則爲宣傳戰。

宣傳戰有兩種：一爲廣義的，一爲狹義的。廣義的宣傳戰，係包括一切教育的，文化的，工商實業的，娛樂的……各種宣傳戰而言，例如學校自謂校舍如何優良，教授如何名貴；報紙自謂消息如何靈通，議論如何正大；雜誌自謂研究如何透徹，作家如何高明；工商實業者自謂出品如何精良，價格如何便宜；劇院自謂表演如何深刻，招待如何周到，座位如何舒適；非隱然謂一時無兩，卽顯然謂壓倒元白，其宣傳之有戰爭性，顯而易見。狹義的宣傳戰，則係專指與國家政策相因而起之有國際的戰爭性之宣傳而言。茲所欲述者，非廣義的宣傳戰，乃狹義的宣傳戰也。

期宣傳戰於必勝，則要領尙焉。談宣傳戰之要領者，以歐戰時英國宣傳部總裁諾斯庫里布爲最先，且爲較周；茲本諾氏原意

宣傳戰之要領：

(一) 歸依於國家政策

(二) 切合羣衆心理之傾向

加以整理與補充，而得下之八端：

(一) 歸依於國家政策——

此端至爲重要，當於下文專節論之。

(二) 切合羣衆心理之傾向——

宣傳戰之最大要訣，在創造適宜之雰圍氣。此雰圍氣有三方面之作用：第一，使我方軍民，感受此雰圍氣，而心理爲一致之活動；則在軍事上，我戰鬥力可獲得如限度之增加與堅強，在外交上，政府有碩大無朋之後援。第二，使敵方軍民，感受此雰圍氣，而心理起多少之變動；則敵戰鬪力必無形中蒙鉅大之損害，其外交政策亦必爲輿論所動搖而受制於我。第三，使中立國之朝野，感受此雰圍氣，而心理生偏向之影響；則我可以導之直接或間接與我立於同一陣綫，而予敵國以軍事上及外交上之嚴重的威

(三)材料以真實與正確為主

脅與壓迫。此雰圍氣之所以有此偉大作用者，蓋得力於羣衆心理傾向之切合也。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言宣傳戰者，當深長思之！

(三)材料以真實與正確為主——

所宣傳之事象，以絕對真實，不致發生言論與事實之矛盾爲原則。倘率意以造謠之態度出之，則在軍事的或外交的持久戰狀態之下，隨時有被人發覺虛偽之危險，勢必失去羣衆之同情。正義與真理，雖在政治哲學上，在社會科學上，所以爲論理之根據者，從來無絕對正確之可言；但某一時代下，某一環境中，大多數人心理之所傾向者，引以爲宣傳材料，則至少可謂相對的正確。若徒標新立異，自鳴高深，示人以不同凡響，縱爲絕對正確之正義或真理，亦不能得到眼前羣衆之同情，而況未必絕對正確哉

，或者爲一時權宜之計，所宣傳之事象，不免涉於虛僞，如誇張動員準備之周密，盛言敵國外交之孤立，小勝也，而曰中敵要害，殲敵主力，退却也，而曰變更戰略，縮短戰線；然非至萬分必要時，不可如是。抑既如是矣，則當迅求所以遮飾此虛僞之道；厥道無他，動員準備，求其真實周密，敵國外交，求其真實孤立，小勝之後，求得真實之大勝，退却之後，求得真實之有效反攻，卽以事實爲雄辯之後繼是也。若夫正義與真理，則離開羣衆心理之傾向，無所施其宣傳；較之宣傳事象，尤爲嚴格。故宣傳材料，應以真實與正確爲主；乃宣傳戰不可缺之要領也。

(四) 秘匿其業務之意識

爲宣傳而宣傳，乃宣傳業務之意識。此意識僅許自知，不可使人知之；否則雖終日逞其蓮花妙舌，人猶將謂其別有不可告人

(五)方法與手
段須隨對
象之知識
程度及政
治經濟利
益之差
別而變化

之用心，殊難望芸芸者之點頭。然則若何而後能秘匿其業務之意識歟？自大處言之：在善於運用正義與真理，以掩蔽其宣傳意識；使人認其爲正義而宣傳，爲真理而宣傳，非爲宣傳而宣傳也。自小處言之：則一切關於宣傳特設之機關，特派之人員，以及宣傳聯絡之路線等等，皆當於可能範圍內隱晦之；使人認其宣傳爲山鳴谷應，風動波響之常，非以宣傳爲業務而意識的爲之也。必如是，而後平庸者信之從之，黠者亦將墮其術中而不自覺，宣傳戰始有勝利之希望。

(五)方法與手段，須隨對象之知識程度及政治經濟利益之差別而變化——

廣大羣衆之知識，絕非齊一者；則宣傳方法，亦絕不能齊一。對於曾受高等教育之羣衆，可以高深學理，說明其宣傳材料；

對於僅有常識之羣衆，即應以常識說明其宣傳材料；至於對於常識且不充分之羣衆，則祇能譬喻於通俗事物，或表現於戲劇與繪畫，以說明其宣傳材料。大斧弄於班門，則鄙者衆；陽春白雪歌於鄧中，則和者寡；故宣傳方法不可不隨對象之知識程度而變化也。廣大羣衆之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各因其生活而異；生活者，心理傾向之基礎；則欲宣傳切合羣衆心理之傾向，不能不分別變化其手段。此項宣傳手段之變化，至爲困難繁重而不易言；稍一不慎，輒陷於階級分化之行動。勢必不僅他國羣衆，不一致同情於我，而減殺我以宣傳制他國政府之效力；且恐本國禦侮未遑，鬩牆已起，適得與行宣傳戰之目的相反之結果。要在先行確立調和各階級利益之基念，然後依據之以對一切政治經濟利益不同之羣衆宣傳，則手段可盡量變化，而原則不絲毫動搖；妙用所至，

渾象爭於行健，坤厚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何事不可爲哉？亦何事不能成哉？

(六) 制敵機先

(六) 制敵機先——

善訟者必取得原告地位，以收先入爲主之效；且其呈詞必理由周至，使相手方無容髮之間以置反駁。善行宣傳戰者，亦應如是。每遇宣傳時機到來之際，加以細密之思考，卽爲敏捷之施行；務使我之宣傳，先敵國之宣傳而入於羣衆之耳目；是爲第一要着。所以攻擊敵國者，所以豫料敵國宣傳之要點而推翻之者，循循善誘於羣衆，無所不用其極；羣衆旣心向我如向日之葵，而敵國後來之宣傳，又總不能逃我宣傳之羅輯，則智珠在握之日，卽勝算在操之時矣；是爲第二要着。速而歎於理則妄，周而遲於行

則鈍，故欲宣傳戰之制敵機先，此兩要着不可不同時講究也。

(七)須有縱深
配備之反
攻陣線

(七)須有縱深配備之反攻陣線——

所貴乎縱深陣線者，以其有充分之彈性，不易為敵所擊破，且有因勢乘便之反擊力，一若箭之隨弓絃回復而外發也。此端之重要，宣傳戰與武力戰相同。蓋智者千慮，難免一失，宣傳既入於戰爭狀態，則鉤心鬪角，勢不相下，制敵機先之不可必也，容或為敵所為不利於我之宣傳所小挫，亦不能決言其無。我將因此而失望，而悲觀，而灰心餒氣，遂輟其宣傳業務乎？如其然也，余欲無言；如其否也，則與其臨事張皇，不若未雨綢繆之為愈。在未開始作宣傳活動之前，即自種種關係上，假設許多問題以自難；再就每一問題上，假設許多解答；每一解答上，假設許多結果；每一結果上，又假設許多新生問題；……事實變動之研究，

(八)須以執拗
到底百折
不行之神
神之精

不厭其詳，理論辯駁之準備，不厭其周。然後從虛宣傳活動，則甲方案之用不宏，乙方案可堂皇冠冕起而代之；丙方案之力不濟，丁方案可從容不迫應而援之；有此縱深配備之反攻陣線，最後勝利，舍我其誰？中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故制敵機先，爲行宣傳戰之要領；而須有縱深配備之反攻陣線，亦爲行宣傳戰之要領。況夫徒侈言制敵機先，而不爲縱深陣線之豫立者，幾見其爲老成持重耶？更幾見其能確然自立於不敗之地耶？

(八)須以執拗到底，百折不回之精神行之——

智者有所屈，變者有所辱，明者有所蔽，勇者有所死，扁鑰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蜀敗於山，晉敗於馬，不利之遭遇，每超於尋常之豫想而來；自信過強者，至是必頽然喪氣，以

爲天下事不復可爲。夫最後之勝利，屬於最後之努力者；則中間勝負，當一律視爲家常便飯，不之喜亦不之怯，而惟經常奮進，方爲合理。此種精神，凡爲人類服務，皆應具有；行宣傳戰，豈獨例外？自信固亦美德，然有其程度上之界說焉：民族之自決，國家之獨立，社會之幸福，個人之人格，此不可不絕對自信者也；上智之資，天才之用，大力之撼，捷足之趨，此則不能絕對自信者也。宣傳業務之性質，乃屬後者。誠能認不利之遭遇，爲意中事，即本此觀念以裁抑其過強之自信心，則執拗到底，百折不回之精神，必油然而生矣。遵道而行，奚半途之可廢？擇善固執，知柔榆其有收；味乎斯義，終無敵於天下，不僅其宣傳戰之沛然莫之能禦也。

第三節 宣傳戰與國家政策

通常國家政策，皆有兩方面之表現，即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是也。對外政策之表現，又可大別爲兩種行動：一爲軍事，一爲外交。至於對外之經濟行動——如對外貿易，對外投資……等等，雖亦爲對外政策之一表現，但其寄托於國家權力之行使時，則每成爲包括於外交之行動。宣傳戰之終極使命，爲對於國際之威力；故與對外政策之關係，較之對內政策爲尤重大。因此之故，余擬於下文特列兩節，以專論宣傳戰與武力戰及外交戰之關係；而於本節，則僅論宣傳戰與國家政策之一般關係焉。

宣傳戰與國家政策之一般關係，有如輪齒交錯，廻環相生而銜接互用。於此而欲得一概念焉，則有二說：國家政策必賴宣傳戰以實現，一也；是爲手段論。宣傳戰必以國家政策爲基礎，二也；是爲目的論。

在政治哲學上，主義可以高標，即假想至數千萬年後之制度，亦無不可。若在政治舞台上，則政策絕對不能空懸，必促其於最短期間實現，方為合理。一種主義而移於實際活動，必其主義有依於政策而實現之可能；如果主義而不能依於政策以逐步實現者，至多亦僅能為學說上之點綴而已。例以現在之中國言：三民主義可移於實際活動，而共產黨則適成流寇，豈無故哉？三民主義能按社會實況而成立適當之政策，共產主義則否也。故站在國家之立場上，不言主義則已，言主義則必言政策；且有時政策更較主義為必要。德意志以軍國主義者聞於世，俾斯麥以鐵血宰相見稱於時，而一八七八年以後之俾氏，乃着着實行社會政策，一若將移其從來之軍國主義而為社會主義者，為國家故，不能不重視政策之適當耳。有非難俾氏者，俾氏答辯曰：『我為國家之幸

福，所採之政策，皆社會主義的；我豫料將來之國家，當更與社會主義接近。」以現今之德意志觀之，則是言奇中矣。

夫政策之所以發生效用，斷非政府之單獨力量，必有待於國民之了解與擁護。是以善言主義者，不可不言政策；而善言政策者，又不可不言宣傳也。民主主義之高潮中，政策而不得國民之了解與擁護，則反對之聲立起；在谷國此種現象，至爲多數，有不勝其詳舉者。在歐戰前，民主主義之勢燄，雖爲法國大革命後所爆發而未熄，但較之戰後，則大有遜色；乃以俾斯麥之威望烜赫，欲採行社會政策，且有不少之反對者，自鄒以下，更奚足道？設使俾氏不倚其懸河之口，自各方面爲之解釋，其政策之實行，不莫莫乎其難哉？再進而一察最近之世界政治；代議制度之趨勢，已成彈弩之末；代之而起者，爲全國總投票。國家政策之求

得國民之了解與擁護，此後之需要程度，必加甚於前。同時宣傳之需要程度之加甚，亦即與之成正比例，可決言也。

任勞動者人民，事生產者人民，出賦稅者人民，服兵役者人民，所以守國家之土地，固國家之主權，又莫非人民；則國家之任何政策，人民不了解而擁護之，在道理上爲不可通，在事實上爲不能行，不待明達而後知。求其可通而能行，宣傳乃爲獨一無二之手段。是故徒言主義，不言政策，惑也；徒言政策，不言宣傳，尤惑也；所以惑者，惑乎手段之茫昧其未知，荒頓其未講耳。

政策必賴宣傳以實現，則宣傳之必須以國家政策爲基礎，不待煩言而自鮮。近代之宣傳戰，乃專業的，制度中心的；與曩之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臨事爲謀，因人爲政者，不可同日語。故

目的論——宜
傳戰必以國家
政策爲基礎

經常之宣傳，必有經常之政策以爲歸依；亦猶之國家爲經常狀態，故必須有政策以爲經常之活動也。國家之政策，隨國家所抱負之主義，按諸社會實況而定；宣傳之政策，則雖爲單獨立之形式，究因消極的不能爲反國家政策之宣傳，積極的且爲實現國家政策之手段，是其當以國家政策爲基礎而決定，理至彰然。

蘇俄在未頒行新經濟政策以前，其國家的經濟政策，爲極端共產主義的；因而俄國共產黨之宣傳政策，其關於經濟問題之部，一絲一毫，無不遵依唯謹。新經濟政策頒行以後，國家的經濟政策既變其狀態，於是俄國共產黨關於經濟問題之宣傳政策，亦隨之一變。此一例也。歐戰時英美兩國之對外宣傳政策，必先得外交部之同意，然後閣議予以通過，或大總統予以批准；如其宣傳政策草案移到外交部時，外交部長尙有懷疑之點，則必與宣

傳總裁往復問答，務求於外交政策不悖，且切合也。始予以同意之文書答復。此又一例也。中國國民黨改組時，宣傳制度確立。同時黨的政綱即公布於世，以作宣傳之根據。此更爲吾人目前共見共聞之事實，有以充分證明之之一例也。總之：宣傳政策與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經濟政策，國防政策……等等相同，皆當以國家政策爲基礎。例如普法戰後，法國之復仇的國家政策之下，其國防政策乃一以德意志爲假想之敵國。宣傳政策之不能不基於國家政策而決定，正復如是；不可謂其形式爲單獨自立者，而視爲有與國家政策相離之可能。抑更徵之：一般法律固亦爲單獨自立之形式者，能不基於國家之根本大法乎？

國家之存在，必有其目的；此自狀態上知之也。國家所抱負之主義，卽爲國家之目的，此自動機上知之也。國家之政策，以

國家之目的爲目的；基於國家政策而成之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經濟政策，國防政策……等等，當然直接以國家政策爲目的，間接即以國家之目的爲目的。宣傳戰則若何？其可瞭之有餘矣。唯其以國家政策爲目的，是以必以國家政策爲基礎；唯其爲實現國家政策之手段，是以必以國家政策爲基礎；夫復何疑？

第四節 宣傳戰與武力戰

歐洲大戰，德意志爲協約國之聯合軍所環攻；雙方除以武力爲劇烈之搏擊而外，更相互爲不利之宣傳。吾人於是，始見武力戰與宣傳戰二者之握手合作於第一線上，揭開戰爭形式之歷史的一頁新紀錄。

宣傳戰與武力戰之握手合作於第一線上，雖於歐戰開始時卽已見之，但交戰各國之武力戰的準備，有自來之旗鼓相當而於

宣傳戰則非自來卽有針鋒相對之準備也。戰爭之規模及期間，均超過戰前之豫想甚遠；武力戰之準備固各於戰前皆相當自信者，戰時尙感需要之不足，宣傳戰之準備，在需要上更有九牛一毛之感矣。戰時因宣傳戰準備之貧弱，感到某項必要，則牽於必要而爲一施設；再感到他項必要，則又牽於必要而爲次一施設；逐次以應急而爲各種的宣傳戰之施設，其結果終於不徹底，或前後衝突，或彼此矛盾，或手續重複，或力量分散，於所需之物質，時間，勞力，均極不經濟。直至戰爭末期，英美之宣傳戰始趨於施設之周密完善，而發揮其威力。至於德國之宣傳戰，則亘於戰局終結，其施設之不徹底如故。德之敗也，敗於其宣傳戰不能與龐大之武力戰相呼應；聯合軍之勝也，不純在武力之對德環攻，宣傳之大舉對德爲制壓射擊與封鎖射擊，實居重要之成分。謂余不

以興登堡之言
證宣傳戰與武
力戰之關係

信，則請以興登堡，魯敦道夫，呼底爾……諸人之言，一為証之！

今德總統興登堡氏，戰時職居元帥，身當德意志存亡危急之衝；其於戰爭勝負之原因，較他人自更能觀察明晰。一九一八年下年，彼因英國宣傳品之害於德人之戰鬥意志，曾發佈一項文書，勸告國人勿為英國之宣傳所惑；然該文書中，究無法否認英國宣傳之威力，有以使聯合軍之武力戰鳴於上風也。其言曰：『敵已瞭知單以兵器征服德國並同盟各國，尤其為征服德國人民及軍隊之精神，殊不可能；故一而為對抗德軍兵器之爭鬪，同時又企圖向聽人之精神挑戰。蓋敵深信若德人精神腐敗，則德軍自歸崩潰也。……敵對於德國戰綫，不但行砲兵之急射，并行傳單之散布射擊。其砲彈不過殺傷吾人之肉體，其飛行家散下之傳單，則

欲殺害吾人之精神。德國士兵所檢得之敵國宣傳品，五月爲八萬四千份，六月爲十二萬份，七月爲三十萬份，誠爲可驚之增加。七月中平均每日有一萬枝毒矢向我放射，翼毀我方個人及全體之正義的行爲之自信力，及最後勝利之自信力。……敵知戰場之神氣力，其根源存在於國內，是以不僅以妨害德軍之精神爲滿足，必欲進而害及德國一般人民之精神。……其傳單無論在酒場，在家庭，在裁縫室，工場及街頭，一傳十，十傳百，被採爲談話資料，則我國多數人已受其毒，爲確實無疑之事矣。……」

以呼底爾之言
證宣傳戰與武
力戰之關係

呼底爾上將，爲德軍第六軍軍長。彼亦曾頒發與興登堡氏同樣用意之訓令，並勸兵士將拾得之英國宣傳品，繳出於指揮官，以轉呈於高級司令部。該訓令雖對於英宣傳部總裁諾斯庫里布加以謾罵，然於英國宣傳之使命在促聯合軍武力戰勝利，固已了然

以英外交部所
接報告證宣傳
戰與武力戰之
關係

指出矣。其言曰：「敵知徒以優勢之封鎖政策，及有威力之兵器，不能擊破我等；故又竭其智慮，企圖以他種手段，使德人懷疑於最後之勝利。因是創立特別之一破壞部於其中樞，以無所不爲而又狠惡之諾斯庫里布爲首長，支出可驚之鉅額用費，使用高價之間諜，勾結各地公使，並施行於協約國相宜之一切手段，以傳播其有力之意見於我國內及戰場。諾斯庫里布在我戰場所行之宣傳方法，係不斷將多數之傳單及小冊子，使飛行家撒布之。……在薄識短慮之德國人，一時爲此宣傳品之記載所惑，隨便即將其對於政府，對於戰鬪力，對於用之不盡取之不竭之物質準備，所有之信賴皆消失焉。……」

據英國外交部於戰爭末期所接到之報告，其中有一件，可證明協約國之軍事勝利，其得力於宣傳戰者，已使德軍將校爲五體

投地之傾服矣。該報告中有云：『由聯合軍之飛行家所撒布之傳單，現在非常奏效，不似以前之被付於一笑，或被拋棄，均經拾而熱心讀之；近來德國軍民羣衆之心理，因受宣傳而搖動，殆無可疑。據一由前線歸至後方之德軍將校云：聯合軍若知其宣傳品，毒害德軍兵士之精神之真象，則彼等此後將不戰鬪，而唯用傳單攻擊，亦已足制我死命云。……』

以德軍某將官
之手書證宣傳
戰與武力戰之
關係

柏林某報，載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一日某將官由西戰場寄來之手書一通；觀其所述，更足見當時聯合軍之戰勝，武力有如虎，宣傳而如偃，德軍雖有號稱『軍神』之興登堡，亦莫如之何矣。該書略云：『英國之傳單，如雨然注於我兵士之身傍，已惹起我軍志氣之沮喪與願望之消失；以致逃散及投降於敵之兵士，層見迭出矣。同時英國之宣傳品，或公然，或秘密，流布於我國內；

以魯敦道夫之
言證宣傳戰與
武力戰之關係

而我國民之戰鬪豪氣，亦隨之消沉矣。於是我輩奉爲神明之興登堡元帥，其月桂冠之凋落，亦已開始矣。』

魯敦道夫將軍之戰爭回想錄，所以指明德軍士氣崩壞而至戰敗，因由於英美宣傳戰之精進，與德國宣傳戰之微弱者，不一而足。彼既決認武力戰與宣傳戰相互爲用之必要，故其態度爲善意討論的，虛心研究的；非若其他德國人——尤其爲貴族顯宦，於敵之行宣傳戰則有罵而無贊，於自國所行宣傳戰之不如人也，則有嘆而無責，彼之言曰：『諾斯庫里布爲一明於觀察大勢，精於提出方針之有名人物。彼之宣傳，由與我鄰接之中立國——荷蘭與瑞士，作爲電信或印刷物而送來，以攻擊吾人焉；並由奧大利亦有送來；卒乃由我國之上空行之。似此多方法之流入，大規模之配布，至使我國民之大部，對敵之宣傳文，不能以德國人之立場而

區別判斷其是非。兵數於戰爭上，固爲重要，蓋無兵則戰術不能成立。然所謂兵數者，非依一個一個之武裝者而計算，乃依一般之精神與志氣之強弱而計算也。我等已以世界爲敵而戰矣，則我等必須有精神上之充分預備，以極旺盛之志氣，肩荷繼續戰爭之重任；誠能如此，則我等可獲得最後勝利，可將敵人欲滅亡我國之決心打破。然而可悲哉！我等精神上之預備已被消滅矣，因而任何可致戰勝之因素亦隨之動搖矣！政府之信用已經破碎，多數人已不樂爲祖國犧牲性命，我等已不能戰至鮮血最後之一滴矣！敵人向我軍民之精神上施行政擊，使我戰爭勝利之希望心完全喪失，而且使我不得不降伏，此乃聯合軍所加於我之主要威力也。觀此一段痛切通明之議論，則全部戰爭回想錄，可概而知也。即魯敦道夫於宣傳戰與武力戰之關係，認識之真切，研討之誠

懇，亦可概而知。

今者，去歐戰閉幕又十有三年矣；人類之經驗與技術，一點一滴而與日俱進。宣傳戰與武力戰之不可分離，其爲需車相依者，愈形爲靈肉一致。蓋現代之戰爭，在實質上爲國民戰，在形式上爲國力戰。國民戰者，全國人民皆爲戰鬪員；國力戰者，舉國之一切力皆爲戰鬪具；此在近來歐美日本所狂熱呼叫之『國家總動員』口號之下，其意義至爲顯明。武力戰與宣傳戰二者，同爲國力戰之內容；其與政治的及經濟的一般關係，皆連鎖於『國力』之中心軸上；二者之握手合作於第一線，殆二者之本能狀態也。苟謂武力戰必於宣戰形勢之下，乃能存在，宣傳戰則在平時亦可奏其進行之曲，似乎二者并無必不可分離之理由，試問武力戰不過比較置重於物質的或器材的國力之表現，其不能離開精神的或

思想的國力而活動，非猶之靈肉一致乎？又試問宣傳戰雖純為精神的或思想的國力之表現，其在平時不能離開物質的或器材的國力之準備，非亦猶之靈肉一致乎？且以國家總動員之原理論之：一切有形資源，無形資源，人的資源，物的資源，凡國家所可利用者，倘不能整個的隨時可組合而運用之，則國家總動員者，不過徒為一種高明之夢想已耳。是故當此帝國主義毒燄高張，世界大戰有再度爆發之充分可能之際，一旦有事，各國皆舉其國家總動員之全力以相臨，設吾人猶僅以國力之一部獨立應戰者，其禍豈惟焦頭爛額而已？深思乎此，則將若何以謀武力戰與宣傳戰之融成一片，其為常務之急乎！

第五節 宣傳戰與外交戰

無論自性質上或效果上以觀察外交，要不外賣國的，保守的

，侵略的及革命的四種。賣國的外交者，諱之惟恐不深，既不敢以告國人，又不欲以聞外人者也。故無所用於宣傳。保守的外交者，民族弱小，國際地位低下，皆安之若素，非特無意進取，有時被迫，則又爲退一步之保守者也。此種外交，與賣國的外交相去不過五十步百步之間，亦無所用於宣傳。侵略的外交者，但求於我有利，不惜以一切他國爲犧牲者也。夫世界如此其大，萬國如此其多，苟衆怒而可犯，則專欲其難成；是以行此外交，心術可以至狠毒，手段可以至陰賊，行爲可以至惡辣而暴虐，而其口頭則不能不爲簧鼓——現今帝國主義各國，皆以宣傳爲其外交之前鋒，職是故耳。以國家之公理與天職言，尤其以吾人今日所處之地位言，賣國外交與保守外交之不能行無論矣，侵略外交亦不可行；所當行者，革命的外交是已。茲有所論，即論宣傳戰與革命的

外交之關係。

革命外交必須
喚起民衆

所貴乎革命外交者，貴其能根據人民之共同意志，憑藉人民之共同力量，以對外保障民族國家應有之利益也。是故政府而曰不欲行革命外交則已，藉曰欲之，則孫中山先生所謂『喚起民衆』，不可須臾忘；宣傳乃莫乎尚焉。如對某一國或二國以上經濟糾交，應由民衆自動爲之。然民衆或不知爲之，或知爲之而不知所以爲之，則政府當暗中宣傳之，使其爲之而且組織與秩序。又如對某一國或二國以上行不合作主義，政府則應宣傳於失業者，使其能堅決而有紀律的忍受痛苦，又如向某帝國主義進攻，無論其方式爲整個的廢除不平等條約，或爲部分的收回某租借地，租界，內河航行權，領海權……等，如無強有力之廣大民衆以爲後援，則政府殊難孤軍奮鬪；但民衆知爲政府之後援否？知若何以爲

政府之後援否？故形式上雖爲民衆援助政府，實際上仍需政府宣傳民衆也。總而言之：革命外交之行使，必須先宣傳國民起而要
求與擁護，然後一方可使帝國主義知我民氣激昂，彼之強暴壓迫
已失效用，因而斂其從來之野心；他方可使政府藉口於民衆之公
共心理與龐大勢力，而示外交之無妥協餘地，則其成功可立而待
矣。凱馬耳每於外交緊張之會，輒召開國民會議，豈土耳其國民
黨之外交政策初無決定哉？特藉國民會議爲表面上之通過，冀以
引起民衆之同情，而政府則獲得精神上之最大武器以對外耳。

通常外交所最恐慌者，爲國際的孤立；革命外交則否。蓋革
命外交者，非政府外交，乃國民外交也。革命乃帝國主義所必欲
摧殘之事，今世界爲帝國主義所統治，則革命政府之國際的孤立
，乃理勢所必然。但帝國主義國家之被壓迫民衆，則爲同憫於革

命者；故我革命民衆在國際間并未孤立，同時即我革命政府之國際的孤立並不可慮。設使政府徒空言革命的外交，而忽於喚起民衆之宣傳，則外強中乾，帝國主義乘而迫之，其不一變而爲保守的外交，再變而爲賣國的外交者，吾斯之未能信矣。

既已喚起民衆，可不虞國際孤立，而進行革命外交矣；其第一手段，厥爲分化他國。何則？我國政府可以國際孤立，然不能任他國政府則爲國際聯合；否則他國環而攻我，我雖可從容應付，不亦所費者大乎？此一義。管堅子之教卞莊曰：『兩虎方食牛，食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必兩獲。』莊如其教，果獲兩虎。我以孤立之勢，向統治世界之帝國主義進攻，不師卞莊刺虎之智，縱有勇力，其不病乎？此又一義也。

然則所以分化他國之道若何？償以所慾乎？則土地可割也，

革命外交必須
以宣傳分化他
國

主權叫讓也，人民可奴隸牛馬也，國將不國，何有於外交？更何有於革命外交？亦曰宣傳而已矣。以宣傳分化他國之方式有三：一爲分化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一爲分化帝國主義與其殖民地民族，一爲分化帝國主義與其壓迫之本國民衆。三者並行，且行之得當，所謂革命外交者，其將因手段精密，而有以達成最後之目的矣。

歐洲戰役中，德意志曾多方進行分化他國之宣傳，期以闢一於德有利之外交新局；然除利用列寧一派以導起俄國革命，而獲得勃來斯脫里脫夫司克和約之成功外，其他則幾於全部失敗。此非宣傳戰之無補於外交戰，乃德人之不當尸其咎耳，不能因此竟否認宣傳戰與外交戰之親密關係也。茲舉二三例子，以概其餘：

德國欲分化協約國與其殖民地民族，乃進行對愛爾蘭，南阿非利加，印度，埃及，及其他回教諸國，宣傳其反英；又對叙利亞宣傳其反法。此在原則上誠無可非議；蓋宣傳殖民地民族革命，苟非帝國主義者，必不加以反對也。但求此項宣傳行之得當，則有不可不注意者五事焉：一，使殖民地民族，覺悟其所處地位之不平等，認識帝國主義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之種種壓制與掠奪；指出戰爭不能使其民族地位及政治經濟利益之向上，且愈加危害，惟有乘此帝國主義不遑內顧之時，奮起為獨立自決之運動，乃克有成。二，指導殖民地民族之廣大羣衆，為嚴密之組織，以參加獨立自決之運動；在此稍縱即逝之時機中，首先應使行將被其統治政府徵調往前線作戰之殖民地軍隊，變為民族革命之前鋒。三，使協約國之一切殖民地民族，認識其共同之敵人為帝國主

義，從而進爲聯合戰線之組織並鞏固。四，一面宣傳協約各國國內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使知其自國帝國主義即大多數民衆生活之大敵，戰爭乃其自國帝國主義企圖發展毒燄於世界，大多數民衆適成此戰爭之犧牲品，故大多數民衆應起而反對此戰爭，並進而爲反帝國主義之民主鬪爭；一面則宣傳協約各國之殖民地民族，使其與協約各國國內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携手，以共同向帝國主義進攻。五，自國欲向他國羣衆宣傳，使爲反帝國主義之民族鬪爭及民主鬪爭，則首先自國應不爲帝國主義，夫然後可以堅他國羣衆之信任，不致來『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之反唇相機。之五事者，德國曾注意及之乎？既未注意，則其宣傳之未助進外交也，夫豈非行之不當之咎哉？

德國欲分化英法俄，使協約瓦解，乃宣傳謂英國利用法俄以

對同盟軍作戰，而將乘機取得比利時之土地。夫英國稱霸海上，其需要向大陸奪取殖民地以自肥，固也。但其於比，則在未能併吞法德二大強國以前，賴以爲國際爭持間之緩衝地，於計甚得，殊無掠奪其土地之可能與必要；倘彼有一日能南宰巴黎之政，東封柏林之土，飲馬於散因來因二河，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皆囊中物，無所用於堅申利兵也。在起自一三四〇年之百年戰爭中，英助比以抗法軍；後西班牙稱霸歐陸，英復於一五八八年殲西之無敵艦隊，使比得脫西之羈絆；法蘭西大革命時，羅勃司比堂董諸執政，以覬覦比而爲英相必得所阻；拿破崙一世侵占比國之故，英乃仇之次骨，必放諸厄爾巴島而後快；此次英對德宣戰，雖有從來之諸種複雜原因，而其最後原因則爲德侵犯比之中立也。英苟不顧慮與法德間之緩衝關係者，其掠取比利時土地，豈

待一九一四年哉？可見德之爲此宣傳，直最顯之歷史政情亦未察知，其非特不能激動俄法比對英之惡感，以開德外交之有利局面，反而引起英比對德之更大忿怒與俄法之齒冷，宜矣。然則其爲行宣傳不當之咎，而非宣傳本身之害於外交，不綦明乎？

德國欲分化協約國，又宣傳謂巴爾幹諸國之利害，到底非可調和者。此在大體上亦無可非議，蓋巴爾幹諸國之利害不能調和，乃從來之事實也。但爲此項宣傳，當於不可調和中尋出巴爾幹之治安方案，使諸國羣衆信賴而努力實現之，然後可謂爲行之得當。巴爾幹之治安方案爲若何乎？列強放棄其帝國主義，使弱小國家及民族獲得獨立與解放，完成巴爾幹的大同之治，進而爲世界大同之努力，則得之矣。德國之爲此項宣傳也，非特未提出此治安方案，且益狎獮其帝國主義之面目；其意若曰：巴爾幹諸國

之利害，終於不可調和，則惟有以一天賦優秀之民族如日耳曼者，整個的統治之。嗚呼！侵略主義而可以統一巴爾幹者，拿破崙一世，尼古拉斯，威廉一世，皆優爲之；奚待威廉二世之咄咄爲哉？拿破崙一世於一八〇四年對人宣言：『歐洲若不統治於一人之下，則將來永無和平之一日。必有皇帝一人，以各國國王爲其官吏，各國領土分於諸將；凡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荷蘭諸國，均應封一人爲主，而兼爲皇帝之官吏。』言猶在耳，越十年而英俄普奧諸國之同盟軍攻陷巴黎矣。尼古拉斯繼承其兄亞歷山大一世之威燄，思攫得東歐霸權，南下出海，乃援引神聖同盟干涉各國之例而爲狂言曰：『法國對西班牙，英國對葡萄牙，奧國對意大利及德意志，皆有干涉之權利，幾與勢力範圍同樣；則鎮定巴爾幹半島，當然爲俄國之權利與責任。』曾幾何時？而英法聯

軍頓挫俄軍於克里米島，尼古拉斯乃憂憤而死矣。威廉一世既一戰勝丹麥，再戰勝奧，三戰勝法，屹立德意志帝國於中歐，俾斯麥更遂行其鐵血政策，成立德奧意三國同盟，其獨霸歐陸之計已售之八九；然他方面適日促協約國聯合抗德之具體化，卒至一九一四年而爆發空前之歐洲大戰；威廉一世地下有知，固當懺其以侵略主義謀統一歐陸之非計也。威廉二世承乃祖之後，有拿破崙一世凌轢無前之野心，而以驕狂態度出之；有尼古拉斯光大先業之大志，而以輕躁手段行之；更不能守乃祖之成法，既罷俾斯麥之職，復不肯續訂俄德再保險條約，又大言『德意志之將來在海』及經營巴格達特鐵道而失去姻婭式好的英國之同盟；而徒爲絕不可能之以德意志皇帝威權解決巴爾幹從來之糾紛的狂妄宣傳，不知此種宣傳正與拿破崙一世及尼古拉斯之妄言爲徹頭徹尾之

相等，除足引起巴爾幹諸國及對於巴爾幹半島有野心之歐洲諸國之鳴鼓而攻之外，殊無外交上之良好收穫也。

要而言之：近代之外交，尤其今後之外交，尤其今後之革命外交，苟不以宣傳爲前鋒，則內不足奠國民外交之基，外不克收分化他國之效。故言外交戰者，不可不言宣傳戰。以宣傳喚起民衆，固宜行之得當；以宣傳分化他國，尤宜行之得當；行之不當而外交失敗，宣傳本身不任厥咎也。故言外交戰者，當力求宣傳戰之行之得當，不可因偶然之故，乃歸外交失敗之咎於宣傳，而使二者相離異；擇善而固執之，吾其可與言矣！

第二章 宣傳戰之機關

第一節 機關之組織

國際間之宣傳戰，無論在平時戰時，皆可遂行。確言之：苟平時之宣傳戰已操左券者，可不待兵車交綏而屈人之兵；善言宣傳戰者，固當傾注其全力於平時也。歐戰後之英美諸國，革命後之德意志，列甯以來之蘇維埃俄羅斯，皆於國際狀態安定中不斷進行其宣傳戰，殆良有以。然基此信念而平時不懈其宣傳戰則可，若基此信念而竟視戰時之宣傳戰爲不足輕重，則無異富歲儲糧而凶年火之，有是理哉？明乎此，乃知因宣傳戰之活動無間於平時戰時，而宣傳機關之組織，亦無間於平時戰時矣。

自原理上言之：戰時之宣傳戰因極重要，而平時之宣傳戰爲尤重要。自事實上言之：則平時宣傳機關之組織較爲簡易，而戰

平時宣傳機關
與戰時宣傳機關

時宣傳機關之組織較爲繁難。試於宣傳對象之內情上觀察之：平時之宣傳對象，大體上其內情不外自國羣衆與他國羣衆之二者；至於戰時之宣傳對象，則除自國羣衆外，他國羣衆中，有與我爲敵者，有與我爲友者，有與我不敵不友而中立者，有中立而又並不嚴正者，有友我或敵我而仍意存觀望者，其內情之複雜紛亂，至於不可究詰。宣傳之對象，猶之射之的；其的一者，射少而功易集；其的複者，射多而力易分；從而知戰時宣傳機關之組織，較平時爲繁難矣。

或者謂：平時之宣傳對象，自國羣衆方面與戰時同其內情，而他國羣衆方面，其內情之複雜紛亂，亦無以大異於戰時也。例如美國將欲貫徹其海上自由之主張，則其對稱霸海上之英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必與對大陸各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不同；對與英

國有唇齒關係之大陸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又必與對其他大陸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不一致。又如日本將欲揭開其東亞和平之面具，以實現其不合理的太平洋獨霸，則其對主張門戶開放之美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必與對歐洲各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有異；至對奮起爲國民革命之中國羣衆，其所施行之宣傳必又不同，又如意大利將欲在地中海沿岸獲得市場與殖民地，則其對左提南斯拉夫而右挾突尼斯之法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必與對將欲求意爲大陸方面同盟以雄厚其海上威權之英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有別，而對其他各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又必各異。此類例子，不勝枚舉。則知平時宣傳機關之組織，其繁難程度，當不亞於戰時宣傳機關之組織也。是說也，亦具有相當之理由，惟余敢請爲是說者，對下之二點加以注意：平時之宣傳戰，以宣傳整個之國家政策爲經常

業務；因其國家之對外政策爲豫定而比較硬性故，其對他國羣衆而施行之宣傳乃可劃一；此種劃一之對外宣傳，其要訣爲按步就班，從容進行。若夫戰時之宣傳戰，則當因應戰爭狀態以決定其宣傳政策；因戰爭狀態之千變萬化，而對他國羣衆施行宣傳乃必不能劃一；此種不能劃一之對外宣傳，其要訣爲臨機應變，敏活進行。試觀歐戰以前，英國欲遂行其資本主義之世界市場政策，勢不能容許馬克思以來反資本主義之社會主義的活躍，除嚴防國內左傾政黨之興起外，對其他任何國家左傾黨徒之活躍，雖未爲具體之反對宣傳，而不斷之理論的排斥，固顯見其劃一性也。洎夫歐戰期中，因以屈伏同盟軍爲當務之急，乃對於德奧之左傾黨徒，扶掖助長而利用之，使其宣傳德奧羣衆起而革命；然爲鞏固聯合軍之後方安甯計，對於美法諸國左傾黨徒之活動，則爲理論

的排斥如故也；此其因戰爭狀態之變動，而不能劃一其對外宣傳，又至顯然。以『按步就班，從容進行』爲要訣之劃一的對外宣傳，與以『臨機應變，敏捷進行』爲要訣之不能劃一的對外宣傳相較，則其宣傳機關組織之繁簡與難易，可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此其一。平時之對外宣傳，亦有不能劃一者，此誠無可否認；但僅爲在某一個特別問題之下之特別情形，而非經常之情形也。革命後之土耳其，其國家政策，一以一九二〇年奧托曼衆議院所發表之國民公約爲歸依；該公約之第六項，則爲明白反抗帝國主義與實際廢除不平等條約，此即其平時對外宣傳經常不變之中心也。至其與法蘭西締結協定，與意大利成立諒解，則因外交上有可能範圍內之讓步，其對外宣傳之劃一性似亦有多少之動搖。但此不過因希臘欲稱霸地中海，於土耳其有切膚之痛，故安哥拉政府

亟應利用與希臘在地中海有利益衝突之法意兩國爲己聲援；在此特別問題之下，安哥拉政府乃有對法意相當妥協之宣傳。然非特未因此而竟拋棄其反對帝國主義與廢除不平等條約之經常宣傳，且其特別宣傳亦必範圍於經常宣傳中而得到正當之解釋。乃知其宣傳之劃一性雖有動搖之勢，亦隨即仍復於安定；直謂爲似有動搖而實無動搖可也。至若戰時之對外宣傳，則爲絕對無劃一之可能性者。仍請以土耳其之事証之：當凱馬耳率國民軍與希臘苦戰時，對赤色之俄羅斯，則爲世界革命之宣傳；對法意諸同情國，則爲地中海和平之宣傳；對希臘則爲民族鬪爭之宣傳；對助希臘爲虐之英吉利，則爲正義人道終不屈於任何龐大暴力之宣傳；對新敗之德奧，則爲弱者當死力奮鬥以爭生存之宣傳；凡此等等，尙不過就其大體言之。若夫隨戰爭之轉變而轉變其宣傳，隨戰爭之

進展而進展其宣傳，隨戰爭之緊張而緊張其宣傳，則爲戰時宣傳戰之通常狀態，無待於例證者也。平時對外宣傳之劃一性不能動搖也如彼，戰時對外宣傳之絕對不能劃一也如此，則其宣傳機關組織之繁簡與難易，更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此其二。

茲所欲介紹於讀者諸君之前者，爲一戰時宣傳機關之組織方案。誠能舉此方案，豁然貫通，則平時宣傳機關之組織，較此有簡無繁，有易無難者，不待煩言而自能心契其形態；神捷於崎嶇，綽裕於郊原，義猶是也。

此方案之構成，非一朝一夕之故，乃歐戰中英國政府由一星半點之宣傳經驗，徐徐累積而來。第余於未介紹此方案之前，有必須聲明，以乞讀者諸君之諒察者：歐戰中英國之宣傳戰，曾顯示莫大威力；則由其宣傳活動之靈捷適當，可以想見其宣傳機關

之組織嚴密，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但吾人僅能爲此想見，而欲爲鬚眉畢見之詳盡調查，則不可能。歐戰後吾國之出版物，汗牛充棟，無慮萬千，諸如政治，經濟，文學，藝術之類之闡明，大有萬籟爭鳴之盛；獨於歐戰中英國宣傳戰的史實之介紹，付諸闕如。所以然者，英國出版界未爲具體的系統的記述此史實之努力也——其原因有三：一則使他國無從學步，然後英國之宣傳戰乃能獨步世界，俯視而征服一切；一則恐英國宣傳戰之內容爲他國所窺見，他國乃得爲針對之反攻，此後英國難免不有失敗之虞；一則因此史實，在在與外交秘密及軍事秘密有鉅大而密切之關係，非特不能舉以爲他國告，且政府對於自國國民，亦有不便讓其詳知之苦。余經多方搜求，於異邦師友之秘笈，僅得此史實之概況，蓋彼等固亦不能如數家珍也。茲所介紹之歐戰

中英國宣傳機關之組織方案，乃余所得歐戰中英國宣傳戰史實概況中之一部；自不過其大體，而舉一反三，則可知者不僮矣。

在戰爭初期，英國並未感到宣傳戰之需要，故無所謂宣傳機關之組織。嗣亦僅賴富有聰明才力之古耶斯托，以從事於對敵國之秘密宣傳已耳。古氏於歐洲各地，皆設置機關，能在極端不能公開之活動中，忍受一切之困難艱苦，以獲得可能之成功；但此種規模狹小之宣傳活動，縱以天才絕頂，定力無倫者任之，終於無偉大展示之可能。至一九一六年之季，英政府乃因事實之教訓，而有宣傳處之組織。

宣傳處之規模，自其集中許多之新聞社主及主筆以備顧問之一點觀之，則較古耶斯托獨任之宣傳活動爲大，可以概見。但該該屬於陸軍部，與其他各部之宣傳機關——如由內務部機密費支出

所設立之宣傳課及政府別設之戰時宣傳局等（其性質大概爲對內的）——不生聯絡，不免有各自爲戰而至矛盾衝突之弊，仍不能發揮宣傳之大威力。至一九一八年二月，英政府始更進一步而設置宣傳部。

宣傳部之組織，乃以陸軍部宣傳處爲基礎，將其他各部之宣傳機關全行合併而統一之，直轄於內閣總理。部內設總裁一人，對內閣總理負責；副總裁一人，以勤助總裁處理部務。總裁之下，初僅設一委員會；後因職務分担之必要，乃設置三處：一爲對敵國宣傳處，一爲對中立國宣傳處，一爲對協約國宣傳處。嗣復因對中立國宣傳與對協約國宣傳，隨聯合軍之優勢而發現許多共同之點；且其工作之緊張程度，亦隨聯合軍之優勢而均較遜於對敵國宣傳；於是將後二處合而爲一，在組織系統上雖與前一處同

立於宣傳部之下，而在事實上則前一處較爲主要焉。

對敵國宣傳處設處長一人，因由諾斯庫里布總裁自行負責，故處長常對內閣總理行直接報告。蓋戰時之對敵宣傳，貴在敏活以赴事機；處務既由總裁直接處理，則除例行之三處彙報事件外，重要報告之隨時上行，自可變通辦理也。處內分調查課則實行課。調查課之業務，爲調查敵方各國朝野之一切內情，尋出其虛弱空隙之點，以定宣傳進攻之方向；更調集本部他處關於中立國及協約國內情之調查報告，及政府各部關於外國內情之調查報告，以爲參考，乃可從事於對敵宣傳方案之擬具矣。此方案經呈由總裁副總裁大體決定，得到外交部長之同意，再呈由內閣總理作最後之核決，即交由實行課遵照實行。再者，在實行中之宣傳方案，有無缺陷與弊害？如有之，又至若何程度？將如何設法補救或

糾正？下級宣傳機關及人員，是否忠實奉行宣傳方案？其隨時之進度若何？凡此種切，皆調查課負有專責。若夫實行課，則除督率指揮一切下級宣傳機關及人員，使忠實遵照宣傳方案以作宣傳活動之外，無若何之業務矣。故以兩課相比較，則實行課固極重要，而調查課又更適之；此當時諾斯庫里布所以特別加意於調查課之組織也。

調查課內分爲四班：其一爲對德班，其二爲對奧班，其三爲對匈班，其四爲對保加利亞班。旋因對奧大利與對匈牙利，有許多不能分離之調查與活動，乃併兩班而成一對奧匈聯合班。至於對土耳其宣傳，則爲事實上之種種便利計，於以加里夫沃因爲長之情報部近東班行之。如此分工合作，乃得各盡其用，如楞嚴經所謂『所願從心，致大饒富』矣。實行課內之組織，根據分工合作

之原則，自亦有如調查課之分設若干班之必要；此固可以類推而知者，無事詳述已。

對中立國宣傳處與對協約國宣傳處，在未合併以前，各有其相當規模之組織。既合併以後，組織自必隨之有所變更。簡單言之：對象不同，因而工作之狀態與程度亦不同，故其組織不能等於對敵國宣傳處之擴大；再因人的關係，其處長不能與諾斯庫里布同有對內閣總理行直接報告之權；此則所以有別於對敵國宣傳處者。除此而外，其組織系統，固與對敵國宣傳處大致無差也。

對外宣傳，尤其爲戰時之對外宣傳，其複繁之狀，殆非世說所謂『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者，所能擬其萬一；苟不集思廣益，殊不易見適當而周密之效。古耶斯托成功之僅，已經予

人以明白之告訴矣。當陸軍部情報局長薩喬治馬克德夫少將，與特別諜報之主任者基凱括格爾少將，共同努力創設陸軍部宣傳處時，曾羅致諸大新聞社主及主筆爲顧問委員。至宣傳部成立後，諾斯庫里布深知其所負責任之異常重大，所理事務之異常繁難，非羣策羣力以爲功，乃特組織一更擴大之委員會以備諮詢；此委員會非僅延攬新聞界巨子，且及於實業家，著作家，外交家及軍人。委員會每二週開常會一次，各處之各級負責者，於其時就担任業務爲報告，俾委員會加以講評，並共同探討將來之活動計畫，而供總裁之決擇。後來一般考究歐戰中英國宣傳戰者，咸謂當時諾斯庫里布所領導之事業之成功，得力於此諮詢機關者，不勝其詳道：非虛語也。

至其下層宣傳機關之組織，則與美國約略相同；即一切戰時

特設之官衙——如鐵道，船舶，燃料，食料……等管理機關中，皆有宣傳機關之設置；至於戰場及軍隊中，更不待言矣。下層宣傳機關對於上級宣傳機關，有遵守紀律，奉行命令，報告情況之諸義務；同時亦有建議與請獎之諸權利焉。

述至英國宣傳機關組織與美國宣傳機關組織相同之點，則有必須明悉之一事：英國宣傳部直轄於內閣總理，而美國戰時公報委員會則直轄於大總統，內閣總理及陸海軍部長等僅皆為委員之一；似乎美國中央宣傳機關之組織，更較英國者為規模宏大，職權超越。須知美為實權總統制，英為虛位君主制，自政治責任上言：在美屬於總統，在英則應屬於內閣總理，易地皆然，非有軒輊於其間也。故兩國之宣傳戰，其統籌無遺同，其指揮如意同，其發揮莫大之威力也亦無不同。

在戰爭末期，諾斯庫里布極力鼓動美法意諸國，與英國聯合爲反德奧之國際大規模宣傳機關之組織。在比阿福之意軍總司令部中所設之反奧匈國宣傳戰國際委員會，曾收宏大之效果。又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四日，集會四國凡三十餘代表於倫敦，惟其計畫中之組織尙未實現，卽告休戰；休戰以後，四國利益衝突立刻全部暴露，此計畫乃由停頓而至消滅，更無組織之可言矣。

第二節 機關之人選

苟忽視宣傳機關之人選，則雖有若何周備之宣傳機關組織，亦不能運用之。甚焉者，盜賊可以入幕，豺狼可以窺垣，其父攘羊，其子証之；如此宣傳，適足自殺，豈僅曰有不如無哉？歐戰時德外交部爲顧慮國家聲譽爲英美宣傳所壓倒，不能遠揚於世界，乃支給多金於民主黨之耶爾夫伯爾克，使任對外宣傳；結果因

宣傳人選之原則：

(一)必其人爲專門名家

耶氏之政治色彩，不適於軍國多難之際，非特不能推翻英美宣傳之壓迫，且於自國軍部之宣傳，更多所妨害，蓋彼已將對外戰爭之意識，潛移於國內革命矣。此其明證，猶僅一端之見而已。

故不甘宣傳戰之歸於慘敗者，則必極度注意於運用宣傳機關之人的問題。欲宣傳人選之適當，則於下之六事，當三致意焉：

第一，必其人爲專門名家。自宣傳材料方面言：正義之根據，爲社會習向與社會道德；真理之根據，爲社會科學；故欲宣傳一時代之環境中之至當不移之正義與真理於羣衆，非專門學者從事於宣傳材料之選擇不爲功。自宣傳對象方面言：其內情之科學的觀察與分析，稍不正確，稍不細密，即難望決定完善之宣傳政策；故欲宣傳政策確切針對宣傳對象而行之有效，又非先有專門名家爲宣傳對象之內情研究不爲功。

第二，必其人徹底了解國家政策。平時戰時之宣傳，皆以國家政策爲根據者，司宣傳者之必須了解國家政策，乃當然之理由，無待煩言而解。而戰時則較平時爲尤難宣傳，此項要求更爲迫切。蓋戰爭者，國家政策之實行遇有障礙時，不得已而行之最後手段也。此不得已之苦衷，將使羣衆諒解而同情，非同情於戰爭，乃同情於國家政策；此種宣傳，非其人豈能辦哉？戰時宣傳對象之內情複雜，宣傳活動亦遂不能劃一；然窮極其本源，則無論直接或間接，千變萬化，終不應離開其國家政策，而事勢上又常有因遷就於戰爭狀態而漸漸離開其國家政策之可能。故欲求宣傳之屹然不離其根本原則之國家政策，則在司宣傳者，不以戰爭說明戰爭，而以戰爭說明國家政策。否則偶一不慎——宣傳一離開國家政策，直無異爲敵致力矣。此戰時宣傳機關之人選，所以更應

要求其徹底了解國家政策也。

第三，必其人忠實奉行國家政策。從事宣傳者，了解國家政策爲必要，遵奉國家政策尤爲必要；蓋徒然了解而不遵奉，則國家政策，適與故宮博物院陳列之先朝皇帝硃批諭旨相等耳，安能望其實行？且對於國家政策不肯遵奉，則有進一步而加以批評與反對之可能；苟以此種人從事宣傳，則彼所優爲者，反宣傳而已。故欲宣傳活動之循軌而趨，則當要求宣傳人員之遵奉國家政策；欲宣傳活動之進度不懈，則尤當要求宣傳人員之忠實遵奉國家政策。設在兩黨政治或多黨政治之國家，倘遇國際戰爭，而行對外宣傳時，政黨間國家政策見解之爭執亟宜消除，以共同忠實遵奉一個國家政策，誠爲萬分需要；觀於耶爾夫伯爾克之前例，可勝其不寒而慄哉！

(四)必其大有
真知灼見
而富於判
斷力

第四，必其人有真知灼見，而富於判斷力。在某種宣傳方案未實施以前，當根據事物之現狀與變遷之定律，而預先見知其將來活動之結果；乃克從容爲第二步宣傳方案之準備。在某種宣傳方案既實施以後，當根據情況之報告與前途之趨勢，而決然判斷其已然進展之程度；乃克完成其第二步宣傳方案之決定。故宣傳人員，尤其爲負有宣傳方案之設計責任者，如非有真知灼見并富於判斷力，必不能勝任愉快。

(五)必其人能
虛心容物
集思廣益

第五，必其人能虛心容物，集思廣益。夫一人之知識有限，而宣傳之前例絕鮮；徒憑個人之知識以從事宣傳，其不焦頭爛額而至棄甲曳兵者，恐希幾矣。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此虛心容物，集思廣益之義，凡百諸事，無不奉爲通則，而況於宣傳之重大哉？是以從事宣傳者，需有

(六)必其人能
臨機應變
善於用權

真知灼見，需有判斷力，而尤其需有虛心容物，集思廣益之雅度。否則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者無論矣，即智者亦不免於千慮一失，致敗乃公事；其弊與反宣傳相去，不過五十步百步耳。

第六，必其人能臨機應變，善於用權。自來兵不厭詐；推廣其義，則凡百有戰爭意識之事，其間機械變詐，都無可諱言。宣傳戰者，一機械變詐之大局也；故從事宣傳之人，臨機應變，乃爲絕對之必要。但臨機應變，權也；真實事象與正義真理之宣傳，經也；唯善用權者，斯不離其經，固不可以用權故，而置經於不顧也。

此六事者，一人而兼備之，則天下才也，豈惟可使任宣傳而已？注意宣傳機關之人選者，求兼備此六事之士，得而用之，百世之功，其可知矣。求之而不可得，或得而甚僅，要不可不求其

人之克備於六事之二三焉。

試觀歐戰中英美於宣傳機關人選之重視爲若何乎？美之戰時公報委員會，不以內閣總理爲總裁，而屈爲委員之一；又不因內閣總理之爲委員，而以大總統自兼總裁；乃以一政治地位非僅不能高於內閣總理，且不能比肩陸海軍部長之記者兼著述家覺吉庫力多爾爲總裁；則其重視人選之程度，可概見矣。英之宣傳部，爲一時人才薈萃之藪；茲擇其重要者，一敘述之，以見英政府重視宣傳機關人選之一斑：

宣傳部之總裁，爲諾斯庫里布子爵。氏爲泰晤士兼其他新聞社之社主，其社會地位，已執英國新聞界之牛耳，且世界新聞界亦鮮能與匹者，陸軍部於一九一六年設置宣傳處時，氏即爲該處之顧問委員；其對外宣傳之興趣已極濃厚，大體計畫已漸成熟，

且其宣傳效果亦自其所執之新聞業上稍稍見矣。一九一八年之初，氏白美完成其軍事關聯之重要使命歸國，拒絕入閣，而毅然容內閣總理之請，出任對外宣傳之重；雖氏之勇敢奮發有過人者，而英政府遴選人才之精當，固非彼因人設位及以位酬私者，所曾偶然夢見之也。

任庫爾和斯對敵國宣傳處對奧匈聯合班班長者，爲威嘉謨斯奇德與希東瓦托遜博士。彼斯奇德氏者，不但爲時報之外報部長，且其自一九〇三年至一三年，任時報駐維也納通信員，於二重王朝之上下內外情形，燭照入微，故每每能發爲解剖明晰之論著。彼希東瓦托遜博士者，卽異日以研究奧匈國及巴爾幹半島之歷史政情，著名於歐洲者也。因二氏任對奧匈聯合班班長之故，其後出席於羅馬之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成立反奧匈國宣傳戰國

際委員會，乃能珠懷如意，靡不得其所。

任庫爾和斯對敵國宣傳處對德班班長者，爲耶凱克或爾斯；而協助之者，海德拉木模來博士也。威爾斯氏於對德宣傳，有極其深微精奧之研究；自其後來完成偉大之對德宣傳政策（見下文第五章第一節）觀之，乃可概見。氏於一九一八年七月，因健康上之損失，僅能勉強担任其諮詢委員會委員之職務，而對德宣傳之繁劇工作，乃由著名新聞記者且於德意志帝國政情歷來有沿波討源之興趣之哈密爾頓法意夫繼任。法意夫尤長於搜集宣傳材料，並精於宣傳材料之選擇，蓋其服務新聞界而養成有素也。海德拉木模來博士極意研究宣傳方法，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能充分表現其科學家之態度；彼於對德宣傳曾有最大之貢獻，亦一時宣傳人才之不數數觀者。

諾斯庫里布之組織諮詢委員會也，極力羅致多數有名之專門人才，并皆通曉國家政策，尤其爲國家對外政策者；如陸軍上校典比伯、底庫羅尼克主筆羅伯德達、羅迭爾、信社理事薩羅底克將，衆議院議員薩克斯業爾遜與韋斯沃格、底，並對德班長威爾斯，對奧班長斯奇德……等等。又彼於副總裁兼副委員長，則延致從來以致論轟動全英之薩卡特斯求托；於對中立國宣傳處長，則延致深切瞭知國際政治狀況之多那爾度；於對協約國宣傳處長，則延致洞悉戰爭的世界關係之沙烏迭利伯却列斯；（後對中立國宣傳處與對協約國宣傳處合併，多那爾度任處長，沙烏迭利伯却列斯則改充幹事長）足見諾氏擇人任事之精富，殆無一不洽到好處也。

第三節 機關之聯絡

所貴乎有宣傳的統一機關者，貴其能使廣大而複雜之宣傳活動，不歸於散漫，而歸於整個；使橫的組織能見山鳴谷應之效，縱的組織能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也。欲求此偉大效果之發見，則宣傳機關之聯絡，不綦重要哉？

知宣傳機關之聯絡爲必要，則研究宣傳機關之若何進行其聯絡，乃爲迫切之事件。夫宣傳機關之聯絡進行，頗極千頭萬緒之致；苟不提綱挈領，從而理其周身脈絡，則一把亂絲，將至無下手處。茲本此見，將宣傳機關之聯絡進行，大別之爲五個方面，以作着手研究之綱領焉：

(一) 本部之聯絡

機關本部之聯絡，爲一般之通則，亦每爲一般所忽視。嘗見在同一行政或司法機關中，甲部分人員邈不明瞭乙部分之業務，

乙部分人員又不知甲部分之碌碌終日者何爲；即以各部分間既無相互之工作通報，全機關又無按日公佈之全體工作報告故也。此等狀況之下，一旦發現此部分與彼部分相關聯之事件，即將不知如何辦理，甚至欲調一卷宗而莫明所從；則機關的活潑運用之效乃全失矣。機關愈大，暮氣愈深，此弊愈烈。在通常工作不甚緊張之機關，深中此弊，或者尙一時覺無關痛癢；倘中央宣傳機關——尤其在戰時——亦中此弊，則非特立見板滯遲鈍之病，且一剎那間而大事已去，國運隨墮，可不懼哉？

諾斯庫里布於庫爾和斯（英人名諾氏所主之宣傳本部爲『庫爾和斯』；因宣傳本部之設置地，乃庫爾侯爵之市街邸宅也。庫爾侯爵富於公共心，開放其自邸，以供政府戰時之用；經諾氏建立殊勳於其中，庫爾和斯乃隨之百年矣。）之聯絡，曾爲多方之

致力；其最大之方式有二：一爲本部之日日會報，一爲諮詢委員會之例會。先言前者：各處長，各主任者，各班長，必按日有層層彙齊之工作報告；最後由副總裁彙齊，將各部分之政策及行動，加以總和之批評與指正，然後公佈之，使各部分皆能切實明瞭與其他部分之關聯，及此關聯之性質及範圍，乃咸趨於政策與行動之互相成就。再言後者：諮詢委員會每兩週開例會一次；在此會中，庫爾和斯各部分之負責者，皆應爲兩週間之工作報告，經委員會講評其當否之後，通常由副委員長作結論，並指出全庫爾和斯之連帶責任焉。

(二)全部之聯絡——

機關本部之聯絡，固爲必要；機關管轄下全部之上下左右前後表裏皆相聯絡，尤爲必要。蓋機關本部之聯絡，猶之頭部脈絡

之相通；機關管轄下全部之聯絡，猶之全身脈絡之相通。頭部脈絡不相通，則失其知覺；頭部脈絡雖相通，而全身脈絡不相通，則失其運動；此生理學給予吾人之知識也。

中央宣傳機關管轄下之全部聯絡，歐戰中英美兩國皆曾奏效。其聯絡方法之進行，有縱的與橫的兩個方面。縱的方面：在戰場所設之宣傳機關，在國內國外各地所設之宣傳機關，在敵國所設之秘密宣傳機關，皆劃分區域，分別級次，由層層節制而收層層聯絡之效。再則軍隊及戰時特設之鐵道，船舶，糧食，燃料……諸管理機關中所設之宣傳機關，隨軍隊及各管理機關組織之層次而有層次，亦可由層層節制而收層層聯絡之效。此種縱的聯絡，在其全部之組織系統上即天然存在；組織健全，則聯絡自易也。橫的方面：下層機關於一定時間，必有一定次數之層層彙齊之

工作報告呈於中央機關，中央機關爲之彙總，並加以合同之批評與指正，以之公佈於一切下層機關，使彼此相互瞭知其活動狀況，及此狀況之共同關係。如某一下層機關有特殊之報告，隨時呈於中央機關，中央機關即隨時爲之通告於一切下層機關，使彼此在緊張工作中得到聲氣之相通。又下層機關之相互間，可派遣聯絡員，一如軍隊中之聯絡將校然；亦可互相通報，一如電流之陰陽交互然。此種橫的聯絡，乃常常自組織系統之外而來，要能在因應事機，隨時設法爲之耳。

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

(二) 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

宣傳本部之聯絡，與宣傳部管轄下全部之聯絡，尙不過爲宣傳部內部之聯絡。此外，猶有與外部之必要聯絡，其首要者，卽宣傳本部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是也。

依政治組織之原理言：在整個最大使命之下，一切政治活動皆息息相關，無間於天地之大，更無間於道路之遠，而况僅爲分業之細微間隔耶？依行政系統之實況言：在行政首長或責任內閣之下，一切政府機關皆息息相關，此部一文，彼部一告，平時尙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勢，而况在戰時政治空氣極度緊張中耶？由是觀之：宣傳本部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謂其必要，甯謂其本能也。

諾斯庫里布於庫爾和斯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特爲設置主任者，使專其責成；並設多數之聯絡員，使受主任之指揮而担任業務。諾氏此項努力，得有良好之結果；茲擇其重要者述之於次：一，與外交部之聯絡。因有此聯絡。故外交部每度以外國所受英國宣傳之影響，詳盡報告於庫爾和斯。爲此聯絡盡力最大者，

則著名文官希非立布也。二，與陸軍部之聯絡。庫爾和斯成立之初，不斷與陸軍部情報局相互調製對德宣傳文書，非特麻煩，且感專權之不一；乃因衆議院議員凱里伯爵之活動，爲更進一步之聯絡，宣傳文書之調製則由庫爾和斯統一之，陸軍部祇負盡量供給材料之責。三，與空軍部之聯絡。因陸軍部及空戰部之聯絡將校舍底米赤之努力，庫爾和斯乃得與空軍部取得密切之聯絡；其後關於庫爾和斯散布宣傳品，空軍部曾予以絕大之便利焉。四，與海軍部之聯絡。經斯唐得英中校之多方盡力，庫爾和斯與海軍部情報局長列及納爾道之間，成立深切之聯絡。嗣後庫爾和斯曾得到海軍部之宣傳材料供給，及海上宣傳之援助，甚有益也。五，與情報部之聯絡。此聯絡之效果爲超於一般之偉大；英國對土耳其宣傳，情報部長必巴布爾古能爲庫爾和斯分勞，由該部之

與社會組織之
可利用爲宣傳
工具者之聯絡

近東班施行之；自此點觀之，即可概見。因兩部之親切聯絡，乃有在歐洲各地，設一機關以兼行兩部之業務，而極經濟的獲得良果者。六，與財政部之聯絡。財政部財務局長聖脫，因盡量接受庫爾和斯之聯絡故，於財務上予庫爾和斯以甚大之助力，使庫爾和斯之一切計畫皆不落空想，行政能歸於敏活與圓滑。

(四) 與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之聯絡——

宣傳本部與政府其他機關取得聯絡矣，尙須與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取得聯絡。若宣傳工具者，所以行使宣傳手段者也。宣傳工具之自政府創設，可以無條件聽宣傳本部多少限度之支配者，自屬有限；故利用社會組織，乃爲必要。欲利用社會組織之宣傳工具，則不能無條件；其下手處，即聯絡是已。

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爲何物乎？通信社，新聞

紙，印刷所，書店，雜誌社，小說及劇本編著社，其他編譯社，劇院，影片公司，繪畫館，照相館，鴿場，能製氣球與落下傘等之理化工業社……皆是。

宣傳本部將若何與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相聯絡乎？此問題至爲重要，下文第三章中當較詳論之，在此姑述其略：依諾斯庫里布之辦法，可分爲對人的聯絡與對組織的聯絡。諾氏於庫爾和斯及其派遣於各地之工作人員中，羅致如許之新聞及通信社之社主與主筆，著作家，實業家，藝術家，皆予以優越之待遇，使其自然甘願舉其自創或有關係之社會組織，以爲政府之宣傳工具。此對人的聯絡也。諾氏本人爲握有全英新聞霸權之泰晤士社主，首先於泰晤士即置諸庫爾和斯指導之下，以爲傳導；然後對於一切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皆給予相當金額之補

助，使其完全的或主要的供政府宣傳之用，自靡不風從者矣。此對組織的聯絡也。

(五)與非敵國之新聞界及國家宣傳機關之聯絡——宣傳本部與政府其他機關之聯絡，及宣傳本部與社會組織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聯絡，尙不過爲宣傳部在國內之聯絡。除此以外，猶有與國外之必要聯絡，即對非敵之新聞界及國家宣傳機關之聯絡是也。

革命的外交，固不畏國際孤立；然在不反於革命之範圍內，求其可能之不孤立而且多助也，亦不可一味抹殺之。故從事於國家之對外宣傳，當於敵國尙未着手爲國際同情之運動時，即迅速着手對非敵國爲好感與利益共同之宣傳；如敵國已經着手爲國際同情之運動時，則當針對敵國之運動，而施行確當之反攻宣傳，

務必達到非敵國之同情於我——最少亦當不同情於敵然後已。至非敵國宣佈與我一致行動或嚴守中立以後，我即應進一步與其國家宣傳機關及新聞界進行聯絡矣。

此聯絡之進行，步驟有二：第一步，根據彼之國家步調，尋出兩國之宣傳同點——如彼爲與我一致行動，則宣傳同點甚多；如彼爲嚴守中立，亦自有多少之宣傳同點；隨即按此宣傳同點，充分供給彼以宣傳材料，使彼見此宣傳材料，毫不猶豫即發生心理之共鳴，自必樂於採納，而感到與我聯絡之必要。第二步，我所供給彼之宣傳材料，彼既脾胃投合，然後我於繼續供給彼以宣傳材料時，逐漸於不着形跡中攬入我之宣傳政策，彼亦必信仰而無疑；結果，彼之宣傳自然唯我之宣傳之馬首是瞻，則聯絡之功成，而國家之左券在握矣。關於此問題，下文第四章中，當有較詳之研究；茲特略言之耳。

第三章 宣傳戰之工具

第一節 通信社

通信社之發生，乃應人類因研會關係而發出之對於社會現象之求知慾，而將宇宙間森羅萬象！自然的或人爲的一切新生變化，隨時以神速之方法報告於社會公衆。自其蒐集與傳遞消息以供報紙之轉佈言，則其地位之重要，實駕於報紙之上。電報電話由有線進化至無線之後，通信社遂成爲一種偉大之專門事業。

因社會事務之分業，通信社亦隨之分業化：有專於蒐傳政治消息者，有專於蒐傳經濟消息者，有專於蒐傳文化及教育消息者，更有專於蒐傳有名之文稿或圖畫者。此種分業，能使其業務愈趨於專精，其報告愈趨於圓滿，愈能滿足人類之求知慾，愈能使社會公衆時時盼望其所蒐傳的消息之到來；其偉大之事業，乃愈

通信社應用於
宣傳戰之故

便利而且愈適宜於國家之應用爲運行宣傳戰之手段的工具。

在歐戰中，英美法德各國之官辦通信社，完全供其自國政府之應用爲宣傳戰之工具，自無論矣。即商辦通信社，亦以受政府之津貼或強迫故，而與官辦者同樣成爲政府之宣傳工具。利用通信社之最適宜者，爲英政府；蓋依諾斯庫里布之方法，使各通信社皆自告奮勇於庫爾和斯也。

諾斯庫里布之利用通信社也，初時亦甚簡單；遇有軍事上或外交上之消息，通過於通信社之關口時，對於英國不利者悉刪去之，僅就其有利之事件以流布世界，如是而已。然此簡單之利用，結果乃有意外之偉大；後來協約國皆師此智，以封鎖德國之宣傳，竟使德國之聲譽墮至零點，同時協約國之聲譽乃高至沸點，雖德國欲以無線電信之威力，衝破協約國之封鎖，亦不能轉移世

歐戰時英國宣
傳部之利用通
信社

界羣衆心理之大勢矣。

諾斯庫里布在其工作經驗中，逐漸增大加多對通信社之利用。凡關於戰爭之歷史政情研究，民族性研究，經濟地理研究，聯合軍奮勇戰勝之小說的著作，記叙文的撰擬，劇本的編排，戰場之美術寫真，戰爭目的之寓意畫，及其他可以沮喪敵氣之描寫鋪述，皆盡量利用通信社以傳播之。至於一切屬於戰況而自方多利之文件，如前方捷報，多量軍實補充之令呈，敵後方空虛與動搖之偵探報告……等，爲通信社本業上所應傳播者，更無不盡量授之。其效果之偉，每爲英國政府一般所驚異。

更有一事，爲諾斯庫里布當時所無論如何意想不到者，卽其宣傳手段隨路透社之握得世界通信霸權而長期活躍是也。路透社之始創人路透氏，曾於該社未成立之前——十九世紀五十八年至六

十五年，專任泰晤士之電報通信，路透雖於一八九九年辭世，路透社與泰晤士固仍保持其親切合作之原狀也。諾氏因為泰晤士新聞社主故，與路透社有深切之歷史關係。其組織庫爾和斯後，首先於通信社則利用路透。此種利用，使路透社得與政府發生密切之關聯，又得到國家的宣傳戰之練習。乃至戰爭結局以後，路透社仍能本其練習所得，以為國家與政府盡力。因而諾氏之宣傳手段，精神上並未隨戰爭之終止而終止；同時路透社之聲譽，則隨英吉利之國家聲譽而日隆。迄於今日，路透社竟能將全世界劃為八個通信區域而管轄之：一，倫敦區，英倫三島及歐洲大陸皆歸管轄；二，上海區，自海峽殖民地以北，包括全中國各省區及外蒙，西比利亞，高麗，日本，菲律賓，婆羅洲，及荷屬東印度皆歸管轄；三，紐約區，南北美皆歸管轄；四，孟買區，全印度，緬

甸，錫蘭，暹羅，西藏，阿富汗，波斯，以至土耳其斯坦皆歸管轄；五，開羅區，全埃及，蘇丹，阿比西尼亞，與夫阿刺伯皆歸管轄；六，梅棚區，全澳洲，紐絲倫，與太平洋各島皆歸管轄；七，角城區，南非聯邦，西南非，葡屬東非，羅得西亞，直至大湖皆歸管轄；八，沃大瓦區，加拿大歸其管轄。於是諾氏之宣傳手段，乃不僅不隨歐戰之終止而終止，且隱然長期活躍於全地球；其成功之可驚，超越於歐戰剛終時，詎祇什百千萬哉？

第二節 報紙

報紙之性質，與通信社之性質，大致相同；所異者，通信社通常祇負消息之蒐集與傳遞之責——其自行編輯印刷以送致於廣大之讀者尙少，而報紙則須將所得消息加以編輯，有時并爲追溯消息之歷史線索，或爲未來之合理的判斷，然後印刷而送致於廣大

之讀者。近時之大報紙，常有多數之特派員，或特約通信員，設置於國內外各大都埠；有人謂英國有兩公使駐在各國之京城，一爲政府特派之公使，一則爲泰晤士報特派之訪員也。再則如英之底庫羅尼克，迭利庫那非庫，迭利米魯，滿切斯他加田，謨林格波斯托，羅托斯他加遮托，美之紐約泰晤士，紐約托利標，阿耳托，卡那爾，紐約亞美利加，優林格波斯托，西加渥托利標，桑佛郎西斯科可利苦魯，非那迭魯非亞帕布里德列卡，法之費加羅，次達，普基魯那魯，秋魯那魯坦，耶可魯托巴黎，秋魯那魯托巴達，德之柏林那諾加魯安遮魯，柏林那達克巴托，佛郎庫孚魯迭魯，茶普庫，覺究茶正庫，德意志阿庫馬列茶正庫，孚列魯志，孚勗茶正庫，俄之俄切那謨苦亞，苦多枯，耶可諾米且沙亞基絲利，普那烏打，因普瓦斯卡，日之朝日新聞，每日新聞，報知

新聞，時事新報……等等，雖亦賴英之路透社，法之哈佛社，美之聯合社，德之華而夫社，日之東方社及聯合社……供給材料，但爲爭先以珍貴消息向社會報告故，每僅以各通信社之來件爲副消息，而其主消息則以重金使各地特派訪員爲超通信社之蒐傳活動；是報紙已兼具通信社之特質矣。

因社會文明之進步，報紙之讀者，乃與日俱增。同時各報紙爲銳意於國內的或世界的市場競爭之故，除力謀珍貴消息之爭先披露，正大議論之透徹發揮，趣味新聞之多方搜集以外，並因報紙之生產力量擴大，而價格轉廉，以適應於社會大多數人之購買力。於是報紙遂成爲最好運行宣傳手段之工具矣。

戰時利用報紙以運行宣傳手段，開端者爲德意志；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之際，德國曾在南錫發行一種新聞紙，以爲鼓舞前方

士氣之具。但彼時德國不僅忽略對友邦同情宣傳之必要，且忽略沮喪敵軍士氣及搖動敵國一般人心之宣傳；蓋其宣傳之對象，祇前敵將士而已。至歐戰時，德國始有發行新聞紙於法比，以擾亂敵方視聽之計畫。然其整個宣傳政策，仍未完成，且德國宣傳人員之筆鋒，不能為法國纖美而柔和之文字，隨處暴露其德意志文學之剛健雄邁與高視闊步之本來面目，輒為法比人所識破；而所謂加塞托渣路達斯新聞者，雖克與法比人作短時間之謀面，轉瞬即不能不歸於失敗。

利用報紙以運行宣傳手段，而大告成功者，諾斯庫里布誠為第一人。諾氏之利田報紙，首先即着眼於報界內情之觀察。歷來為政府——王室之機關報紙，或為在朝政黨之機關報紙，又或為宣傳部所創辦之報紙，則其內情無待於觀察。除此三類報紙之外，

其他形形色色之報紙，何者屬於某在野政黨，何者屬於某政治團體，何者屬於某經濟團體，何者屬於某文化或教育團體，何者屬於某藝術或技術團體，何者屬於某地方機關，何者屬於某個人，其於國家之觀念若何，其與政府之關係若何，其與宣傳部之感情若何，其在社會上之力量若何，皆當加以詳盡細密之觀察。隨即根據此觀察之結果，應用種種方法，以與各報紙為精神上之接近而進於聯絡，並予以物質上之相當補助，以達於一切報紙皆接受宣傳部之指導，然後授以宣傳綱領，及隨時之多數報導；使於披露情報時，依照宣傳綱領為一致有力之暗示，俾廣大之讀者皆能予英國國家政策以同情。

述及諾斯庫里布之利用報紙，有一事最值得吾人贊賞而效法者，即絕對不採重金收買政策是也。夫以重金收買報紙，及報紙

爲獲得重金而出賣者，雙方皆極愚劣笨拙者也。在賣者方面：此最容易惹起社會鄙視之污濁行爲，終於不能秘匿，一旦暴露，信用頓減，將來縱有真材實料，讀者亦必認爲一種銅臭之言——金聖嘆所謂「銀子講話」，而嗤之以鼻；其爲不利，孰逾於此？在買者方面：人之多金，或過於我，報紙既可於拍賣場中求之，則搶買者正多也；狀牀頭金盡之日，即壯士無顏之時，錦上添花者固多，落井下石者亦復不少，今日我所收買之報紙，安見無日不反戈擊我乎？報紙即可被人重金收買者，其價值可知矣，朝秦暮楚，趨炎備勢，意中事也，人亦何樂而以重金收買爲哉？諾氏洞知乎此，故對於報紙，任其平時對政府爲如何程度之批評與攻擊者，亦惟以國家興亡及民族榮辱之利害說之，使自然激發其天良，而在戰時對政府之國家政策同情，因而接受庫爾和斯之指導。至

其所予各報紙以相當金額之補助，乃係補助各報紙之特派員在各地搜傳情報之用，實可謂爲庫爾和斯之一種獎勵。十九世紀之末，阿根廷革命爆發，倫敦泰晤士之一訪員適經其地，乃以五萬法郎之鉅費，於四十八小時內以此驚天動地之消息傳播歐洲。義和團之役，倫敦泰晤士訪員謨利梭博士被圍於北京公使館中，乃費二十五萬法郎而發出其通信；同時泰晤士在天津，上海，東京，復支出三十萬金之電報費。此類事件，因諾氏服務於泰晤士故，知之詳明；彼逆料在大戰中，此類事件必更層出不窮，雖報紙自身有此義務，究竟所費常超出一般之預算，故政府於利用報紙爲此類事件之活動時，應給予相當之補助。此補助之金額，當然非各報紙在各地搜傳情報時所支出之全數，而僅爲其一部。立於庫爾和斯之地位言：則對於一般搜傳情報者，無論其他通信社，報

紙特派員，政治間諜，軍事間諜，宣傳部派出之工作人員，以及個人自動之行爲者，皆有獎勵；則此項給予報紙之補助金，即係一種獎勵金，絕不含有絲毫以金錢收買報紙之意味也。

第三節 無線電

無線電信及電話，本爲靈敏無倫之交通工具；因宣傳之建築於人與人之間的交通關係上，故又成爲靈敏無倫之宣傳工具焉。

歐戰以後，重視無線電之被利用爲宣傳工具者，幾於遍人寰而皆是矣。在歐戰中，則一船僅認無線電與凡百交通機關相同，不過形成爲主要的，被利用爲武力戰之軍事交通工具乃天經地義；至於無線電被利用於宣傳戰中以運行宣傳手段，則一般認爲多事，認爲妨害不時需要之軍事交通。獨有高瞻遠矚之諾斯庫里布子爵，既得政府之絕對信任而出主庫爾和斯，乃力排衆議，主張

無線電應用於
宣傳戰之故

爲宣傳而利用
無線電之時機

於無線電之使用，宣傳部應與軍部有同樣之優先權。其主張歸於實現，其活動乃歸於圓滑，其事業乃歸於偉大；結果乃使戰後一般入對於無線電之被利用爲宣傳工具，皆歸於重視。

爲宣傳而利用無線電之時機甚多；吾人可將無線電未來之進步之豫想除外，僅就自歐戰以至今日之實驗結果而言，此時機之到來，即已不少。茲略舉數例，以概其餘：

歐戰轉至於德不利之狀況時，德國非特受協約國之軍事困頓，且受其經濟封鎖，對外通信不能自有線電發出，則惟有就無線電行之。雖其時因諾斯庫里布之先發制人，協約國已造成籠罩世界之反德宣傳，致德國利用無線電以行對外宣傳，亦不能挽回羣衆心理之大勢；但確有許多中立國報紙，登載德國由無線電發出之消息，即足見協約國之環困德國，終不能不因而多少失其效用。

。俄國大革命後，受所謂二十四國之白色聯合軍之四面包圍，其外交委員長乃以無線電信運行其赤燄逼人之對外宣傳；卒以列強剛經歐戰，國力疲憊，普遍之人心皆厭惡戰爭，而俄國所自詔之無綫外交，乃達於成功。觀此二例，則在敵包圍中欲行對外宣傳，即爲利用無線電信之時機也。

一九三〇年之倫敦海軍軍縮會議，與會者難僅英美日三國，而此三帝國主義之海上霸權競爭，忽然接入於一種妥協的聯合狀態，實示世界人類——尤其爲弱小民族以新的恐怖之到來。條約成立而舉行祝賀之日，日本濱口首相，美國胡佛大總統，英國麥克唐納首相，相繼在東京，華盛頓，倫敦，各以其演說詞，藉由美至英之橫貫大西洋電話，與一試行橫貫太平洋短波無線電，廣播於全世界。此項演說詞，在吾人之祈禱世界之真正和平者，覺其

口密腹劍，聽之輒欲掩耳而走。參觀於此例，可以使人得到無線電之技術的使用之認識：即在海洋遙隔之兩岸，立於此岸而欲對彼岸行口頭之廣播宣傳，甚至立於地球之極小一角而欲對全人類作立談式之宣傳，則爲利用無線電話之時機也。

一九二五年開始出現於人間之電視機，實爲本世紀重要紀錄之一。近兩三年中，電視機有長足之進展。一九二八年，美國已有電視廣播臺三處。一九二九年六月，美國紐折爾西，有一高電力無線電臺，已開始有規律之電視廣播；同時安置收像機，以接收此種活動之影像者，已有數千處之多。再則爭翠斯電視公司之工廠，正在產生多量之用插銷接用電燈之電視收像機，以供給一般家庭之設置；該公司之最新收像機，異常小巧，其價值與極完美之無線電收音機相去無幾。又英國所製之貝爾得電視機，亦銷行

甚廣。一九三〇年之南京，無線電長距離之傳真，得有相當結果，在科學饑荒之吾國，此誠差強人意；孟晉不已，未嘗不可與無線電收音機同趨普遍也。電視機之應用於軍事上，經實驗而得有驚人之結果；如無人駕駛而用無線電操縱之飛機，可以應用電視之作用，使人在地下發見飛機四方之危險及敵人之所在，因而用以探敵情——照像，擲炸彈，又不致損壞機身；又如貝爾得有一種電視機，可以在夜間偵察敵機及軍艦，而敵人不之覺。若以電視機應用宣傳上，則關於搜集情報，散布傳單，無論在陸地上，海面上，飛機上，其時機之多，可斷言也。

法國已有無線電波操縱行機之充分實驗；英國已能以無電波操縱汽艇及軍艦；日本已有無線電波操縱汽車之可能；美國已有無線電波操縱戰車之消息；無線電應用於交通上之時機日多，

隨即應用於軍事上之時機亦日多，隨即應用於宣傳上之時機亦日多，固屬確鑿之事實，非神話家之夢譫也。

第四節 印刷所及書店

印刷所唯一活動，爲將許多文字，由一份擴大至無數份；書店唯一活動，爲將許多無數份之文字，隨羣衆各人興趣之選擇而分散之。而宣傳業務中之文字的宣傳活動，亦爲將文字由一份擴大至無數份，再將無數份之文字分散於羣衆。於是印刷所及書店，乃天然具有宣傳工具之資格，天然可以利用之以運行宣傳手段焉。

公家所設之印刷所，皆各有其主管機關之經常工作；然在戰時，爲適應宣傳之需要，可於夜間加工，或竟停止其主管機關經常工作之一部以至於大部，以爲宣傳文字之印刷。私家所設之印刷所，其爲報館，雜誌社，書局等所有，不對外爲營業者，在戰

印刷所及書店
應用於宣傳戰
之故

公的及私的印
刷所之利用

爭狀態中，除隨其所有權者之宣傳行動化，而間接受宣傳部之支配外；其一部或大部之工作，應直接受宣傳部之支配。至於專任對外營業之私家印刷所，則在國家總動員之下，或狹言之在工業總動員之下，印刷所之應受宣傳部之利用，當與其他工廠之受軍部或軍需品部之利用相同。歐戰時，英國之宣傳品，隨意爲德法諸外國文之印制，非特極其數量龐大而且敏捷成熟，並且極其能達成任河設計之美觀，使人一見其表面卽愛不釋手，甚至敵方之美人香閨中明淨之書案及畫壁，亦有此宣傳品之地位。至其本國文字之宣傳品印刷，更無論矣。此即諾斯庫里布善於利用印刷所之成功也。

利用印刷所以運行宣傳手段輕易，利用書店以運行宣傳手段則較難。蓋利用印刷所，甚至僅由政府一紙通令即可告成；而利

用書店，則有賴於熱誠之著述者，高明之選稿者，敏活之發行者，尤有賴於忠實之經理者，非宣傳部負責人以誠懇之態度爲多方之聯絡不爲功，斷非政府威力所可強迫者也。

在對外戰爭中，一切內政問題，外交問題，軍事問題，產業問題，以及各種社會問題，千奇百怪，風起雲湧，可供爲著述之材料者，最少亦什百於平時。然欲著述家從事於採取諸材料以爲著述不難，欲著述家以根據國家政策而決定之宣傳政策攙入其著述中則難；而欲其攙入時不露出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又確信能使國內讀者興奮起來，外國讀者油然而生同情之感，則尤爲大難特難。此難題解決後，宣傳部所賴於著述家者，達到目的矣。繼之，則將有賴於選稿者。選稿者能使合於宣傳政策之稿本入選，使悖於宣傳政策之稿本落選，彼對宣傳部已盡其職；則宣傳部又將

進而有賴於發行者。發行者能以熟練之方法，入選之稿，經編輯成，立即敏速散售於一切讀者；則宣傳部利用書店以運行宣傳手段之活動畢矣。惟於此尙有一必須注意之事，即書店忠實經理人之需要是也。所謂書店經理人之忠實，約有二端：政府在戰時，爲宣傳戰故，雖可對於國內著述品加以審查或干涉，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羅素以一哲學大家而爲非戰論，彼之戰時之正義一類著述，曾不因監獄生活而中止，卽其明證。採干涉主義既不能，採放任主義又不可，則惟有於可能範圍內，就書店中行其半放任而半干涉之主義；第一要着，卽爲稿本通過書店關口時，政府於理於勢均不能派員代書店選稿，當由書店經理人以對國家政策忠實之態度，嚴密監督選稿人從事選稿。如有自他處印成之妨害宣傳政策書籍，委託書店分銷時，無論書之著者如何有號召讀者

之鼎鼎大名，無論其書如何可以立見利市十倍，書店經理人亦當以對國家政策忠實之態度，拒絕其委託。此其一端也。僅爲不悖於宣傳政策之書籍，書店之發行，可一如常態。至其合於宣傳政策，而又能充分予讀者以偉大之暗示之書籍，則爲宣傳戰故，宣傳部有時且可不向讀者提出物質條件而作爲小冊子刊佈之。但因著作權關係，版稅關係，在法律上有永續性者，宣傳部不能因一時之故而加以破壞，故有由書店經常發售之必要；書店經理人亦當以對國家政策忠實之態度，縱絲毫未獲得宣傳部之補助金額，即犧牲自己之相當利率，而廉價銷售，總以迅速而普遍散布於讀者爲主目的。此其又一端也。

茲尙有一言，必須附帶申明於此。余非反對思想自由及言論出版諸自由者，特欲在對外行宣傳戰時，於國家存亡與民族榮辱

之緊張關頭中，基於皮存毛附之義，主張將無量數之個人自由，集中於國家或民族自由之下，以成整個對外爭自由之勢力耳。彼徒託自由之空言，絕對否認特權勢力之存在於思想上，隨而趨於烏托邦之社會主義而不自覺者，固不足與言宣傳戰；彼利用政權，束縛民衆之思想，箝制民衆之喉舌，以愚黔首，而行專制者，在此民權高潮中，自必歸於被淘汰，亦不足與言宣傳戰也。

第五節 小說及戲劇

以一種報告事實之通俗工具——民衆的文學與藝術，將一件歷史敘述式之事實——無論其為過去的或現在的，紀實的或幻想的，報告於公衆。報告者於所報告之事實中，絕不參加絲毫之曲直是非的主觀評判，更不暴露絲毫之頑廉懦立之誘導痕跡；而自然能從事實之正面，尤其為從事實之兩側及背面，確切給予公衆以絕

大力量之暗示。在此絕大力量的暗示之下，非特能使公衆對於事實內容之是非曲直爲大致相同之評判，且能使公衆對於事實內容及報告事實的工具爲羨慕與摹倣。此勝利券，自始即已安然操在報告者之手中；然至終彼亦未肯一現其以獲得此勝利券爲目的之真面。此之謂小說，此之謂戲劇，此之爲小說與戲劇之最大共同點。

宣傳有一要領焉，即無論在何種場合中，總以力事秘匿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是也；是義也，上文第一章第二節中已經言之。

薩卡托斯求托氏之言曰：『宣傳之必要點，爲宣傳者不自顯著其宣傳之意識；除不得已時外，以秘密其宣傳之辦事處所，且隱匿其宣傳之聯絡路徑，務使外間不認識我有宣傳業務爲通則。』因薩氏爲庫爾和斯之副總裁故，乃能發此經驗之談。欲秘匿爲宣傳

小說與戲劇應用於宣傳戰之故

而宣傳之面目，則宣傳所給予羣衆者，不宜爲明白誘導，而宜爲暗示；且此暗示宜於從宣傳內容之兩側及背面以給予羣衆。設如將告訴羣衆以吾國收回中東路之必要，則與其明白宣傳應收回之理由及收回後之利益，乃不如叙述中東路建築前後吾國與日俄間之一段痛史，以給予國人以非收回該路不足補償前此重大犧牲之暗示；而從正面叙述吾國之痛史，又不如從背面叙述日俄角逐滿蒙之劇烈，更不如從兩側叙述因中東路問題而引起之社會諸種問題——尤其爲民間問題。此種宣傳手段之運行，惟小說與戲劇能之；因而小說與戲劇，乃被利用爲宣傳工具矣。

當庫爾和斯成立時，在西戰場之陣地戰中，塹壕生活已日趨於家常化；因而庫爾和斯派赴前方之工作人員，在塹壕內之活動，亦隨而趨於固定化。彼等在塹壕內，時常攝映影片，表演戲劇

，編印小說，以資將士之輪流觀覽。其小說、劇本、影片之內容，通常皆爲有趣味之社會及家庭故事，一若僅供公衆之娛樂及消遣者；然莫不有愛國，戰勝之榮譽，馬革裹尸之壯烈，忍受痛苦而卒獲得最後勝利，爲謀世界和平而戰……等等絕大力量之暗示存焉。再則庫爾和斯曾將此類小說及劇本，分散於國內及聯合軍中之廣大羣衆，有時且以之散布於敵方羣衆，而均能得到其同情；蓋小說與劇本之特色，爲能極事秘匿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非他種宣傳品所能及也。

於此有一趣事欲爲讀者諸君告：據無我負人之新俄回想錄，謂第三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時，倉卒不能得非洲代表，該會乃以黑海附近之一土人，骨相似非洲產者，以黑油漆其面，使充非洲代表；當邀代表在大戲院觀劇時，且爲此黑人代表，列席於

第三國際大會之座位中，使人人可以屬目，以表示無遠弗屆之意。此等作偽之宣傳行動，雖不足為訓，且亦與為宣傳而利用戲劇之本題無關；然在他方面，則足見在萬目睽睽之劇場中，可以着手於宣傳之利用者良多也。

第六節 理化工業社之出品

落下傘之應用
於宣傳戰

留聲機之應用
於宣傳戰

理化工業社之出品，如落下傘，其始為軍事間諜之用；在歐戰中，曾被英美利用自飛機上以散布宣傳品於一定目標地方，甚為有效。又如留聲機，其始為純然之娛樂品，旋被利用為文化宣傳之工具；在歐戰中，英美各國，於宣傳戰上，曾大規模的利用之。茲舉其一例於此：在比阿福之意軍總司令部中所設之反奧匈國宣傳戰國際委員會，斯奇德氏與瓦托遜博士，出其巧妙之心裁，將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之歌曲，灌入留聲機片中，以放於

意奧兩軍塹壕逼近之地，冀以民族之感情，導奧軍中斯拉夫人之內變；斯奇德等固未嘗讀司馬遷之項羽本紀，尤其未見中國劇之霸王別姬，而其宣傳運用，非特與「四面楚歌」遙遙相映，且駕而上之者，理化工業有以佐其成耳。歐戰以後，留聲機之用於宣傳，尤爲滔滔皆是。以吾國言：孫中山先生既長逝矣，然吾人猶可隨時聆其清晰之聲音，而靜默想見其慈愛之容貌，則因留聲片中有其給予吾人之不朽的宣傳也。

歐戰時，英國爲散布傳單於敵軍民間故，多方研究并發明其使用之工具。曾設計手榴彈及槍榴彈破裂，隨而以附着之傳單散布於一地域內之敵軍中；又曾設計使塹壕砲適用於此方法；但終於不能滿足宣傳業務上之需要。於是空中發明委員會，軍需品改善委員會，在烏魯威凱陸軍倉庫之檢查官，於軍用絹製氣球之

用法有經驗之陸軍謀報將校，及各種製造技術者，共同探討，而發明堅固而證明非常有效之散布傳單之氣球。其設計及裝置，在工場研究所，倫敦近傍之實驗所；又在薩爾斯白里之平野及法國戰場，屢次試放；漸次改善，乃成最簡單輕易之形式。

小氣球之應用
於宣傳戰

小氣球之放送，採用因導火索之燃燒而散布傳單之方法。導火索之長度爲十二英寸，能耐一小時之燃燒。其六英寸不附着傳單；其餘之六英寸，則每二分之一英寸附着傳單一束，計可附着傳單十三束。導火索燃起後，放出氣球隨風向而昇騰。因放送氣球有避免敵人窺見之必要，當於戰線後方三英里弱之地點行之；故氣球昇騰後，有六英寸之導火索不能附着傳單。此六英寸之導火索燃過，則氣球適飛進三十分鐘而越過自軍所在地以達於敵方；於是每二分半鐘，因附着束線之燃斷而散下傳單一次，至再三十

分鐘而傳單散完，導火索亦燒完，汽球可以隨風墜落，而宣傳力量乃達於敵線三英里弱之地方矣。若欲將傳單散布於更遠距離之敵方，則可將導火索依時間比例加長，傳單束亦可加多；但能顧慮氣球之昇騰力，而變更其容積之空氣重量與水素重量，則神明之，無不可通耳。

標準型宣傳用氣球，在歐戰當時，因庫爾和斯之努力，每一星期約能製作二千個，可利用之以散出二百五十萬份乃至五百萬份之傳單。迨將近休戰之前，又製作有標準型二倍大之氣球，已發揮飛翔於一百五十英里以上之能力，可散布傳單於敵線後方十英里乃至五十英里之地域；誠驚人之紀錄也。

理化工業之進步，未有止境；將來之出品，其可利用為宣傳工具者正多。故國家而欲為戰時宣傳之準備，則於理化工業社之

工業動員上之
準備與應用

利用當有一具體之方案，一如一般所謂工業總動員之方案然。工業總動員者，預謀國內一切工業生產之統一，從協關其各部門之生產力與生產量入手，使過剩與缺乏之弊絕滅，以成相互爲用之局；一旦國家有事於邊外，咄嗟間即可將全國工業，置於動員狀態之下，以應軍需品各部門之相稱而敏速之需要是也。理化工業社之隨時可接受政府之軍需品機關之命令，與其他工業社同，獨於政府之宣傳機關之命令，亦應有隨時接受之義務。但爲統一指揮之故，爲便於整個支配其生產力量之故，或關於理化工業社出品中之可利用爲宣傳工具者，由宣傳機關規定數量，而由軍需品機關督製以轉致於宣傳機關，亦無不可；惟在事先確定方案，以免臨時張皇錯亂，至爲必要。

第七節 其他

可爲宣傳工具者，初無定形；無論其爲團體，個人，器物，以至於禽獸，皆可就其可能部分而利用之。本章所述，僅其犖犖大者；然觸類旁通，似已無若何之挂漏。茲爲更求圓滿起見，再列舉數事於下：

其一爲美術館與美術家之利用——

在廣大羣衆中，欲爲有刺戟性之宣傳，每每文字之力量乃不如繪畫與寫真。蓋文字之浸潤爲純人工的，無論文化與教育落後之國家的國民，卽任何文明國家之國民，亦常有成年以上不識相當數量之文字者；繪畫與寫真之認識爲半天賦的，常有能行之孩童，一見輒了了。且文字隨國家與民族而有異同，繪畫與寫真則大致相類——或竟可謂無所異同；故文字有時囿於方隅，繪畫與寫真則可無遠弗屆。

教會之傳教師，挾其耶穌救世之畫片以俱來；吾國之教徒，知新約與舊約爲何物者，似不若崇拜其畫片者之多也。歐戰中協約各國，常以諷刺畫宣傳德軍之暴虐強橫，德奧亦復如是；針鋒相對，各有效果。俄政府對於勞動羣衆，第三國際對於世界工人，皆因其知識落後而時施以繪畫寫真之宣傳，亦甚有煽動能力。凡此皆足證明：爲宣傳故，有利用美術館與美術家之必要也。

雄辯家之利用

其二爲雄辯家之利用——

雄辯家能仗其詞鋒，於重大問題之前，予羣衆以絕大之了解與興奮。吾國爲雄辯家之富有國，且自早即已富有；一部戰國策，可作一部雄辯家列傳讀也。戰國以後，如張留侯所謂『以三寸舌爲帝王師』者，正復不少；然每每用失其正，乃爲今日縱橫捭闔之搗亂政客之濫觴。尤有恨者，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之金科玉律之下，縱有用得其正之雄辯家，亦僅以游說諸侯及名公巨卿爲事，未嘗以廣大羣衆爲其宣傳對象。自中國國民黨有宣傳民衆之行爲以來，雄辯家之爲用，爲之肅然入軌；蓋一般青年雄辯家，咸痛恨政客，而願獻身於革命之宣傳矣。

在歐戰中，吾人可以尋其協約國勝利之一點，即其雄辯家之演說中，關於戰爭責任，戰爭目的，和平條件，德國內部之改造要求；等等問題，能以鋒利透達之驚人調，博得羣衆之熱烈同情是也。例如英國大政治家亞士幾斯，欲使英國羣衆一致贊助其政府之對德宣戰，乃巡游倫敦，愛爾蘭，蘇格蘭等處之重要都市，以大逞其雄辯。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氏在倫敦演說謂：『世若有點視暴力之覆法規，獸性之凌自由，而不動於中者，其人即可謂爲其犯也。』英國而犯此罪惡者，吾寧望英國二字從歷史上消

滅。』此種言論，在明悉帝國主義爭霸之內因者，自當付諸一笑，然當時確曾使英人對於參戰增加決心之程度，於國家總動員上發現相當之效力。氏又於同年十一月九日，在倫敦市長之閣員招待席上，代表閣員演說謂：『吾人拔劍，非易事也。夫不拔劍，則亦已耳；今既一旦拔之矣，則不達目的，豈能復歸諸鞘？吾人之目的爲何？則比利時完全恢復其犧牲，法蘭西對於德意志之襲擊完全獲得保障，歐洲諸小國民之權利得置於安全基礎之上，德國之武力的獨霸完全打破；等等是也。凡此皆大國民之大任務，而有努力從事之價值者也。』氏所謂交戰之目的，亦即爲媾和之條件；其後英人每言及媾和問題，輒引氏語以爲論據，足見其有力矣。又如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其所倡之民族自決說，雖到底爲一時欺騙弱小民族之計，而當時確使聯合軍得到許多民族之同情；

茲摘其一九一七年四月二日在國會非常會議演說之數語於此，以見其詞令緊張而動人之一斑：『吾人將與自由之孟賊開戰；實逼處此，雖犧牲全國之能力亦所不惜。今吾人已揭其內幕之真相，欣然從事，爲世界最後之和平，與夫民族之自由而戰；亦爲德國人民之自由而戰。國無大小，民無強弱，凡爲國家公權所關，民族自由所繫者，均仗此一戰，以保正道，以求世界和平主義之安全。』此外，尙有許多雄辯家，如雨後春筍，爭以其蓮花妙舌，驅羣衆以赴湯蹈火而不辭；卽欲再舉一二例子，亦殊有登樓一望，美不勝收之感也。

協約國方面如是；反之，德國則如何？如加爾蘭普西德博士者，著名之大學教授也。以彼之地位而論，從事宣傳，必能予羣衆以良好而正確之影響；徒以非雄辯家故，其言論乃陷於普通

德意志誇大狂者信口開河之窠臼。例如彼於一九一四年之末期，所爲演說中，有如下之陳述：『戰爭開始後，德國人可正告外國人：日耳曼民族爲天賦之優秀，日耳曼民族之行動爲天然之正當。此種正告，必可得到偉大之結果。』此其用意，無非欲掩飾其自國爲遂行獨霸歐陸之企圖，而侵犯盧森堡及比利時的中立之越理行動，似不能否認其爲基於愛國觀念而發之言論；但在二十世紀之科學時代，尙不能洗脫其從來之神的偏愛之意識，而發爲顯然軼出正當之事象，正義，真理之外之論調，雄辯家豈若是哉？此等宣傳之結果，適足引起一切非日耳曼民族對於狹義的國家主義之憎惡，而失去自國以外普遍羣衆之同情，殆無異於自殺；如其爲雄辯家，決不至不顧慮及此。

是故宣傳部而能羅致雄辯家，固其所也；如其不能盡情羅致

，則當另行設計以利用之。學校之教師，工場之訓育員……等等，宣傳部可一例與之取得相當聯絡，使其接受宣傳綱要；則最低限度之成功，亦可免大學教授而不能爲雄辯家之所爲矣。

其三爲標語之利用——

標語之起源，意旨爲工商業者之省字廣告。歐戰中，俄國曾利用之，而收得甚大之宣傳效果之獲得者，非尼古拉二世，非克倫斯基，而爲列甯與杜羅斯基等之多數黨。當俄軍之退出加里西亞及蒲古維那等地也，德奧軍尾追之；俄多數黨之在軍中活動者，乃沿途張貼佳兵不祥一類之標語，使德奧軍自喪其窮追之勇氣，其後俄乃得從容進行單獨媾和，而有新俄建樹之餘地焉。

標語之利用，自亦有其定法；即貴在語句之短小精幹是也。

吾國近年之紅綠標語，已遠不若北伐出師時，在粵桂湘鄂張貼者

之使人注目；蓋漸流於濫，且信用墮落，非復初時之短小精幹矣。夫說事過於繁雜，則濫；打調太高，則信用墮落；此等標語，無怪見者之徒然頭昏眼花也。必也，輕易不貼，貼則立見其實行，且實行即有偉大之效果，則合於短小精幹之義，斯可謂標語之善用者。

鴿之利用

其四爲鴿之利用——

普法戰役，巴黎被圍，守兵用鴿所傳之書，約四萬通，危城賴以得救。歐戰中服務軍中之鴿，法有一萬五千頭，德有八千頭，英美亦不在少數。其傳書法，係以照像術將信札縮至極小，印於極纖薄之紙片上，大不及兩枚郵票，可記萬六千言；以此種印就紙片若干，繫於鴿足，或插入鴿之尾翹中，使之傳遞；受信人接信後，以幻燈裝置，放大而複製之，即可與閱普通信札無異。

矣。

在無線電信與飛機通信發明之後，通信鴿理應歸於無用；然歐戰中仍用之者，則以鴿之通信，亦自有其特點在也。在暴風雨大雷電中，電信電話常不能通，而鴿獨能達到任務；此其特點之一。在毒瓦斯區域，人馬每難於通過，而鴿因其飛行之高度可越於毒氣之上，仍能安全通信；此其特點之二。飛機不易避免敵人之窺見，而鴿則能之；此其特點之三。鴿之通信，較電信更能爲詳細事項之報告；此其特點之四。電信之收發機有限，且常混信，鴿則可以多數豢養，又能各行其職，不相混亂；此其特點之五。

因宣傳材料每自情報中得來，故通信鴿乃能爲宣傳業務者所利用焉。

犬之利用

其五爲犬之利用——

歐戰時英法軍中，戰犬千百成羣，勳章功牌，纍纍項向；建
殊勳者，且名題軍部之勳册上。戰後尚有許多地方，建有戰犬之
紀功碑及塔，與陣亡將士之墓，幾於同其壯觀，殊非尋常百姓身
後之易於夢見。在非戰論者見之，自不免萬物芻狗之嘆；在進化
論者見之，則當有物盡其用之興奮也。

犬之被利用於軍事上，非至歐戰始然。史傳紀元前六百五十
年，埃阿尼之希臘人，曾利用犬類，以與森美林人開戰；惟彼時
之所謂軍用犬，無非一種類似於狼之野獸，用以追逐搏噬而已。
南非之役，日俄之役，英俄軍中皆有服務之犬，但僅司搜尋傷兵
之用；因傷兵往往散匿戰壕之內，雖極細心之戰地救濟員亦不易
尋得，惟代以犬，則賴其銳敏之嗅覺，故能掘土而跡得之。嗣後

用途漸漸擴大，約可別爲五種：一爲傳信犬，一爲警察犬，一爲巡邏及守衛犬，一爲輕砲車之曳重犬，其一即尋覓傷兵之紅十字犬是也。此諸用途，至歐戰而一一得到充分之實驗焉。

大戰既已開幕，犬之需要頗亟，英法德比各國，或創設戰犬學校，或創設戰犬訓練會，成績皆甚佳。其訓練方法，始則教以坐臥進退，繼則使之辨別途徑，終則令其與戰場之種種危險物——如濃煙，砲聲……相習，以練其胆力。六個月畢業，編入營伍，使各司其專職。犬既經人加以科學方法之訓練，效用乃益宏大。有某軍，獲要地一，急需援軍，而苦於無電話，遂令戰犬齎信與團至統帥部；兩地距離約二英里，犬竟能於十五分鐘內復命；俄而援軍至，陣地得確切占領；是足見其效用宏大之一斑矣。

推此宏大之效用，則犬之可以被利用爲宣傳工具，殆無問題。

。試以巡邏及守衛犬言之：此等之犬，間諜常利用之以自衛；例如間諜入敵陣偵取消息，放燈鴛以爲識，忽有敵軍邏者來，則犬聞聲立報間諜，以示戒備；蓋其常匿身於邱壑叢林之間，聽覺既銳且捷，略有微響，即能感知也。然則投入敵中，採取情報，及從事秘密宣傳工作之人員，不亦可用之乎？再則如傳信犬，苟利用於宣傳活動中，其效用至少亦當與鴿在伯仲間也。

第四章 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

第一節 中立國人物之利用

在敵我武力相持中，國交斷絕無論矣；雖因世界交通之故，在戰時國際公法維繫之下，間接的郵電運輸之道，不能盡絕，而相互之嚴厲檢查與取締，則題中應有之義也。然則在此情形中，欲輸送宣傳之力量於敵國，不綦難乎？

就通常而淺顯者言之：以飛機及氣球之類，自空中散布宣傳品於敵方，使敵國政府無禁制之可能——雖可勒令軍民將拾得之宣傳品繳呈政府，而事實上已爲軍民所閱覽，是形式上縱有禁制之可能，精神上則無禁制之可能；誠良法也。然以其爲公開故，爲宣傳而宣傳之面目，昭然爲敵人所共見；固亦有相當之效力，但無論如何不及秘密行之之效力偉大。當歐戰時，西戰場正在酣戰

於塹壕與隧道間之際，庫爾和斯之傳單散布，至爲神速而多量。重要之傳單，由起草，譯譯，印刷，以至運入法國，用飛機及氣球散布於德軍戰線與後方，平均爲四十八小時一次完畢其任務；一週間至少有三次十萬份以上之傳單入德人之目。然此種狀況，並不爲諾斯庫里布所滿足；即恐因宣傳品之輸送手段未臻巧妙，使德人對於英國之宣傳意識，容易發見，隨而對於英國自空中散下之宣傳品，不加重視，致庫爾和斯之活動爲勞而無功故也。於是諾氏乃與其同志作詳細而周密之考慮，定出各種方案，依之以秘密輸送宣傳力量於德國，而不爲德國之交通檢查與取締所困頓而屈服。

諾斯庫里布等所定出之各種關於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之方案，綜合而歸納之，不外二種之利用：一爲中立國人物之利用，一

爲敵國人之利用。後者於下文另節述之；在本節則請先述前者！中立國人物之可利用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者，約之凡三：其一爲報紙之利用，其二爲書籍及雜誌之利用，其三爲企業家及勞動者之利用。茲分別述之於下：

其一——

爲遂行宣傳戰故，利用中立國之報紙，誠爲必要。如中立國而有其國家的宣傳機關——宣傳部之組織，則報紙爲其主要工具；我利用其工具，即所以間接利用其國家的宣傳機關。如中立國而無其國家的宣傳機關之組織，則報紙不啻其國家的宣傳機關之本身，同時形成爲其國家之喉舌；我從而利用之，即所以間接利用其國家。欲達成宣傳戰之勝利，則必須造成世界輿論之同情於我；欲造成世界輿論之同情於我，則利用中立之國家及其國家之宣

傳機關，爲第一要着；於是乎利用中立國之報紙，又爲要着之要着。此其意義，非局限於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之故，良可見也。

國際戰爭，爲重大無倫之事；故其隨時之情況報告，有至爲隆重之新聞價值。交戰國家之報紙，自當爭先以搜傳此情況報告爲事；因政府之幫助，雖在彈雨槍林中，尙不感有搜傳之困難。中立國家之報紙，自其國家之世界關係而言，亦當以此情況報告神速登載於最重要之地位；但因戰場危險與軍事秘密之種種原因，戰時國際公法每每不能超事實而存在，其搜傳此情況報告之權利，遂致難於充分享受。歐戰時，英文北京日報嘗者論言今茲戰爭情報之蒐集困難，其中有云：『近世歐洲各國，雖以五十載之經營，得交通上莫大之進步，然戰信之不明，未有如今日者也。各國當局，早自信今茲戰事，不須訪員；甚至嚴禁探訪軍事消息之

人，闖入戰地。故吾人今日所知戰爭之情報，僅爲各交戰國政府之所宣布；而其語又皆不實不盡。至兩軍之位置若何，行動若何，力量若何，吾人皆不得而知之也。……自德軍侵入比境以還，其間歷次大戰，可載於史乘者，何可勝數？然吾人特稍知崖略，而莫之能盡舉其名；蓋吾人所知，惟得諸官中之偶述而已。今日聞之德，謂英敗於敵；明日又聞之英，則謂德方爲敵困；德謂獲俄俘數萬，俄但自認小挫；俄稱下德某城，德人則云堅守無恙；以至若法，若比，若奧，若塞，凡其所傳，莫不皆然；欲求一稍可據實之消息，而卒不可得，此誠事之至奇者也。』因此之故，交戰國家而欲利用中立國之報紙，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且進而以爲造成同情於我之世界輿論之階梯，乃有機可乘矣。

彼感覺蒐集戰爭情報之困難，我則供給之；彼雖亦自可蒐集

若干之戰爭情報，但爲片斷的，我則以詳細記敘者供給之；彼雖亦自可偶然獲得詳細設敘之戰爭情報，但在時間上已減少其新聞價值，我則敏捷的供給之；此所以應其所需也。是爲第一個步驟。在本步驟中，雖因軍事秘密之必要，不能盡舉事實之真相以示人，總當於可能範圍內，力求態度之客觀化；使彼堅信我所供給彼之戰爭情報爲實錄，而加以超於他國政府所公布之消息之重視，然我始有爲以後之步驟的活動之地步。

中立之宣告，無論其在戰爭開始後發布，或由平時發布法令而戰時執行之，要必有其國家本身利益之根據。如彼欲乘時發展其對外貿易，則我當於供給彼以戰爭情報時，在字裏行間，予彼以一種暗示：即在我方戰略遂行之下，彼之國家生產將如何發達，彼之通商自由，將如何開展，彼之國民經濟將如何向上是也。如

彼有其他慾望，則我又就之而予以其他之暗示。此所以投其所好也。是爲第二個步驟。在本步驟中，最易犯主觀態度暴露之病，尙極力隱晦之；否則非特後顧多艱，且前功盡棄矣。

在投其所好之原則下，則第三個步驟，可以於戰爭情報之外，更供給彼以戰爭理論——此次戰爭之責任，我從事戰爭之理由與目的，戰局收束與和平實現之方針……等等。彼亦自樂於揭載。夫中立國之報紙，最爲敵國人所注意，因其爲世界輿論之表現故也；同時又最爲敵國人所信任，因其爲局外中立之觀察故也。我既能使中立國報紙登載我所供給彼之戰爭情報及戰爭理論，則我之利用中立國報紙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誠焉成功。庫爾和斯能將英國當局及名流與政治家之有力意見，有宣傳於德人之前之必要者，間接由中立國報紙以入於德人耳目，且能使中立國輿

紙於英法之用力意見，則雖有利於協約國而又關係德國前途牽連，遺善意批評，以促德人之萬不能不信任其爲世界之公言，亦即爲德人之出路，自然爲之轉載於德國報紙上，此種魔力，何自來乎？亦曰：應中立國報紙之所需，投中立國報紙之所好，因勢利導，水到渠成，如是而已矣。

其二

書籍及雜誌之利用

德國對於協約國之宣傳品輸入，雖取嚴厲之警戒態度，但於許多由中立國輸入之書籍，則警戒較疎；此事理之常也。至於政府要人及在野名流所經常訂閱之外國雜誌及各種新出版之書籍，則以習慣相沿，不予致疑，尤其不予妨害；此亦事理之常也。不謂此事理之常，遂使庫爾和斯又獲得宣傳戰之一秘密交通路——彼等用兩種方法：一種爲供給中立國雜誌社及書店以戰爭理論，一

如其供給中立國報紙以戰爭理論然；一種爲多量購買中立國之雜誌及新書，而夾入許多之宣傳品，仍由中立國郵局以寄於德國人；於是彼等之宣傳力量，乃間接的或竟直接的達於其敵國之朝野矣。

大著述家之威權，久爲一般所公認。孔子作春秋，刪詩書，訂禮樂，而成中國二千餘年之尊王思想；盧梭著民約論，而引起法國大革命；邊沁著政府論，斯密亞當著原富，而造成十九世紀英吉利之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康德等之哲學著述，貴特錫拉之詩歌，促成統一的德意志帝國；馬爾薩斯之人口論，達爾文之天演論，演成近五十年之歐洲政局；凡此等等，不勝枚舉。是故大著述家所主撰或投稿之雜誌，及其所著述之書籍，每每未及讀，即已歡迎而崇仰之，羣心理已入於一種被催眠之狀態矣。然在

國際戰爭中，交戰國之著述家，常相互喪失威權於其敵國。何者，著述家而同情於政府，則對方視爲敵人，當然不復信仰之。卽令著述家而爲非戰論者，彼可以反對其自國政府，斷不至卽同情於敵國——如歐戰時德國兩大哲學家歐根與海格爾，一面抨擊和海沃咤輪皇朝，一面又痛責英政府，英國大哲學家蓋胡，一面攻擊英國參戰，一面又力詆德奧之暴行，故對方亦不復信仰之。惟中立國之著述家，因其國家之態度嚴正，乃克維持其威權於各方面。庫爾和斯知其然也，除多方進行與中立國著述家親切接近，而冀其接受宣傳以間接致送於德奧土保諸國人外；有時且利用中立國著述家著述品之封而，而裝其宣傳文字或圖畫於內，以輸送於德奧土保諸國。此種辦法，屢試不一試，皆極安全而且有效。其尤爲巧妙者：書之外表與內容，確爲一致，一若與戰爭無關，一

若果出自中立國著述家之手撰；而細讀一兩遍，則無形中已爲庫爾和斯之矢所中。此其宣傳之意識愈隱晦，其力量乃愈宏大；至其不能被任何聰明絕頂之德奧諸國郵運檢查員所能於走馬看花中認出其書之應被扣押，猶餘事也。

其三——

中立者，國際法上之一種義務也。國際法上之義務，乃存在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無關於個人。通商則爲個人以營利爲目的之行爲，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無受國際法限制之必要。且無論何人，卽以國家之立場言；因中立之故，感受種種之羈束，苟並此通商自由而亦被犧牲，是無異整個國家遭暴力之拘禁矣。故戰時中立國之對外貿易，一如平時；如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國與北德意志聯邦，咸於倫敦集公債；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德意

志人受雙方之訂約，而出售其大砲；英德皆以人民個人行為而非國家義務所能限制解釋之；則其他無關於封鎖破壞及戰時禁制違反之通商行為，更無論矣。因有此國際慣例故，宣傳戰遂又得一秘密交通路焉。

荷蘭，瑞典，丹麥，挪威，西班牙，運往德奧之各種包裹，其需要陳汨報紙以裹其內層者，在在多有。經諾斯庫里布之侶徒，在世界交通機關中多方活動之結果，能供給許多傳單及畫報於中立國之工商業者，使以之包裹其運送件之內層。庫爾和斯復不吝重資，印成多種他國——除協約國外——之報紙，尤以做製奧匈土保之報紙為最多，其外觀甚為古老，浮露充分之歷史興趣，其內容則含有多量之反和海沃喀輪皇朝之性質；亦以之給予於對德貿易之各中立國工商業者，使供包裹運送件內層之用。此種

宣傳品，最不招致敵國郵運檢查人員之注意，又最易招致接受包裹件者於業務寬閑中爲無意之閱讀，誠不能不令人嘆服其輸送方法之精妙而且神秘也！

設在比阿福意軍總司令部中之反奧匈國宣傳戰國際委員會，南斯拉夫公會倫敦分會，庫爾和斯，在意奧戰場上之宣傳活動，亦曾利用中立國如瑞士者，以秘密之方式，於商人及勞動者之往還奧匈，而輸送不在少數之宣傳品焉。

第二節 敵國人之利用

敵國人而可被我利用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則神乎其技，可想見矣。然水可覆舟，而亦可以載舟；火可暖物，而亦可以焚物；蛇蝎毒虫也，而亦可以爲藥品；兵凶器也，而亦可以衛國家；則事之常行，物之常性，宇宙萬有之常理，似又無足怪已。

亦曰：用之凶者應之凶，用之吉者應之吉，用之不者象以丕，用之泰者象以泰，用之死者徵其死，用之生者徵其生，善變之道，其在用乎！

薩卡托斯求托之言曰：『得通於敵國之任何小徑，亦必有其用處，決未曾等閑視之。』足見庫爾和斯之輸送宣傳力量於敵國，有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之致，敵國人固有可以利用之道，夫豈忽之？其所利用之敵國人，約有四種：其一爲社會主義者，其二爲民族主義者，其三爲新聞通信員，其四爲俘虜。茲分別述之於下：

其一

社會主義派之政權運動，在歐戰中有實飛猛進之象；於俄，於德，於奧，於匈，皆甚影明顯著。此種現象，自誰造成之乎？

靜言思之，則知與其謂爲俄德奧匈諸國之社會主義者自己努力奮鬥之結果，誠毋甯謂爲協約國與同盟國之相互促成之之爲確也。蓋列甫與杜羅斯基等之建樹蘇維埃俄羅斯，實基於德國當局欲利用之以促成俄國之單獨媾和，而使德軍得專力於西戰場以撲英法；德國之革命及奧匈聯邦之瓦解，則基於協約國當局欲利用之以促成聯合軍之勝利耳。

德國利用俄國社會主義者以制俄，庫爾和斯即利用德國社會主義者以制德，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初不足怪。吾人之所以欲知者，非此間之因果報應，僅其若何利用之之術而已；至於此種利用成功以後，世界關係將變好或變壞，則爲政治學之對象，尤非此處之研究範圍矣。

受和海沃咤輪皇朝之壓迫，而亡命於外國之德國人，戰時多

半散居於各中立國，尤以號稱歐洲公園之瑞士爲多。此類德國人，無論其爲忽進的或緩進的，屬於社會主義派則十居八九；諸如里勃克耐希脫，魯森堡，哈山，彭斯登，考次基，愛勃脫，夏得門……等之黨徒皆是。若輩中固亦有變節者，如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有國會議員大聲於議場中曰：『戰爭之責任在政府；然當此國家危急之際，社會黨亦將爲國而赴戰。蓋社會黨之反對侵略的戰爭，固無待言；然爲防衛己國之獨立自由，則必携槍而起。我爲社會主義者，我又爲德意志人，我之行爲，與國際社會黨之意趣決不反背。』其一証也；但始終持非戰論者，仍繁有其徒。諾斯庫里布知若輩尙有相當之力量可用也，乃授密計於其同志，使運動與若輩相友好之中立國中社會主義者，託於社會主義的政權運動之見地，因介紹而相結合；漸進而予若輩以物質上之援助，俾其

能實際而積極進行德國革命。同時諾氏又於世界輿論中，造成一種暗示，謂如果和海沃咤輪皇朝歸於倒壞，和平障礙已除，則無論德國新政府爲何種主義者，英國皆當與之恢復親善，即協約各國亦莫不然。其後此類德國人，在飽饜英國直接間接之宣傳空氣之下，紛紛返回德國，散處於都林梗，亥梨角蘭……等戰艦中，威廉哈爾之海軍衛戍隊中，基爾，愛姆墩之海軍根據地，與登堡軍中，柏林，孟興……諸大城，從事於秘密之宣傳與運動；馴至一九一八年之冬，若輩呼嘯而起，聯邦自威廉二世以次之皇帝王公遂無一可以戀棧者矣，泱泱大國之德意志遂一片降幡出石頭矣！然則，諾氏之利用德國社會主義者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也，又豈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而已哉？

其二

歐戰胡由而發動乎？就遠因言：雖有種種，而最大者莫如大斯拉夫主義與大日耳曼主義之衝突。就近因言：則奧皇儲菲腓南之被刺，實大塞爾維亞主義之所使也。當俄帝尼古拉斯之世，在莫斯科創設一斯拉夫黨，規畫將欲北包北海，南併希臘羣島，西出亞得里亞海，東至太平洋，以君士坦丁堡爲都城，而建設一大俄羅斯帝國，以紹東羅馬之遺統。復以興奮語態惠刺激其同族曰：『以擁有一萬二千萬人之斯拉夫族，而讓區區五千萬人之條頓族握世界之牛耳，實爲吾斯拉夫人恥之！』倡大斯拉夫主義者如是，倡大日耳曼主義者又若何？彼等將以日耳曼族萃居之德奧兩國爲核心，北併丹麥，荷蘭，比利時，南併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及希臘之北部，東包土耳其，以君士坦丁堡爲腦髓，以北出波羅的海南出波斯灣之巴格達特鐵道之各幹支路爲神經，而建設

一橫跨歐亞兩陸之大帝國，以北擯俄，南制英，而紹西羅馬帝國之遺統。德國國歌之末段云：『維爲日耳曼之祖國兮，今告爾以何方；我方言必無遠弗屆兮，流行四極，而散播於八荒；將與我同奉一主兮，謳歌於會堂。其隸於日耳曼之版圖者，試觀此幅員之孔長！此乃日耳曼祖國之啓疆。剪梟獍兮驅虎狼，撻傲慢兮伐矜張，必仇敵之胥泯兮，而憎嫉之全降。不見夫我之友朋莫不榮顯與軒昂；維日耳曼之全土兮，開闢非常；此爲日耳曼奄有之萬邦。長邀鑒念於穹蒼，俾我儕心志雄而膂力強，盡心愛此宗社焉，志之衷藏！此乃日耳曼之祖國兮，渺渺兮余之希望！』足見大日耳曼主義之霸氣橫溢，實與大斯拉夫主義勢不兩立。代表大斯拉夫主義之帝俄，立於塞爾維亞之後，代表大日耳曼主義之帝德，立於奧匈之後，於是大塞爾維亞主義起，於是企圖於奧匈二重

帝國之下更建一斯拉夫王國以成三重帝國之菲牒南死，奧塞既擁
 鋒前驅，德俄隨即破裂，空前之大戰於焉以起。然則此度大戰，
 其爲民族主義之鬪爭乎？苟民族主義而作如此解釋，則去其真正
 意義，豈可以道里計？此度大戰，吾人固知其爲帝國主義爭霸，
 與民族主義無關；但帝國主義必欲以民族主義爲面具，則民族主
 義之使人注意而且同情也可知矣。因而民族主義云者，德俄奧塞
 既假之以相誦頌，法又假之以鼓動拉丁族反抗條頓族，意又假之
 以脫離與德奧之同盟而助其同族之法，英美又相繼假之以誘致一
 切弱小民族追隨其進攻海上強敵之德意志，諾斯庫里布亦遂假之
 以行宣傳戰焉。

奧匈國內之民族複雜，凡在哈布爾斯堡壓迫下之民族，乘大
 戰之機，紛起爲獨立自決之運動，此民族主義弄假成真之現象也

。諾斯庫里布與其同志斯奇德等，欲將其宣傳力量輸入奧匈，以促奧匈聯邦之歸於瓦解，俾德國孤立而易制；則奧匈國內反哈布爾斯堡之民族主義者，乃爲最善之秘密交通路。

反奧匈國宣傳戰國際委員會之組設於比阿福之意軍總司令部中也，依斯奇德之提議，使奧匈國內各被壓迫民族之代表者參加其中。各代表者在宣傳業務上，關於各民族之事件，曾發表充分之意見，並曾努力爲許多有價值而且證明其有偉大效率之活動。

以關於波蘭者言：畢爾佐斯奇將軍之因反對中歐羅巴而被德人禁錮，哈勃軍長之領波蘭義勇軍與德軍奮戰於西戰場，可爾姆州之被併於烏克蘭，奧首相克蘭摩的茲對於波人要求獨立且須包含加里西亞與波羅的海濱之答覆之無誠意……等等；以關於捷克斯洛伐克者言：民族軍之一戰於法蘭西，再戰於意大利，三戰於俄羅

斯，意法英美日之先後承認捷克斯洛伐克爲獨立國……等等；以關於南斯拉夫者言：因一九一五年四月之倫敦密約而生之南斯拉夫與意大利間之利益衝突之最近的協調傾向，『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斯羅焚人之國家』之建設……等等；以關於各民族之共同者言：奧匈聯邦下議院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復活後，復因各被壓迫民族議員之聯合爲解放運動，而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再被解散，足証哈布爾斯堡皇朝之不可理喻；反之，在羅馬開會之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之外交上一切佈署，各民族之志願偵探兵在意奧戰場之活動及義勇軍在各處之奮勵，相信惟此絕對強硬手段爲可使各民族得到獨立自決……等等。各代表者咸能作成種種語言之週報，或傳單及畫報，以散布於其民族分布之各地域——尤其散布於達爾馬提亞沿岸爲最多，蓋各民族咸在彼處集會，南斯拉夫人更

其著者，不啻反哈布爾斯堡各民族之大本營也。

其散布宣傳品之方法，雖因意軍總司令部之善意，得於各軍中配置飛機一部，以供宣傳應用；但以利用各民族之志願偵探兵之努力爲多。該偵探兵等，不但能將大宗宣傳品秘密輸入奧匈，且能隨時以許多情況報告於宣傳委員會，以充實宣傳材料。再則各民族代表者，有在奧匈國內各新聞社及通信社任訪員者，於秘匿其民族運動之行爲之下，以靈活之口調，亦輸送不少之宣傳力量於奧匈國人之前。又在瑞士之報紙上，不時發揮其民族之正當抱負，以間接傳達其宣傳於奧匈焉。此外，如上文第三章第六節中所述斯奇德與瓦托遜將南斯拉夫與捷克斯洛伐克之富於民族意識之歌曲，灌入留聲機片中，以放於意奧兩軍近距離對峙之地；苟不利用各民族代表者以蒐集，選擇，奏唱其歌曲，則斯奇德等

雖有此種輸送宣傳之巧思，其亦終於爲一種巧思而已。

其三

新聞通信員之
利用

利用一般敵國人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難，而利用敵國之新聞通信員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則尤難；此一義也。利用一般國家之新聞通信員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難，而利用敵國之新聞通信員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則尤難；此又一義也。蓋爲新聞通信員——尤其爲駐在外國之新聞通信員，最低限度，雖不能利用他人，亦斷不至被他人所利用。因其苟於新聞之真偽及是否含有利用性，以至理論之邪正及是否含有煽惑性，不能加以銳利深刻之觀察與判斷，則在新聞學發達至二十世紀之場合中，必不勝新聞通信員之任，必不至被報館或通信社延聘爲駐在外國之訪員。至於在交戰態度之下，敵視其對方國人，乃通常之觀念。我

將言而猶未言也，彼已預決我之言必罪惡；我將行而尙未行也，彼已武斷我之行必卑劣；彼固對我一切皆存不好之成見矣。如彼爲新聞通信員，既有此成見，復有其銳利深刻之眼光與識力，則我方之新聞與理論，在彼觀察判斷，必無一是處，可以不問而知。我方之新聞爲真，我方之理論爲正，且不足當彼之一盼；而況我以宣傳爲目的，不免新聞之有利用性，理論之有煽惑性耶？由是觀之，則欲利用敵用之新聞通信員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也，豈非戛戛乎其難之事哉？

然而，相尅者可以相生，相悖者可以相用，古之所謂造化，今之所謂科學也。敵國之新聞通信員而必無被利用之可能乎？否；說申言其故：

第一，利用中立國人之與敵國新聞通信員有私人交誼者，供

敵國新聞信員以我方之新聞。——政府所公布之消息，必不被敵國新聞通信員採爲新聞；因其宣傳面目顯而易見之故也。我方新聞機關及私人所報告之消息，亦必不被敵國新聞通信員採爲新聞；因對人的敵視關係，彼不肯見信其爲真實之故也。欲求敵國通信員接受我方之新聞，則如上節第一項之所述，利用中立國之報紙以間接行之，誠爲良法；除此以外，猶有一妙策焉，即利用中立國人之與敵國新聞通信員有私人交誼者以間接行之是。新聞通信員爲求打破若干之秘密與嫌疑，而較易得到多量正確之新聞計，結識要人，乃爲必要；其在外活動之時日愈久，則其私人朋友必愈多。在彼國與我國交戰中，彼對於我國中之朋友，或因國交斷絕之故而不便或不願往還；但彼此時必更加緊與中立國之朝野顯貴交游，以期間接獲得我方之種種消息。於是我乃一若無意者然，將我

所欲使敵國新聞通信員採爲新聞之消息，不卽不離吐露於中立國朝野顯貴之前；且於我政府當局之措施，擇其無關於任何痛癢之部分，稍稍加以不滿之表示，無非所以隱晦我之宣傳意識，使我所吐露之消息，爲中立國朝野顯貴所堅信，而達到我欲敵國新聞通信員採爲新聞之目的也。

第二，所供於敵國新聞通信員之新聞，宜力求破綻之避諱。——我以宣傳爲目的而使敵國新聞通信員採新聞，則此新聞當然非純事實之構成，因而有一最容易犯之病人，即破綻之暴露是也。通常之新聞，其破綻尙不能逃新聞通信員之發見，而况國際之重要新聞乎？而况彼以敵人之地位研究我之新聞乎？一次新聞發見破綻，則他次新聞皆不足使彼見信，我欲利用彼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乃一籌莫展；故於所供敵國新聞通信員之新聞，力求破

綻之避諱，爲不可缺之要着焉。然則其道若何？曰：以事實上之可能爲原則而已矣。尋出過去之線索，所以示此新聞爲現在事實上之可能；証以眼前四周之情形，亦所以示此新聞爲現在事實上之可能；豫測未來之趨勢，更所以示此新聞爲現在事實上之可能；三者不忽其一，則事實最雄辯，不由人不見信也。

第三，以救濟戰敗之理論，供敵國新聞通信員之參考。——我所供於敵國新聞通信員之新聞，當然傾於有利於我之方向；彼既習而不察，則彼對彼國政府之信仰，勢必逐漸歸於動搖；同時彼將此新聞送致於彼國普遍羣衆，使彼國普遍羣衆對其政府之信仰動搖；而我利用彼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乃達於初步之成功。至是時也，彼必有一種新需要之感覺；彼此種新需要之感覺，彼國普遍羣衆亦必一致；乃感覺需要自理論上糾正彼等之政府以

救濟彼等之國家也。於是我仍一若無意者然，將我所欲使彼採爲參考之理論，不即不離吐露於中立國朝野顯貴之前；但總須設法隱晦我之宣傳意識，方能生效。設如彼覺彼國之危機，爲戰敗之損失與恐慌，或爲因戰爭而引起國內之社會革命或民族革命，則我雖爲促自國之戰勝計，不妨暗中進行一切可以造成彼國危機之活動，而於供彼以理論之參考時，又不妨取另一口調，彼當不疑我爲包藏禍心矣。

第四，自救濟戰敗之理論上，供敵國新聞通信員以實際之方案。敵國新聞通信員，對於我所供彼之理論參考，既經接受，則我可徐徐將理論移於實際之方案以供給之，彼亦自必樂於接受矣。此方案有一必要不可變動之點，卽彼及彼國普遍羣衆之心理所趨，而爲彼國現政府所不能或不肯執行者是也。蓋如不合於彼

之心理而則彼國羣衆不能袒頭要求其政府執行；如爲彼國政府所能而肯執行，則彼國不悅內訌，我方無以因之而收戰勝之效。是故促起彼國之社會革命可也，促起彼國之民族革命亦可也。促起彼國之社會革命與紛擾無不稱也，總以我之宣傳能促軍事勝利爲歸宿。此誠於供敵國新聞通信員以理論之方案時，所萬不可不注意者也。如其發於事前，又復能收於事後，則我功既成，而敵亂有已，不終於以鄰爲壑也，則固仁人之用心，更爲吾人所馨香膜拜者矣！至於是也，我之利用敵國新聞通信員，謂爲救人救世之故可耳，豈僅以爲宣傳戰之秘密交通路哉？

庫爾和斯之利用敵國新聞通信員，實應用上述之四個步驟；所以終挫和海沃時輪與哈布斯堡者，此其有力之一道。不過立

於狹義的功利主義之觀點，則余無間言；而戰後英國對德奧之被宰割於巴黎和會，未嘗稍示慌惕惻隱之心，徒益露其帝國主義之猙獰面目，則無所解於以鄰爲壑之詭矣。雖然，在帝國主義發展之過程中，固無所謂愛力與人道存乎其間也；德奧而勝，亦復若是；於英又奚責焉？

其四

戰鬪手段，以殲滅爲主要，而擊破次之。無論戰果擴張至如何程度，其有若干俘虜，則爲必然。泰倫堡之役，興登堡俘俄軍九萬人；意軍自衣松蘇退至比阿福，一個月間，被俘二十六萬五千人；皆其例也。又據歐戰之經驗，在對陣間，有以搜索敵情之目的而施行一部夜襲與局地攻擊者；但得俘獲敵人，即已滿足。言宣傳戰者，非以敵軍爲其宣傳之重要對象乎？非欲覓輸送宣傳

力量於敵國之秘密路徑乎？則對於此大羣而且增加不已之俘虜，其當思所以利用之之道矣！

庫爾和斯對俘虜之宣傳與利用，甚為重視。德奧諸軍之被英軍俘獲而解送於倫敦或其他城市者，庫爾和斯特為派出許多人員，使專在俘虜收容所中工作。其工作之程序凡四：第一則各宣傳人員，以和易之態度，與俘虜接近，徐徐為之講解軍國主義之錯誤，從而指出德奧政府之罪惡，且另入以民主主義及民族自由之理想。第二則擇定多數有宣傳意識之書報，布置於俘虜收容所中，由各宣傳人員，指導引誘諸俘虜閱覽。第三則於俘虜所致其自國親友之書信，檢驗其接受宣傳至何程度，而斟酌策進其以宣傳意識輸入德奧諸國。第四則以充滿反抗性之革命故事如法蘭西大革命者，不斷宣傳而使諸俘虜發生同情之印象，備其將來歸國後實行反軍國主義之運動焉。

第五章 攻擊的宣傳戰

第一節 對敵國者

對敵國宣傳戰，爲整個宣傳戰中之主要部分，亦爲其最困難部分；苟於此行之暢然，則其他部分皆輕而易舉矣。行之之道若何？高等政策之決定，一也；一般手段之選擇，二也。政策所以範圍其手段，手段所以運行其政策；有所範圍則手段不亂，有所運行則政策不虛，於是乎循軌趨鵠而無阻。

高等政策之決定，當然以敵我間之現實狀況爲背景。然無論時代與環境有若何之不同，而此高等政策之若干原則，必不隨之變更。原則維何？約之凡得其最大而要者四：

(一)以國家政策爲基礎。——此理由已於上文第一章第三節言之矣。如有與我聯合對敵之同盟國，則我當以外交手段促成同盟

高等政策之決定：

(一)以國家政策爲基礎

國之國家政策與我一致，因而促成同盟國之宣傳政策與我一致。否則我同盟國間之宣傳，必有衝突矛盾之點，非特不能使敵國羣衆見信，反而使敵國羣衆見疑；且使敵國政府獲得向我作反宣傳之資料。至於我同盟國間，因宣傳之彼此衝突矛盾，而引起聯合戰線之動搖，以予敵以各個擊破之機；則此種自殺之宣傳，竟不如無之之爲愈也。

(二)以戰爭目的及達成此目的之條件爲中心

(二)以戰爭目的及達成此目的之條件爲中心。夫戰爭必有其目的，所以達成此目的必有其條件，乃當然之事；對敵宣傳者，即舉此目的與條件以告敵國羣衆，冀其同情於我，而反對其政府也。苟宣傳政策而不以戰爭目的爲中心，則敵國人者，方以我爲無理取鬧，爲窮兵黷武，爲野心暴行，爲戎首禍魁，我且無以自解，更安望敵國羣衆之同情於我？苟宣傳政策而不以達成戰

(三)以敵國政
府爲唯一
之攻擊目
標

爭目的之條件爲中心，其我雖能說明戰爭目的，此目的雖如何正大光明，敵國羣衆亦必以我爲空言無補於實際，甚或以我爲甘言徒惑於聽聞，我亦無以自解，又安望敵國羣衆之同情於我？敵國羣衆不同情於我，尤不能起而反對其政府以策動我之戰爭勝利，則我之宣傳至少亦爲徒勞。

(二)以敵國政府爲唯一之攻擊目標。——與我爲敵者，本來僅爲敵國政府，而非敵國人之全體。說者謂在國家總動員之下，實質上爲國民戰，彼必舉我全國人而敵視之，我又烏得不舉彼全國人而敵視之？不知對我作戰之主持者，乃敵國政府；敵國之國家總動員，乃其政府命令強制下之行動；我不能因此而敵視其全國人也。國家總動員固亦可因人民之不服從政府命令而破壞，罷工卽其一法；但敵國工人之不罷工，非敵國工人之咎，乃敵國政

府籠絡欺騙之之故，觀於歐戰時國際社會黨之紛紛變節可知；則我不能因此而敵視敵國之工入也，彰彰明甚。日國際戰爭之攻擊目標，每每爲一種制度；例如拿破崙之戰，在拿爲向歐洲分裂制度攻擊，在英俄奧普諸軍則爲向歐洲專制制度攻擊；又如歐戰，協約國皆以德意志之軍國主義爲攻擊目標；將來吾人不對外作戰則已，作戰則必堂堂正正以向帝國主義攻擊。一種制度之代表者，乃其政府，非其人民，此固夫人而知者。故武力之攻擊目標，除敵國政府外無其他；即宣傳政策之應確定以敵國政府爲其唯一之攻擊目標者，不待煩言而解。况乎對敵宣傳，係以獲得敵國羣衆之同情爲當前任務；若宣傳之攻擊目標，軼於敵國政府之外，勢必旁及於敵國羣衆也，將何以達到其任務哉？

(四)以敵國羣衆之心理

(四)以敵國羣衆之心理狀態爲攻擊之伸縮標準。——關於宣傳

狀態爲攻
擊之伸縮
標準

必須切合羣衆心理之理由，上文已屢屢言之；而第一章第二節中，且特列爲宣傳要領之一。在對敵宣傳中，向敵國政府攻擊，無論採何項材料，苟悖於敵國羣衆之心理，無異促敵國羣衆起而助其政府以向我，不可不慎也。所採之宣傳材料，既合於敵國羣衆之心理矣；但合而有無界說？合至若何程度？合於一部抑合於全般？合於暫時抑合於永久？此諸問題皆當加以注意。能如是，然後可謂洞察敵國羣衆之心理狀態而無遺，然後可據之以爲攻擊敵國政府之伸縮標準。倘宣傳政策而忽乎此，則在實行上非感方圓不相入之苦，卽感輕重深淺之不宜，最低限度亦必招致宣傳效力之減少，甚可慮也。

一般手段之選擇，在於宣傳業務者之善於因應事機；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然亦有其不變之原則；要而言之：即威脅

一般手段之選擇

與利誘是已。威脅之不成則利誘，利誘之不成則威脅；互相爲用，以濟其窮，則斷無不成之事矣。

茲欲舉一對敵國宣傳戰之管例以資研究，一若談兵略者之研究戰史焉；此實例非他，即歐戰間英對德之宣傳戰是也。爲便利研究計，爰將其化爲高等政策之部與一般手段之部，而分別述之：

(一) 高等政策之部

歐戰時英對德宣傳戰之實例：

其一，高等政策之部——

當庫爾和斯對奧匈宣傳（當於下節中述之）顯見其相當良果之會，諾斯庫里布乃堅信對德宣傳雖較困難而仍不失其奏效之希望。適內閣總理魯易喬治，又以十二分信任之態度敦促諾氏，其言曰：『君所爲對奧匈宣傳之組織與活動，深堪嘉許！……余信君之業務，將繼續於英法戰場，對於德國而實施，必可使在此戰

場之德軍之志氣崩壞，與對奧匈宣傳所獲之偉大成功相同。……於是諾氏乃立促對德班長耶凱克威爾斯，從事於對德國宣傳戰之高等政策之起草。

威爾斯氏得海德拉木模來博士之協助，草成一意見書，提出於庫爾和斯之諮詢委員會，獲得可決，然後由諾斯庫里布提交外交部長，取得政府外交政策上之同意，而歸於實施。其後諾斯庫里布又兩度致書於外交部長，於威爾斯之意見有所發明與補充。至是英對德宣傳戰之高等政策，乃整個完成。威爾斯能認識彼時國際環境與戰爭趨勢之正確需要，且能認識彼時德國廣大羣衆之心理狀態，復知所以利用而操縱之之術，故其一紙意見書之微，竟能舉世界全局而左右之，誠不能不令人驚服也！至於海德拉木模來之協助，有所得而無多；諾斯庫里布之發明與補充，要不能

離威爾斯意見之原則；則謂該高等政策，整個的出自威爾斯之匠心獨運，當無不可。此等個人問題，本非此處所應討論，不過述之以期言宣傳者有所心儀而已。茲將該高等政策之要點，摘叙於下：

對德宣傳，須以協約各國及北美合衆國共同之明瞭的國家政策爲根據。協約各國及北美合衆國之國家政策，其共同之點必要明瞭昭示於德國人之前者，即戰爭之目的也。欲宣傳之收效，則此戰爭目的之說明，應不僅爲擊破敵軍，而應爲本諸人道的見地，謀再度戰禍之防止，並永遠的世界和平之建設：是爲第一個要點。

對德宣傳，不但宣佈德國方面之罪惡如戰爭責任等而已；尤須規定協約國及美國所共同期望之達成世界和平目的之條件，以

免此目的徒落空言，而不爲德國人所信賴。條件之最大者，厥爲國際聯盟之創造；是爲第二個要點。

對德宣傳，應說明聯合軍之攻擊者，乃德國皇帝，軍閥與資本家，對於德國人民則絕無敵視之意；蓋妨害世界和平者，僅爲德國之統治與掠奪階級，無與於德國人民之事也。尤應說明協約國及美國，充分準備繼續對德通商封鎖，係欲德國之統治與掠奪階級從速屈服，不得已而爲之者；甚望德國人民能急起圖經濟恐慌之避免，其道亦改造其政府以進行媾和；是爲第三個要點。

對德宣傳，固以促德國政府之改造爲必要，但須說明協約國及美國並不希望德國發生與俄國相同之共產革命，惟希望德國中流階級之覺悟，起而除去世界和平之妨害者。因德國人之一般心理，對於威廉二世政府之信任已不堅實，對於里勃克耐希脫等極

端社會黨之理想的前途亦頗恐怖；而對於社會民主黨之愛勃脫與夏得門等，及由中央黨改名之基督國民黨，由進步黨之急進分子與國民自由黨之左翼所合併而成之民主黨，皆所謂緩和派者，較表同情；故必如此宣傳，始克投合有效；是爲第四個要點。

對德宣傳，須將國際聯盟之最大意義，堅確說明；即國際聯盟者，對一切自由民族負有維持秩序與保障安全之責，秉公理以抑強權者也。德國如不痴想將歐洲之他自由民族置於其支配下，與英法諸國言歸於好，國際聯盟當依公理而同等待遇，絕不爲左右袒。此等宣傳，公然預允德國爲國際聯盟之一員，必爲德國多數之穩健份子所接受；蓋彼等樂於民族國家地位之安全，相信國際聯盟不同於城下要盟之戰後和會，自必較坐待戰敗而後接受任何有強制性之條件爲易易也；是爲第五個要點。

對德宣傳，固當公然預允德國爲國際聯盟之一員；於此有尤應分別者，則否認以和海沃咤輪皇朝代表德國以加入國際聯盟是也。因和海沃咤輪，於以和平觀念換去其從來之挾持武力以行侵略之政策，爲不可能；此宜使德國人一般的諒解之：是爲第六個要點。

對德宣傳，有應促德國人充分理解之者，卽德國如不接受達成世界和平目的之條件，則協約國及美國必不罷兵，而德國又在經濟被封鎖之下絕不能獲得軍事上之勝利，兵連禍接，徒使德國愈蒙戰爭之損害與疲勞，且世界一切盼望和平者愈厭惡德國，將不肯予以絲毫之諒解；若至德軍慘敗，則德國雖被允許加入國際聯盟，亦無法卸脫其重大不利之負擔：是爲第七個要點。

除上述七個要點外，如針對德政府所謂：戰勝爲招致世界和

平之唯一方法，戰敗必受與拿破崙蹂躪其首都之同樣痛苦……諸說而定之宣傳綱領，自亦不失為該高等政策中之要點；但比較為次要；且其性質屬於反宣傳之應用，乃一種攻勢防禦之宣傳戰，故當於下文第六章第一節中申述之。

該高等政策之構成，誠可謂心苦於蓮。蓋其所謂戰爭目的，所謂達成世界和平之條件，所謂自由國民之國際聯盟，一若悲天憫人之至者，真實之着眼點，固屬英國之片面利益而已。英國稱霸海上，於大陸殊有鞭長莫及之恨；比利時與荷蘭，國小而偏，近在肘下，英尙不能并吞之；德國遠在中歐，且其國勢有如百足之虫，英豈能越强大之法而有其地？誠不如存之，以牽法意俄諸強於歐陸，而自國際聯盟中操縱之，以圖為英所用；此與俾斯麥存奧之策，大同小異，固勝算也。苟站在法俄意之立場言，合德

奧匈羅波保及南北斯立夫以至希土而均分之，甯非帝國主義之一大決事？英既不能分一杯羹，則坐視之歟？其非英國之福，可斷言也；蒙和平之面紗，行均勢之實計，用心之苦，殆甚於彼岸遙隔之美利堅矣！

茲之所論，非關該高等政策之構成，是否有誠意於世界和平之建設；而在該高等政策之精當。以英國之片面利益爲本體，以世界和平爲外衣；法美意日不能道其非，且從而擊節和之；德國因戰期延長，死傷激增，物資缺乏，而一般的渴望和平之故，昏然墮其術中；此該高等政策之所以爲精當也歟！雖然，是無若何之神秘也；依照其不變之原則，參証以敵我間之現實狀況，以從事於對敵宣傳之高等政策之決定，精當固其所矣。

其二，一般手段之部——

威爾斯曾以英國工人之口調，作成因無產階級在世界和平中之利益而參加戰爭之簡單而得要領之陳述，以發佈於德國工人間。且利用其階級生活之同情，示德國工人以英國工人對彼等之希望；意謂德國工人如能速起除去其統治與掠奪階級，使世界和平無妨害者，英國工人當以階級利益之前提，協助德國工人之失業救濟與政權參與。

在西戰場工作之庫爾和斯人員，以英國士兵之口調，作成宣傳品，以散諸德國士兵者，不一而足。其中有相當數量之宣傳品，一方面表見英國麪包準備之充分，一方面指出德國糧食缺乏之恐慌；結論曰：英國士兵甚願將過剩食料輸入德國，以救德國士兵行將感到之饑腸轆轤，而阻之者則和海沃咤輪也；如和海沃咤輪朝去，則英國食料夕入德國矣；是在我親愛之朋友自起圖

之！

因戰爭局勢優劣之關係，德國之戰時局，已遠不逮英國之軍需品部之得心應手；加之德國之經濟遭於封鎖，英國則雖因戰爭而招來產業之危機，但得美國之助乃復回於活潑；故英國企業家能保其笑靨，而德國企業家則莫展其愁眉矣。威爾斯與海德拉木模來，乃根據科學之研究，作成小冊子或專書，內中敘述英德兩國企業之興衰差異，並示德企業家以英企業家有援助其企業復興之力量與志願；然又有其界說：德企業家倘不改造其政府而與協約國方面媾和，則英企業家殊有愛莫能助之感。

庫爾和斯嘗以同情於德國之非交戰國人之口調，作為由各地方發出於德國之通信，盛稱英國有對德恢復親善之熱烈企圖，且準備在國際聯盟實現時為英德利益一致之努力。

上舉四事，皆爲行使利誘手段之例。再則如上文第四章第二節之第一項與第三項，亦皆屬於此例。類而推之，利誘手段之爲用，固甚廣也。

工業之優越進步，爲德人自信最深切者；以爲憑此器材，終能撲滅聯合軍而有餘。威爾斯則蒐集英國工業突進之許多貴重材料，編爲尋常式樣之書籍，輸往德國，以示英國工業實不亞於德國。法意夫繼威爾斯之後，復作多種重大之工業出品豫告，以德語印成小冊子，傳入德國，以示英國工業在戰爭中更有偉大之進步。又有多數熱心之新聞記者，將關於科學工藝之倫敦博覽會中之陳列品目錄，附以圖說，揭載於報紙中，示德人以英國工業有駕德而上之勢焉。

德國以陸軍冠天下；一九一二年規定平時兵額七十萬，戰時

可召集曾受訓練者則有四百萬人，此尙係照自十七歲至四十五歲之服兵年限計算。一九一四年以後，因戰爭之需要，改定凡身體健全之男子，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皆應有服兵之義務，於是乃召集至一千五百萬人之多；其間精壯，至少可得六百萬人。軍國主義既深入人心，乃目空一切，以爲世界且不足定，何況歐洲？無如戰事久不進步，死亡相繼，人口銳減，增兵之術已窮；而對方則因美國新近加入戰團，其勢愈不可侮；德人對軍國主義之自信心，已漸消失矣。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日，興登堡上書於其政府，有云：『自馬其頓尼亞敗耗傳來，同時我西戰場預備兵亦漸告罄，無法補充；以今日大勢觀之，敵人之力日益充足，我已不能使其俯首聽命。』其實德軍之傷痕，不待九月中受保軍敗北之影響始行暴露，自七月中福煦反攻以來，即已暴露無遺。福

煦之所以能反攻者，賴潘喜因率美利堅之百萬健兒以助之耳。於此時機，庫爾和斯遂將美國加於西戰場之鉅大數目之兵力，及協約各國獲得美國之物資補助……等等，充分宣傳於德國軍民間。上舉二事，皆爲行使威脅手段之例。此外如因德國經濟現狀之危機而威脅之，因德國潛艇威力之減縮而威脅之，皆屬於此例。類而推之，威脅手段之爲用，亦甚廣也。

德軍在塹壕中，發行有塹壕新聞；庫爾和斯乃設計完全倣照其式樣，且作德人口調，製成而散諸德軍中及其後方。其中將許多於德不利之情報，爲德政府及將領所不敢公佈者，盡量揭載，并於聯合軍則作加度之誇張；同時又參入一種假想，即世界和平回復後德軍士兵還鄉所享受之家庭諸種快樂。

庫爾和斯利用德國人宗教心之強盛，於某種宣傳品中，作爲

宗教家之口調，謂和海沃咤輪皇朝，違犯神意，神必令其戰敗以示報；而中層以下之德國人，並無罪惡，但須除去德皇及逢君之惡者，以要福於神。

上舉二事，又爲利誘與威脅兩手段並用之例。以事理言：不威脅則敵不知畏，不利誘則敵不知感，雙管齊下，固必要也。

第二節 對敵同盟國者

對敵同盟國宣傳戰，亦須有高等政策之決定與一般手段之選擇，可不待言。

高等政策之決定，自亦應以現實狀況爲背景；至其不隨時代與環境而變更之最大而要之原則，則不盡同於對敵國者，故應一申言之：

(一) 以國家政策爲基礎。——如我有同盟國時，應促同盟國與

高等政策之決定：

(一) 以國家政策爲基礎

我之國家政策一致，以免我方宣傳之自相矛盾與衝突。此項原則，與對敵國者完全相同。

(三)以戰爭目的及達成此目的之條件為中心

(二)以戰爭目的及達成此目的之條件為中心。——此項原則，在大體上，亦完全與對敵國者相同。但在作用上則有差異：對敵國者，在企圖敵國羣衆同情於我，起而反對其政府之妨害此目的；此則在企圖敵同盟國羣衆同情於我，起而反對其政府之與妨害此目的之國家同盟。換言之：即攻擊目標之為直接的或為間接的，為絕對的或為相對的之差異是也。其理由於下項中說明之。

(三)直接以敵

同盟國政府為相對的攻擊目標而間接以敵國政府為絕對的攻擊目標

(二)直接以敵同盟國政府為相對的攻擊目標，而間接以敵國

政府為絕對的攻擊目標。——何者為敵國？何者為敵同盟國？此其判別，雖以客觀事實為依據，而主觀認識則尤為必要。譬如如甲乙丙丁四國，同時對戊國宣戰，事實上甲乙丙丁皆戊之敵國也；

但戊爲遂行適宜之政略與戰略計，祇能擇四者之一認爲敵國，其三則認爲敵同盟國。馬之四蹄，傷一則三亦不能行，此其一義；羣犬欲甘心於狼，狼殺一犬則羣犬驚散，此亦其一義；我志在一賊，則他賊相望不前，斃一再及其他，賊雖多亦奚有爲？此又其一義。歐戰時，德國海軍將領之志在英，陸軍將領之志在法，而對俄宣戰又最先，因而英法俄皆一例被認爲敵國；此種錯誤，使政略與戰略感到困難固不待言，而首先蒙其不利者厥爲爲宣傳。設使德國能於英法俄三國中擇一認爲敵國，而認其二爲敵同盟國，則未必遭後來之慘敗。假定認法爲敵國，則設法緩和與奧塞衝突以爲俄地，力修維多利亞以來之姻好以爲英地；從英俄終因協商關係而助法，而形勢必移於法主而英俄賓，已予德以甚大之便利矣。敵國與敵同盟國既判別清楚，則我之嚴格的攻擊目標，僅爲

某一個敵國政府；而對於敵同盟國政府，在希望其斷絕與我之敵國同盟之下，不取絕對的攻擊態度，祇取相對的攻擊態度。如是以成政略與戰略，如是以決定宣傳政策，然後敵少而攻專，力集而效速。至於對敵同盟國羣衆不能敵視，則與不能敵視敵國羣衆相同，茲不復贅。

(四)以敵同盟國羣衆之心理狀態爲攻擊之伸縮標準

(四)以敵同盟國羣衆之心理狀態爲攻擊之伸縮標準。——無論直接攻擊敵同盟國政府，或間接攻擊敵國政府，對敵同盟國羣衆行宣傳時，總當根據其心理狀態以爲攻擊之伸縮標準。此項原則，與對敵國者亦大致無異。惟被認爲敵國者，於理每應爲一個；而被認爲敵同盟國者，則於事每不惟一。若有兩個以上之敵同盟國，其歷史上與地理上之國際關係各不相同，因而其羣衆之心理狀態亦各不相同。我將對彼等決定一整個的宣傳政策乎？則尺

歐戰時英對奧
匈及保加利亞
宣傳戰之實
例：

有所短，寸有所長，將以削足就履，入納以鑿，其可通者，蓋亦鮮矣。故對敵同盟國宣傳戰之高等政策，須根據各個敵同盟國之羣衆心理狀態，而分別決定之，方能各得其所，一致發生攻擊之效力，誠不可不知者也。

余於對敵國宣傳戰，曾舉歐戰間英對德宣傳戰之實例以資研究；茲於對敵同盟國宣傳戰，則舉歐戰間英對奧匈及保加利亞宣傳戰之實例以資研究。爲求眉目清醒計，將其分爲宣傳政策之部與宣傳威力之部而述之。至於一般手段，總以能運行其政策爲主眼，而其性質則要不外利誘與威脅二者；觀於前節，可以類知，於此不再述焉。

(一) 宣傳政策
之部

其一，宣傳政策之部——

先述對奧匈者：

奧匈國內民族複雜之情形，據一九一〇年調查：奧大利之日耳曼族一千萬人——其中有操德語之猶太人二百萬；此一千萬人爲奧之統治民族，在歷史上爲親德者。此外被統治者，則北斯拉夫族：計捷克族與斯洛伐克族六百五十萬人，波蘭族五百萬人，魯舍尼亞族三百五十萬人；南斯拉夫族：計哥羅西亞族與塞爾維亞族八十萬人，斯羅焚族一百二十五萬人；拉丁族：計意大利族八十萬人，羅馬尼亞族三十萬人；總計一千八百一十五萬人，皆躍躍欲反德者。匈牙利之匈牙利族一千萬人——其中有操匈語之猶太人一百萬；再則日耳曼族有二百萬人；此一千二百萬人爲匈之統治民族，在歷史上爲親德者。此外被統治者，則北斯拉夫族：計斯洛伐克族二百萬人，魯舍尼亞族五百萬人；南斯拉夫族之哥羅西亞族與塞爾維亞族三百萬人；拉丁族之羅馬尼亞族三百萬人；總

計一千三百萬人，亦皆躍躍欲反德者。夫以少數民族鉗制多數民族，其被鉗制者心理上之積不能平，殆無問題。奧皇弗蘭支約瑟暮年倦勤，舉國事以委皇儲非腓南。非腓南鑑於國內民族複雜，而斯拉夫尤爲不穩，每擬於奧匈二重帝國之下，更建一斯拉夫王國，使之自有君主，自選議會，與奧匈二國鼎足而三，以形成一三重帝國。若然，則奧匈國內之斯拉夫族，雖得自治之名，實受壓迫愈甚；而塞爾維亞所倡之大塞爾維亞主義，亦無由施展矣。弗蘭支約瑟龍鍾衰齡，朝不保夕，一旦宮車晚出，皇儲正位，此三重帝國之政策，必將雷厲風行；此斯拉夫人所最恐慌，即塞拉耶孚之變所由作也。弗蘭支約瑟既已逝世，新皇喀爾復感國內民族不穩之苦，乃標榜其五重主義，而以責成首相克蘭摩的茲與外交部長吉里因實行之。五重主義者，即奧匈聯邦而易爲奧大利，

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之聯邦；其意味與菲腓南之三重主義相同，而辣性則過之。克蘭摩的茲與吉里因，皆捷克斯洛伐克人；如果此主義而不悖於斯拉夫人之心理，則以彼二人負責行之，當無不可成者。觀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奧下議院重行召集時，捷克斯洛伐克代表與南斯拉夫代表提出兩族自組國家案，而克蘭摩的茲窮於應付；波蘭代表要求允許波蘭為獨立國，且須包含川里西亞與波羅的海濱，而克蘭摩的茲之答覆使波人不慊；克蘭摩的茲卒以去職，下議院卒以再被解散，則五重主義之為物其可知矣。依戰術原則：攻擊重點，應按敵情以指向於敵之弱點，或其最感痛苦之部分，為主眼。諾斯庫里布與威嘉謨斯奇德等，深知奧匈國內多數民族之心理之積不能平，乃奧匈國最大之弱點，亦哈布爾斯堡最大之苦境，英國之宣傳即由此而進攻

焉。

因是之故，諾斯庫里布於決定對奧匈宣傳戰高等政策之先，

卽確定兩個觀念：一爲宣傳南北斯拉夫人及波蘭人，使加緊努力於國家獨立與民族自由之要求；一爲宣傳哈布爾斯堡統治下之意大利人與羅馬尼亞人，使加緊努力於歸入其各自之祖國之要求。

但於此有一極大之困難問題焉：因一九一五年四月之倫敦密約故，南斯拉夫與意大利間之利益衝突，甚爲深刻；蓋該約中，英法俄不僅許意大利占有克倫底亞及的諾爾南部，且許其進而占有伊斯的里亞與達爾馬提亞，無異以南斯拉夫爲犧牲，以換得意大利之加入戰團也。今欲廢除該約乎？則意軍正在與德奧聯軍相持，恐其闖而氣沮，非特有恢復一九一五年四月以前之中立態度之可能，或且將爲德奧所利用以向聯合軍反噬。如不廢除該約，

南斯拉夫又何樂而自內策應聯合軍之成功？南斯拉夫如是，彼法蘭西在西戰場所組織之捷克斯洛伐克軍，不將鬼死狐悲，戰意失墜耶？因此困難問題之橫亘於前，諾斯庫里布之對奧匈國宣傳戰高等政策之決定，乃趨於僵化。

此困難問題之發現於諾斯庫里布之腦中，不自庫爾和斯成立以後，而在其兩年前。當夫倫敦密約締結時，在意大利方面，求則得之，如願相償，其他皆非所問，固無論矣。英法我諸國當局，無不以爲犧牲奧領之亞得里亞海東岸，而得意大利爲戰友，無殊於攘人之羊以易牛，有益無損，誠大佳事。諾氏則深知塞白獨立以來，日倡其大塞爾維亞主義，冀恢復七百年前之塞爾維亞帝國；波斯尼亞州與黑塞哥維那州，實佔塞爾維亞帝國之大部，而奧境之塞人又有數百萬之多，亦均有與塞共併之心。俄因塞故，

英因俄故，既立於一條戰線以對德奧，則倫敦密約實爲此戰線之一大隱憂。因是諾氏在陸軍部宣傳處任顧問委員時，卽已積極努力於該約之性質之變更，以期於可能之挽救；然往事不可諫，而孤掌尤難鳴，高明如諾氏，亦殊難爲移星換斗之計矣。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南斯拉夫族領袖脫龍比其，與塞首相柏熙其，領導南斯拉夫人分布地方之代表者，簽約於高呼，決定組織所謂『塞爾維亞人，哥羅西亞人，斯羅焚人之國家』，並鄭重宣言：『吾民族不願割取任何屬於他民族之土地；但求吾民族所應有之土地，不被他民族所割取耳。』此項宣言，顯然爲南斯拉夫對於倫敦密約之非正式的哀的美敦書。薩斯庫里布見此情況，乃知對奧匈宣傳非特有力謀妥善進行之必要，而且有迫不及待之勢。否則此新興之南斯拉夫國之民族運動之偉大勢力，恐不

但向意大利進攻，即英法亦不能得其諒解；極其弊害，難免不使奧皇喀爾利用時機，巧妙運行其五重主義，而予協約國以重大之不利。然欲對奧匈施行宣傳，而不先於倫敦密約與南斯拉夫之正當要求，得一適宜之解決方案，則無由成立其高等政策也。

時乎時乎，意軍之大敗於加波來多，不但非聯合軍之不幸，

且爲聯合軍獲得最後勝利之一大轉機！聯合軍之指揮，向不統一

，因意軍此敗，英之魯易喬治，法之福煦，意之奧瀾都等，集會於

拉布洛村，始有設軍事會議於凡爾塞之決議，爲後來福煦任聯合

軍統帥之張本，此非聯合軍獲得最後勝利之一大轉機乎？然此爲

純粹軍事問題，非本文所負責討論者；此處所謂聯合軍獲得最後

勝利之一大轉機，乃另一件事：即諾斯庫里布得乘此時機以進行

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利益調和，以奠其對奧匈國宣傳戰高等政策

之基是也。一九一七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末，意軍由加波來多敗退至比阿福河後方，計損失土地二千方英里，人口八十萬有奇，死一萬，傷三萬，被俘二十六萬五千，逃亡三十五萬，病十五萬，輜重尤不可以數計；敗耗傳至羅馬，全國鼎沸，內閣引咎辭職，統帥撤換，大有皇皇不可終日之勢。諾氏斷定意軍遭此幾於一蹶不振之敗績，於德奧則仇怨愈深，水火益甚，於協約國則生死患難更趨於一致，而在軍事上又不能不表示抱歉；乘此機會誘導其對於倫敦密約爲相當之讓步，當有可能。於是囑其同志斯奇德與希東瓦托遜，聯合南斯拉夫公會倫敦支會會長脫龍比其博士等，共同提案，主張在倫敦開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代表會議，以討論兩民族利益之協調方針。此提案於一九一八年一月間，致送於當時滯留倫敦之意國首相奧瀾都；經斯奇德之幹旋，奧瀾都與脫

龍比其充分交換意見後，奧瀾都乃請脫龍比其赴羅馬進行此運動。脫龍比其尙未成行，而意國國會議員托來爾博士，因代表意國上下兩院考察此運動而到達倫敦。兩民族代表再作長時間之考議，關於伊斯的里亞與達爾馬提亞問題，雙方均願於民族自決及兩民族永久親善此兩個原則下解決之。在此適如諾氏素願之協商進行之際，英政府拜諾氏爲宣傳部總裁之命下，接續而羅馬將開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之消息亦傳到英京；因而諾氏之對奧匈國宣傳戰高等政策，乃愈有瓜熟蒂落之致。

諾斯庫里布就宣傳部總裁之任，首先即派斯奇德與希東瓦托遜赴羅馬，參加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並負責完成南斯拉夫與意大利之協調。先是，奧匈國內被壓迫民族代表者所組織之反哈布爾斯堡公會，一九一七年一月開會議於不拉格，三月開會議於

阿格拉姆，七月開會議於拔希；然在奧匈境內謀反哈布爾斯堡，自多牽掣，故至一九一八年四月及開會於意京焉。此次波蘭族，捷克斯洛伐克族，南斯拉夫族，羅馬尼亞族諸代表，非特無一族缺席，且較前數度之人數增加甚多。大會發布宣言，其要點凡三：一，各民族應自決其國家之存在或統一，或完全獨立，而公告世界；二，各民族當知奧匈聯邦無異德意志之附庸，尤其為各民族獨立政府及將來自由發展之絕大障礙；三，本公會認為有與公敵宣戰之必要。斯奇德與希東瓦托遜既奉諾斯庫里布之命，參加大會，遂從中指導意大利與南斯拉夫兩方代表，繼續與瀾都與脫龍比等人在倫敦之協商，進一步而成立一協定；其大意云：「一：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雙方代表，認為南斯拉夫之民族統一與國家獨立，於意大利甚為有利；意大利之民族統一，於南斯拉夫

亦甚爲有利；故民族此後當誓爲最善之共同努力。二：兩民族爲便於共同防禦其現在及將來之敵人故，宣言開放亞得里亞海。三：兩民族間許多爭執地帶，當於戰後和會中，在民族主義與住民自決之原則下，依兩民族之利益協調而解決之。四：兩民族之領土內，如不得已而須包含有其他少數民族時，認爲應於語言，文化，道德及經濟上之利益，加以保證。』至於是也，倫敦密約之性質，已達到相當程度之變更，諾斯庫里布乃欣然從事於對奧匈國宣傳戰高等政策之草擬矣。

對奧匈國宣傳戰高等政策之首要一點，與對德國宣傳戰高等政策同，即須以協約各國及美國之共同而明瞭的國家政策爲根據是也。諾斯庫里布以爲協約各國及美國所可採之對奧匈之國家政策，祇有下之二者：

甲：全然不干涉哈布爾斯堡之內政，且全然不伸手於其領土，以此條件誘致哈布爾斯堡進行單獨媾和。

乙：贊助奧匈國內一切反德民族，使積極與協約國一致行動，以破壞此與德意志同盟之奧匈聯邦。

以甲策言：如果奧匈能脫離與德意志之同盟關係，則協約國並無犧牲哈布爾斯堡之必要；此策乃甚合理。但事實已證明此策之實行爲不可能：一九一七年之秋，奧皇喀爾見五重主義不能行，奧匈聯邦瓦解勢將難免，欲弭患於未然，自以息戰爲上計；遂與外交部長吉里因爲議和之運動，而德皇教宗發起。教宗貝迺第克脫十五世，以所提和議條件，通告於交戰各國，如曰世界各國當以道德之正理代物質之正理也，如曰世界各國當從此互相減輕武裝也，如曰交戰國互相歸還所侵佔地也，如曰交戰國互相取消

兼有特故也。如日實行海上自由也，如日組織國際法庭也，如日亞爾薩斯、洛蘭、克倫底亞等地由其居民自決也，則皆燦爛可聽。喀爾又因其內弟西克思脫親王爲意籍，乃勸爲紹介，獻議於法，并願助法恢復亞爾薩司與洛蘭兩州，固亦恂恂殷摯。然德意志宰制中歐已久，喀爾雖有息戰議和之心，其如爲柏林所牽掣何！奧匈國內被壓迫民族在羅馬開空前之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以後，喀爾進行單獨媾和之意益決；乃非特懾於德意志之積威而不敢發，且因是而深滋和誨沃咤輪之疑；於是喀爾不得不躬赴柏林，陳述苦衷，更繼續盟約以堅德人之信矣。此可見哈布爾斯堡無自由進行媾和之權能，即甲策不能實行之一因也。

抑又徵之：意與奧爲世仇，以意曾擺脫奧之羈絆而獨立故也。奧之克倫底亞諸地，爲意人之居留區域，兩國之利益衝突，迄

未解決，故意人自大名鼎鼎之身經百戰之加里波的以來，銜奧次骨，殆成爲一種傳統的思想。此次大戰，意與德奧本爲同盟，而意初則觀望，終至倒戈者，即以奧故。且意與法同源於拉丁，其結合爲天然之趨勢；意之獨立，實賴法之助其大破奧軍。意於此次大戰，在未參加以前，人民之自動加入法國義勇隊者，爲數頗夥。加里波的之嫡孫二人，因加入法國義勇隊而戰死，屍回羅馬，全城震悼，而意國傾向協約國方面之空氣益濃；蓋多數人主張今日意之助法以抗德奧，應如當年法之助意以破奧軍也。其後德國請意嚴守中立，意乘機提出條件，非曰奧當割克倫底亞諸地予意，卽曰意當擴張疆界至於衣松蘇河，非曰奧當放棄愛琴海內之島嶼，卽曰意當占領阿夫洛那，此非與德爲難，實皆與奧爲難。是以奧不置答，意遂卒寒一八八二年之三國同盟，而轉爲倫敦密

約之簽定矣。協約國之求意參戰也，曾以死力赴之；茲爲誘致哈布爾斯堡進行單獨媾和之故，能變而與意斷絕乎？如其否也，何由使哈布爾斯堡滿足協約國之任何提議，而悍然不顧柏林之牽掣以進行媾和乎？此甲策不能實行之又一因也。

甲策既屬無實行之可能，則惟有行乙策。據諾斯庫里布觀察：行乙策之結果，并非必不利於哈布爾斯堡，又不反於羅馬天主教之利益，且與協約各國及美國對德戰爭之目的亦相副。此策乃以奧匈民族之大多數心理狀態爲依據，故應用於宣傳上而決定高等政策時，當着意於從援助反德之奧匈各民族入手；此爲最大之前提。其入手方法爲若何乎？諾斯庫里布以爲約有下之六端：

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利堅大總統，應根據民主政治之主義，正告奧匈國各民族，促其努力於民族的民主政治運動。至於所謂

『自治』，所謂『自主開發』，在奧匈國已被曲解，而成爲哈布爾斯堡以三重主義或五重主義欺騙奧匈國內之斯拉夫族與拉丁族之名詞；爲避免誤會計，以不使用爲宜；是爲第一端。

欲鼓吹奧匈國內被壓迫民族起而爲民族的民主政治運動，則不能諱言希望奧匈聯邦之分裂；蓋南北兩斯拉夫與波蘭之民族的民主政治運動成功，奧匈聯邦自歸於分裂也。且此宣傳之真意，並不必在分裂奧匈聯邦；苟因此而能迫哈布爾斯堡親德態度軟化，多少可以助成此民族之變態，即予協約國軍事上以甚大之利；是爲第二端。

對奧匈國被壓迫民族行反德宣傳，雖可使用英美等國之一般宣傳業務者，但尤須使用奧匈國被壓迫民族之代表者——如捷克斯洛伐克國民同盟，南斯拉夫公會，與其他各種波蘭人團體。因如

是乃於利刃民族之情感以鼓舞民族之革命，較能事半功倍；且於搜集情報亦更便利也；是爲第三端。

對於現在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協調傾向，施行鼓勵之宣傳；且須進而鼓勵意大利切實聲明放棄敦密約之必要部分，以期獲得南斯拉夫之充分援助，而使意軍加波來多之役之損失早得補償；是爲第四端。

協約各國及美國之唯一攻擊目標，爲和海沃陀輪。對於奧匈聯邦，不在使其分裂而創立多數之小國，乃在建設中歐及多腦河岸諸邦之反德聯盟。但哈布爾斯堡如作建設此反德聯盟之梗，則結果趨於分裂，乃咎由自取，非關協約國及美國予以何項破壞；故應及早好自爲之，毋待事後怨天尤人。此述諸義，當令哈布爾斯堡充分了解；是爲第五端。

協約國及美國，應公然承認奧匈國內之日耳曼人有加入德意志聯邦之自由。蓋但求彼等脫離奧匈，無論將來奧匈改造至何程度，總使彼等不能再支配諸反德民族，則於協約國及美國之願已足；是爲第六端。

諾斯庫里布以其所見徵求外交部之同意，外交部長貝爾沃予以迅速而有力之答覆，閣議之通過自無問題？於是英國對奧匈國宣傳戰高等政策，完全決定。

次述對保加利亞者：

嚴格言之，保加利亞本非德之同盟國，而僅爲參戰國。但保既立於德方面而以兵戎與英法諸國相見，則在英法視之，事實上保已爲其敵之同盟矣。故英對保加利亞宣傳戰，亦可置諸對敵同盟國宣傳戰之列焉。

英對奧匈國宣傳戰之積極進行，在對德國宣傳戰積極進行以前；而對保加利亞宣傳戰之積極進行，則在對德國宣傳戰積極進行以後。蓋保與奧匈雖皆附德，但奧匈爲戰爭主動者，至於保國：不過見俄軍大敗於東戰場，加里波黎之英法兩軍復受巨創，聯合軍之在西戰場及英軍之在米梭波特美亞者亦萎靡不振，乃欲藉德國威力以收回第二次巴爾幹戰後之損失，實爲投機之附和者。諾斯庫里布深知所非與柏林，遠不如維也納與柏林之沆瀣一氣。故認爲乘奧匈民族複雜而易受宣傳之一弱點，首先對之施行宣傳，則其國必立見內潰；奧匈潰則德孤，孤必敗；德敗則保可傳檄而定。因是諾氏之對外宣傳，雖自始至終，並未偏置何者；然其精神才力，始多萃於對奧匈宣傳，繼多萃於對德宣傳，終乃及於對保宣傳；殆於輕重緩急與難易之間，權之審而籌之熟也。

英國對保加利亞，與對德異其目的，且與對奧匈亦異其目的。英之對德也，在打倒其獨霸歐洲之企圖；故英對德宣傳戰高等政策，乃蒙和平之面紗，而以行均勢之實計爲目的。英之對奧匈也，在利用其國內民族之反動力，以促奧與德之同盟破裂；故英對奧匈宣傳戰高等政策，乃於萬一哈布爾斯堡不能與和，海沃陀輪斷絕關係之外，更有鼓吹民族的民主政治運動，以使奧匈聯邦瓦解之一目的。英之對保也，又若何乎？無龐大霸權之可打倒，無複雜民族之可煽動；因以德國政府爲唯一之攻擊目標故，但輩保有一言表示，反德固大佳，絕德亦已足願。英對保之目的既如是其簡單，則其對保宣傳戰高等政策之決定，似屬容易；然亦有其困難之問題在焉：即自一九一三年之布加勒斯多條約後，保人所每飯不忘之巴爾幹利益協調，將若何使其相當滿足是也。

一九一八年春，德意志欲集大軍於西戰場，以爲最後之決戰，因將留駐保加利亞之軍隊悉數西調，雖尙有德之第九軍留保，但僅軍官爲德人，士兵則皆保人。是時保軍縱猶有四十萬人與聯合軍相持於馬其頓尼亞戰線；然外則因奪回第二次巴爾幹戰後之布加勒斯多條約所失於羅馬尼亞之多布魯維，而引起土耳其要求退還脫拉斯，德奧兩政府不能如保人之願而速予解決；內則因民苦征役，難給饗殮，士不宿飽，難賈餘勇，保王斐迭南雖以本身爲德人之故，欲竭智盡忠以事德，無如其「巴爾幹之狐」之技已窮矣。是故親德之拉都斯拉佛首相不得不知難而退，繼之者爲夙主單獨媾和之馬理羅夫，而保政府乃密使四出，進行和議。和議苟成，則英對保之宣傳戰，其可已耳。

德軍既集全力於西戰場，其氣魄至爲雄大；首於春夏之交，

突破英軍於畢加第及弗蘭特。是時保加利亞和議密使之在倫敦者，態度立趨強硬，一若已不屑爲者。諾斯庫里布知形勢一變，難免戰爭不更入於持久而困難之狀態，則對保宣傳終於不能不行；乃除以在比阿福之業務責諸斯奇德與瓦托遜外，復以西戰場之業務責諸威爾斯，法意夫與海德拉木模來，已則分神於薩羅尼加方面之對保宣傳焉。

五月二十五日，諾斯庫里布將其擬具之對保加利亞宣傳戰高等政策，提出於外交部以徵求同意；六月六日，外交部長貝爾沃即予以完全同意之答覆；再提出於閣議時，魯易喬治更予以絕對同意而通過。該政策之大要如下：

——對保加利亞宣傳戰高等政策，須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國大總統在同一意志之下根據其國家對巴爾幹問題之政策發爲宣言，

以爲有力之後援。

——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國大總統對巴爾幹問題之宣言，應主張巴爾幹各國之永續領土，以民族居住之區分爲定；顯言之：卽對於保加利亞與希臘，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所爭執之國境問題，堅強主張依據民族主義而解決之是也。

——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國大總統發表對於巴爾幹問題之宣言時，當認識有兩點之困難：若依民族主義，以保加利亞人居住之馬其頓尼亞劃歸保有，則塞爾維亞與希臘將蒙軍事上及經濟上之不利；一也。若以希臘人分布之薩羅尼加與凌的拿兩港皆劃歸希有，則保加利亞將來在軍事上及經濟上亦必蒙不利；二也。苟忽略此兩個困難點，則巴爾幹利益協調爲不可能，宣傳無由使保人見信。

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國大總統能勸告或強制希臘與塞爾維亞將馬其頓尼亞——包括有薩羅尼加與凌的拿兩港——歸還保加利亞乎？如不能也，則宣言當主張建馬其頓尼亞爲自治領，以國際憲兵維持安甯，比較能合於保人心理。且吾人之意，若突然以馬其頓尼亞合併於保，則甯望自治之。

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國大總統對巴爾幹問題之宣言，即係劃定保加利亞及馬其頓尼亞自治區所必要之民族的國境。並暗示保人：若彼能接受我方宣言之主張，則可避免戰爭之損失，更可進而得到協約各國及美國對彼之經濟與政治之援助。

協約各國政府及美國大總統宣言，應鄭重聲明：保加利亞若不與我等之敵國聯合作戰，則我等可保證其東方國境，最少限可達於伊斯坦得，便土耳其屈伏。如果保能與我等一致對德作

戰，則我等更將給予報酬；此報酬爲幫助保人，使其將來之領土能包括一九一三年布加勒斯多條約所斷送之西里斯的黎亞。但保之絕德或反德態度，當決定於休戰議和之前，否則我等不理其任何請求。

綜觀英對奧匈及保加利亞之宣傳戰高等政策，其於不變之原則，遵守惟恐不至，其於現實之狀況，觀察惟恐不密；及其推行，乃收宏功，意中事也。

其二，宣傳威力之部——

庫爾和斯於奧匈及保加利亞宣傳之威力，零星枚舉，殊爲麻煩；茲僅舉一事焉，已足使人驚嘆！此何事歟？讀者諸君當能記憶及之：即一九一八年比阿福戰線奧軍攻勢遲延至三個月之久始勉強行之是也。

歐戰入於一九一一年，德國一切資源日益困乏，協約國則失一俄而新得富有資源之美以爲助；故德國當局已知持久於陣地戰殊非得策，非作一度大舉之攻擊不爲功。二月間，德下議院之秘密集議，得與登堡與魯敦道夫爲解釋其戰略，而大舉攻擊之計遂定。於是前之留戍俄羅斯及遣往意大利與巴爾幹各方之軍隊，悉數調回，尅日西赴；且有工廠夫役，農場傭工，亦被簡入。至對於薩羅尼加之聯合軍，比阿福之意軍，則令保奧兩國，同時並舉，以爲遙應。魯敦道夫之密授方略於奧軍也；一令蒲羅維克軍渡比阿福河，西向窺蒙丹洛山，先占領佛尼斯平原，再進占佛尼斯；一令霍真度夫軍自的諾爾南下，向阿西阿栗高原，革拉伯山，東拔山，沿勃蘭泰河而下，以斷意軍之後。魯敦道夫以爲意軍經加波來多之敗，其氣已竭，其神已傷，而奧軍則固不弱；以奧攻意

，意必不支，則西戰場之聯合軍勢將抽調南下應援；德軍乘之，一戰可捷，而竟一九一四年秋間之全功。乃西戰場德軍已於三月二十一日開始攻勢，而比阿福奧軍則至六月十五日方開始攻勢。中間英軍既敗於畢加第與弗蘭特，法軍復敗於哀因河及奧士河，苟比阿福之意軍更動搖者，聯合軍其亦殆矣；徒以奧軍遲遲不動之故，聯合軍非特不抽兵南下，且使美軍得從容增援，於焉魯敦道夫雖有兼人之智力，萬夫之雄心，亦無可如何矣。至六月間，西戰場之聯合軍已經穩定，而意軍則自易多謀善戰之鐵阿茲爲統帥以來，部署整嚴，其勢不復可侮；此時奧軍方開始攻勢，無論未獲勝利，卽小獲勝利，亦爲時已晚，不能使魯敦道夫得其助力也，於是乎德軍之大攻勢乃一舉再舉以至於五舉而都無可爲矣。奧軍攻勢之所以不能如魯敦道夫豫定之期而遲延至三個月之久者

，豈有他哉？曰：庫爾和斯之健將威嘉謨斯奇德與希東瓦托遜等所指導之反奧匈國宣傳戰國際委員會之努力之結果也。

奧匈軍中之逃兵，日多一日，大半部分爲投入聯合軍方面者。彼等皆爲被奧匈政府壓迫之民族，而以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人爲最多。彼等非特個人逃走，且常成羣結隊而逃走；卽依長官之命令，而一營以至一團相率逃走者，亦復層見迭出。彼等逃至聯合軍方面時，携來多量之宣傳文，皆斯奇德等所製而散入奧匈者；且幾於每個人無不有之。此不待奧匈政府及軍隊之訓令，與夫新聞紙上之論說及詩文，對諾斯庫里布及斯奇德等以惡聲相向，已足充分證明宣傳之威力矣。

因逃兵之日多，不特使奧軍以至德軍戰略上受不良之影響，且使奧軍戰術上亦受不良之影響。魯敦道夫之預定計畫不能如期實施，且使奧軍戰術上亦受不良之

影響。因欲防止逃兵故，將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等之整個師皆加以割裂，編插於日耳曼人及匈牙利之中堅部隊中；此中堅部隊乃不僅負有對敵作戰之任務，且負有監視同部中他族士兵之任務。此等被監視之士兵，每願自投於聯合軍之羅網而爲俘虜，因其一被俘虜即可加入民族主義之戰綫上爲義勇兵也；此事曾使奧匈軍之中堅部隊防不勝防，而不斷的突然發生。其不幸而不克自投羅網以爲俘虜者，則怠惰怨恨以至造謠，皆極意爲之；使軍中意志下墮，紀律日弛，而且情報常常不實，人心常常浮動。至奧軍將欲取攻勢時，捷克軍隊因遭分割而愈被壓迫故，乃在陣地忽然譁變，更予奧軍以作戰上之重大打擊。

宣傳之威力，不但使奧軍中被壓迫民族士兵之逃走已也；尤有其重大之表現焉；即奧匈境內各民族之在後方日滋紛擾，與奧

軍後方之軍需品被危害是也。關於前者：如奧下議院再被解散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之議員，更加緊聯爲一氣，以領導各該民族之反哈布斯堡；又如捷克斯洛伐克國民同盟，南斯拉夫公會，及各種波蘭人團體，更加緊本其國家獨立與民族自由之主張，以自內策應聯合軍之摧毀奧匈聯邦……等等。關於後者：如當奧軍將欲迫意軍於比阿福時，忽傳後方多數之彈藥庫，有被捷克軍炸燬之消息，且此消息有理由可以徵信……等等。因此種種，奧軍之攻勢乃遲遲不克舉行；洎乎六月，雖以德國催促之故，勉強舉行，而卒不免於黔驢技窮焉。

於此尙有一事足進而述之者：在奧軍攻勢遲延之時間中，聯合軍之對奧匈國宣傳戰，曾蒙損害。五月二十九日，美國國務總理蘭新宣言：『美政府對於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之民族，有

因求自由而奮鬥者，當予以同情。』此蓋四月十日羅馬之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之響應聲也。六月六日，聯合軍開第六次會議於凡爾塞，英法意首相均列席，決議二事：一，創立統一獨立之波蘭國，並予以自由海口，以形成鞏固而正當之和平，及歐洲利益之協調。二，關於捷克斯洛伐克與南斯拉夫兩民族之自由運動，則同意於羅馬反哈布爾斯堡國民大會之決議，及美國蘭新總理之宣言。此決議公表後，英外交部長貝爾沃，法外交部長畢希雲，均躊躇滿志；而意外交部長梭尼羅獨有異詞，蓋彼終不忘情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之倫敦密約也。但彼於一九一八年四月間之意與南斯拉夫協定，躬與其事；今乃閱時不過兩月，而出爾反爾若是，殊使南斯拉夫人失望而不平，因而致宣傳效力顯然減縮。幸而蘭新復於六月間再發布有力之宣言，謂『將一切斯拉夫人由德奧人

支配下解放出來，乃美國參戰目的之一；諾斯庫里布乃本其執拗到底，百折不回之精神，乘此時機，在倫敦爲非常之努力，使意大利與南斯拉夫歸於切實而進步之携手，以補償前此之損害。雖意與南斯拉夫之協調，截至巴黎和會仍未完全解決，然彼一時之親善，則確曾予諾氏以滿意。十月二十四日，意軍舉全線轉爲攻勢，其主力於比阿福中流決行敵前渡河，奧軍二十八日以後漸行退却，意軍進而追擊，而南斯拉夫人則於二十九日握得頗納之奧軍艦以應之，至是諾斯庫里布所領導之對奧匈國宣傳戰，乃畢見其大威力矣。意軍總司令鐵阿茲，曾於本戰鬪之捷利，贊爲宣傳與有大力，殆非虛語也。

第六章 防禦的宣傳戰

第一節 反宣傳法之應用

宣傳戰而曰防禦的，似已落第二義，實則不然；在一個目的之下，手段固應積極的與消極的並用也。且每每消極的手段，可以助積極的手段成功；以戰術言：防禦之要訣，在利用地形，設施工事，完整一切準備，依於物質之利益，補助劣勢之兵力，且以火器及逆襲，摧破敵之攻勢威力；則言宣傳戰者，爲謀其所行之攻擊的宣傳戰之成功，其可忽視防禦的宣傳戰而不加以研究哉？

防禦的宣傳戰，而兩種之進行：一爲反宣傳法之應用，一爲敵方宣傳之取締。本節專研究前者，而後者則於下節研究之。

反宣傳者，達成防禦的宣傳戰之主要方法也。此方法之應用

，依余之膚淺研究，有上中下三策焉。請得而分別申言之！

制敵機先

制敵機先者，上策也。

宣傳戰與武力戰同樣，以占先制之利爲必要；此制敵機先所
以爲宣傳戰要領之一也。鄭太子華受盟於齊，謀以齊去鄭三族，
齊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
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
有辭矣，何懼？』桓公乃止。管仲非不欲傾鄭也，特欲使鄭無辭
而後傾之耳。一方面敵無辭，他方面卽我有辭；以有辭臨無辭，
是謂師出有名。基此義而探其源，卽宣傳戰之制敵機先，亦卽反
宣傳法之最善應用焉。

歐洲大戰，協約國方面之宣傳，能制敵機先；於是聯合軍乃
堂堂正正而師出有名矣，德國乃無辭而至於敗北矣。魯敦道夫之

戰爭回想錄，有曰：『如世界突然張其驚異之目者然，吾人之政治上之目的與決心，完全被認爲野蠻狂暴。此事惟賴普遍而明達之宣傳，可以巧妙避之。然而……德國之對敵國宣傳戰，而全然失敗矣。』又曰：『德軍對於敵方之宣傳，已不能開口反駁。……因敵方之宣傳……將戰爭責任嫁諸德國政府，政府雖曾再三再四以戰爭責任歸之敵國，而軍隊對於敵方之宣傳品已受文學的感染。』蓋所謂制敵機先者，判斷敵將對我施行某種宣傳之攻擊，我則不待敵來攻擊而事先防禦之，且以此種宣傳對敵攻擊；故制敵機先之宣傳，雖爲防禦的，實爲攻勢防禦，較純粹防禦高出一籌也。戰爭責任，乃敵所必將嫁諸我者，我早早卽以之歸於敵；此爲宣傳制敵機先之最大一端，亦最顯一端，應用反宣傳法者所宜首先注意者也。宣傳之事，至爲繁劇，乃隨時隨勢而進行者；

制敵機先，當在神明變化中行之，固不僅戰爭責任之先加諸敵而已。

總而言之：我先將理說盡，敵自無話可說；敵既無話可說，我更理直氣壯；勝負之數，即分於直壯曲老之間。故曰：制敵機先者，上策也。

就敵之優點而壓倒之

就敵之優點而壓倒之者，中策也。

宣傳之事既繁劇，有時不及制敵機先，則將若何？曰：於敵之各項宣傳中，選擇其勢力最優或較優之項，以我宣傳反壓之；如能將敵宣傳之優點壓倒，則敵之全部宣傳皆不足觀也矣。歐戰間，英曾就德之宣傳優點而反壓之，茲舉數例於此：

威爾斯等所定之對德國宣傳戰高等政策，除前章第一節中所述之七個要點外，尚有如下之兩個要點：

(一) 德國人幾於全部希望戰爭之停止，已甚爲顯明；因彼等蒙戰爭之損害與疲勞，甚於我方也。然彼等現在仍默認繼續戰爭者，則因彼等之政府之宣傳，堅稱戰勝即爲招致和平之唯一方法；此宣傳頗優勢，使彼等無論有如何之犧牲，亦甘忍受。我方宜針對彼等之政府之此宣傳，而以宣傳反壓之。即明告彼等：在軍事環攻，尤其經濟封鎖之下，德國已完全失去戰勝之機會，縱冒險以取攻勢，亦因不能獲勝之故，無由滿足其以戰勝招致和平之希望；惟有彼等不爲其政府之宣傳所欺騙，以斷然手段達成罷戰之宣告，則我軍立將解圍，同時我方不得已而施行之經濟封鎖亦立將撤消。

(二) 德政府對其國民宣稱：協約國方面之和平口調，係戰神之一種虛僞面具；德人如受其欺，則將遭拿破崙蹂躪其首都之同

樣痛苦，德國內部必然崩壞，馴至使全德國人之財產被奪，食料斷絕，普遍失業。此宣傳亦頗優勢，使德人雖任如何渴望和平，亦不敢言休戰。我方宜針對德政府之此宣傳，而以宣傳反壓之。即明告德人：德國如堅持欲將歐洲之他自由民族置於其支配之下，則結果德國之慘禍誠不忍言；德國如放棄其獨霸歐洲之企圖，以和平觀念加入國際聯盟，則結果德國非特可免滅亡，非特可與他民族同樣永存於世界，且可在國際上不墜其泱泱大國之地位。再則庫爾和斯在進行對德宣傳中，其針對德國宣傳之優點，而以宣傳反壓之者，可述者尚不少，在此僅述其二事：

(一)德國海軍，經寶畢茲二十年之苦心經營，大有取英之海上地位而代之之勢。大戰既啓，寶畢茲欣然謂威廉二世曰：『今後，海軍可戰守唯命矣。』其所以如此自豪者，殆堅信其潛水

艇之威力耳。泊夫裘圖囊之戰，英艦損失十一萬四千一百噸，德艦則僅損失六萬三千噸；又繼之以英國陸軍部長吉啓拿被害於蘇格蘭海濱；於是德之海軍將領益自豪，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遂行無限制潛水艇戰矣。威廉二世固夙唱『德意志之將來在海上』者，至是自更張言於其國人，以爲德國潛水艇之威力，不僅可橫行海上，且可威脅大陸，而無敵於天下。庫爾和斯成立以後，諾斯庫里布與威爾斯等，乃將英國海軍之軍容，描頭畫角而張大之，附以寫真，印成調查式之小冊子；又將被戰死或捕虜之德國潛水艇指揮官之姓名及照片，列印冊中；以之撒布於德國軍港，證明德國潛水艇已爲英國海軍所征服。其尤有力者：並不諱言以前德國潛水艇之威力——如擊沉協約國船隻一九一四年約七十萬噸，一九一五年約一百七十萬噸，一九一六年約二百八十萬噸，一九一七

年一月至六月間約四百萬噸，皆一一詳述之；但一九一七年下半年一月至六月間約四百萬噸，皆一一詳述之；但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德國潛水艇威力忽然銳減，入於一九一八年則更銳減，以致封鎖英國海口不能如德之意，阻礙美軍運法亦不能如德之意，此諸情形亦一一詳述之；作成一種通常書籍而秘密運散於德國，示德國人民以威廉二世及寶畢茲等之誇大宣傳，在近來之事實上已充分證明其爲夢譫焉。

(二)一時名震世界之齊泊林氣艇，與後來發明之裝甲戰機，可以証服強敵於白雲奔逐之中，又可協助自國海陸諸軍之戰捷，而且實際上倫敦與巴黎常常在此空中利器威脅之下；此亦德政府所舉以自豪，而樂於普告國民以鼓舞其踴躍赴敵者也。庫爾和斯則從事於協約國方面空中威力之調查，爲多量之圖說而布於德國，示德人以聯合軍之空軍有無限制之擴大，非惟足制笨重之齊泊林

氣艇，並足破碎德之裝甲戰機而有餘；尤有甚者，聯合軍至必要時，燬滅柏林殊非難事。此宣傳雖似誇大，然聯合軍之空中威力，確隨戰期延長而進展，故德人一般多信任之，而德政府之宣傳乃被壓倒矣。

行宣傳戰而應用反宣傳法，總以能制敵機先爲上，蓋費力少而見功速也。如其不能，則就敵宣傳之優點而壓倒之，擒賊擒王，射人射馬，尙不失爲中策。如並此中策而猶不能行，亦惟出於下策而已矣。

就我之弱點而
補救之

下策者何？就我之弱點而補救之是也。

敵宣傳向我進攻，則無論我有弱點，卽無弱點亦形成爲有弱點矣，我當迅速補救之。補救之道維何？將敵宣傳之內容，加以反駁，或指摘其虛僞，使羣衆了解我而不信任敵，則能事畢矣。

此雖下策，較之無策而束手待斃者，其強人意，固又多多。抑聞之：會稽常山有蛇，觸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首尾並至；名曰率然。於此以思補救弱點之道，則宣傳戰之縱深配備之反攻陣綫，誠爲必要。若徒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縱弱點之補救尙可期，而已罷於奔命；則此下策者，其終於爲下策已耳。

第二節 敵方宣傳之取締

欲達成防禦的宣傳戰，反宣傳法之應用爲必要，敵方宣傳之取締亦復不能忽略。但以應用反宣傳法爲主手段，而取締敵方宣傳則僅爲副手段。蓋應用反宣傳法，乃以思想防禦思想，有轉守爲攻而將我之宣傳力量達於世界之可能；取締敵方宣傳，乃以政治勢力防禦思想，充其量不過使敵之宣傳力量不達於我政治勢力所及之區域而已，絕不能使敵之宣傳力量不由我政治勢力所不及

之區域以對我行包圍及迂迴之攻擊也。故徒以政治勢力防禦思想，而不謀以思想防禦思想者，其愚殊甚。善行宣傳戰者，祇求我之宣傳能豐腴圓滿，一絲不漏，而不取締敵之宣傳；其意蓋欲將我之宣傳與敵之宣傳同陳列於羣衆之前，孰是孰非，孰曲孰直，孰爲正義真理，孰爲遁辭，咸讓羣衆自行批評而判別之，我於此以獲得優勝，此優勝乃堅確不拔。誠能如是，直神妙到秋毫矣，夫何間言？然天才有時而盡，上智有時而窮；公開比賽之事，鬪力成可，鬥智則終有所不可；因恐萬一居於劣勢，則不能不豫留伸縮之餘地，關係國家民族之大，固不可不力求進退有據也。由是觀之，言防禦的宣傳戰，除應用反宣傳法之外，顧可忽略敵方宣傳之取締哉？

如果能利用政治勢力，於相當時期中，對國民施行有計畫之

宣傳——教育與訓練，使咸有堅定之中心思想，則敵方宣傳自無可乘之虛隙。然以德意志灌輸軍國主義於其國民腦中之普遍，而歐戰中仍不能維持其民氣到底；以俄羅斯傳播共產主義於其國民面前之劇烈，而仍有最近之實業黨案發生；則知欲使國民思想之絕對統一，在社會狀態與政治思潮複雜之現代，殊為難能。惟不可因統一國民思想為難能，遂不復從事於統一國民思想之工作；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能至山頂固大佳，能至山肩山腰亦可喜也。

絕對統一國民思想既為難能，則少數國民之與政府異其思想者，每每於有形或無形中被敵國所利用，而成為敵方宣傳輸入之媒介；現在上文第四章第二節之所述，其知懼矣！苟再加以中立國人物之為崇——如上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述，則敵方宣傳之輸入，當更可暢然行之而無阻。是時也，我將若何對付之乎？斯不得不

乞靈於法規。此法規所應包括之事頗多，而下之諸事爲尤要：

(一) 悖於國家政策之個人及團體行動之限制與懲處——

人民之自由權不容剝奪，非特爲民主國家之天經地義，卽君主立憲國家亦視爲不變之通則。近代國家，在野黨之攻擊政府，有如家常便飯；學者及政治家之以個人名義發表其攻擊政府之意見者，尤所在多有；所攻擊者何？卽國家政策是。執是以觀，則人民之行動，無論其爲個人的或團體的，無論其悖於國家政策與否，在自由權不容剝奪之原則下，不應受政府之限制，尤不應受政府之懲處。然亦有不然者，蘇維埃俄羅斯其一例也。平心論之：其在平時，人民遵依憲法之軌道，而爲要求修正或改定國家政策之行動，政府對之，容納與否爲另一問題，要不能執行任何法律或命令之處分。蓋命令抵觸法律，則命令當然無效，法律抵觸

憲法，則法律當然無效；人民行動既屬違依憲法，政府即不能牴觸憲法而處分之。苟一旦發生對外戰爭，則國家存亡，民族榮辱，繫於一瞬；人民祇宜集中視線於摧破敵國，不宜攻擊國家政策。是時舉國一切，咸入於戰爭狀態中，軍法實有至高無上之權力；倘有人不顧國家民族共存共榮之義，仍肆力以攻擊國家政策，政府依軍法而加以限制，甚或加以懲處，固亦有萬不得已之苦衷焉。否則敵方宣傳，乘虛直入，所以摧毀國人之戰鬪意志，從而陷國家民族於危殆者，政府不將負絕大之咎耶？

(二) 本國出版物及其他印刷品之審查與禁制——

爲遂行我之宣傳故，對於本國出版物及其他印刷品應加以審查與禁制，此義於上文第三章第四節中已曾述之；且曾進而述及審查與禁制之方法。由積極的而推想至消極的，則爲防禦敵之宣

傳故，對於本國出版物及其他印刷品之審查與禁制，其爲必要，不待煩言而解。至於方法，用之僉同，蓋本來爲一事也；於迫不得已時，始出於政治勢力之露骨的干涉與處分，庶不至因此而引起民權問題之糾紛焉。

(二) 外國出版物輸入之檢查與扣押——

敵國之出版物無論矣；即中立國之出版物，觀於上文第四章第一節一二兩項之所述，則知須加以檢查，必要時且須扣押之。此種法規，當在達成防禦敵方宣傳之目的下，不悖於戰時國際公法而施行之。

(四) 外國包裹件輸入之檢查與扣押——

敵國之包裹件無論矣；即中立國之包裹件，觀於上文第四章第一節第三項之所述，則須加以檢查或竟扣押之，其理甚明。此

種法規，亦當在達成防禦敵方宣傳之目的下，不悖於戰時國際公法而施行之。

(五)輸入敵宣傳品者之處罰——

中立國人之居留於交戰國者，一方應受交戰國一般法律之保護與制裁，一方尤應守其國家中立之義務；倘彼竟將敵方宣傳品輸來，即係違犯其義務，我可依法處置之。至於本國人而甘心作敵國宣傳之輸入路，則以通敵論罪，當不苛酷。但其輸入者爲有形的，則可處罰；爲無形的，則無處罰之根據，是當視察其言論行動，而適用上述第一項或下述第八項之相當處置焉。

(六)繳出敵宣傳品者之獎賞——

敵由秘密交通路而輸來之宣傳品，我可以盡力檢查扣押，而終不能必其無所漏脫；敵由空中散下宣傳品，則直無法禁止；故

獎賞繳出敵宣傳品爲必要也。歐戰時，興登堡曾通令所屬繳出拾得敵方之宣傳品，且規定獎金與繳出敵宣傳品數量之比例；惜行之過遲，以致收效甚僅耳。

(七) 告發輸入敵宣傳品者之獎賞——

企圖閉塞敵宣傳品之秘密交通路，則告發輸入敵宣傳品者之獎賞爲必要。但誣告者之反坐，亦不可不行；否則禦侮未遑，反因國人假公仇私之故，而予敵以宣傳襲入之機，此種獎賞豈非結果適得其反哉？

(八) 挑撥離間與造謠煽動者之處罰——

對於我與我同盟國而施行挑撥離間，對於我與中立國而施行挑撥離間，對於政府之文武官吏間而施行挑撥離間，對於政府與人民而施行挑撥離間，在對外戰爭上必蒙鉅大之損害；此乃敵所

樂爲，我所必須取締者也。造謠煽動，以惑國人之聽聞，以亂軍事之耳目；此亦敵所樂爲，我所必須取締者也。無論外國人或本國人，如其爲挑撥離間與造謠煽動以爲我害，我當予以嚴厲之處罰；爲防禦敵之宣傳計，不能不如是也。然此法規當於至公之態度下執行之；若以政見之異，故入人罪，則又爲反予敵以宣傳襲入之機矣。

(九) 電信之檢查與扣押——

戰時檢查與扣押電信之必要，可不待言。

(十) 戲劇之審查與禁止——

爲遂行我之宣傳故，須利用戲劇，此義已於上文第三章第五節中述之矣。由積極的而推想至消極的，則爲防禦敵之宣傳故，須對於戲劇加以審查甚或禁止，其理彰彰。但利導之爲第一義，

以政治勢力干涉之爲第二義；故在戰時，於干涉戲劇不可不有法規，而非至萬分不得已時，則甚願此法規之備而不用也。

（十一）補充隊之檢驗——

戰場之精神氣力，其根源存在於後方之國民間；故聰明之敵，其在我後方所行之秘密宣傳，必較在前方所行爲更努力。歐戰時，德國曾得此種經驗，因於由後方開至前方之補充兵，特別加以注意。今後之國際戰中，交戰國各於其補充隊施行檢驗——至少亦將以問答測驗其心理，可斷言也。

（十二）俘虜歸國後之檢驗——

俘虜歸國後何以必須加以檢驗？觀於上文第四章第二節之第四項，其可知矣。俘虜爲國家而受之個人損害已極大，歸國後應受相當之優遇；然對彼等施行檢驗，乃所以間接防禦敵宣傳之輸

入，當俟俘虜了解而服從之。關於此項之法規，與前項相同，皆屬軍部直接執行，今後在軍法中必有新規定也。

第七章 協調的宣傳戰

第一節 對中立國者

對中立國施行宣傳，以能誘致其拋棄中立而加入我方作戰爲最上策。然有因種種關係，此誘致斷不能成功，或且不必要者，則當因其國家之利益，而行協調之宣傳，使始終嚴守中立，不令爲敵所用，亦良策也。歐戰間，英法之於意於美及後來參戰諸國，皆行前策；而於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瑞士，西班牙等，則行後策。茲將後者約略述之，以爲對中立國行協調的宣傳之歷史借鏡焉。

丹麥者，協約國欲誘致其參戰，有可能而無必要者也。十三世紀時，波羅的海南岸土地，咸歸丹領。自與德接壤以來，節節受挫，日即窮蹙，僅據有日特蘭半島及其附近諸小島，苟延殘喘

對中立國行協
調的宣傳之必
要

一個歷史的借
鏡

。而不幸一八六四年之役，德人復將石勒司維與好斯墩擢爲己有，且禁該二地用丹文字，稱丹地名，與帝俄之對芬蘭如出一轍，是誠丹人沒世不忘之恥。故一九一四年五月，丹新王克立自強十世躬朝倫敦，結英以自重；無何大戰開幕，德迫丹封鎖海港，丹國民黨更奮起主張加入協約。惟丹國力不充，與德緊接，冒然參戰，徒爲比利時之續，而增協約國軍事上之顧慮。於是協約國乃不用之於戰場，而用之於外交；卽宣傳其嚴守中立，並使依一九一三年斯干的那維亞三國之超然盟約，將瑞典與挪威牽住，俾不附德。

瑞典者，協約國絕無誘致其參戰之可能者也。當三十年戰爭以還，波羅的海沿岸，固皆瑞典土也。迨俄皇大彼得崛起，一戰而占英格里亞與客立里亞，建爲聖彼得堡；再戰而又占里夫尼亞

，愛沙尼亞，韋卜司等地，瑞王查理十二因以憤死。一八〇九年，芬蘭全地，復爲俄併，瑞典疆土乃愈蹙，波羅的海全權遂盡淪於俄人之手。二十世紀初，俄以南出地中海，東南出印度洋，東出太平洋之雄圖，皆被挫折，遂欲進據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以西出大西洋。舉如一八五五年之英法瑞條約（規定俄襲瑞典則英法出而助瑞典抗俄）之廢棄也，力行對芬蘭之俄化政策也，建築聖彼得堡至謝申福及錫尼亞之鐵道也，着着進逼，不遺餘力。俄之逼瑞也日甚，則瑞之防俄也亦日亟。一九一〇年，瑞議會中國防委員會，決議後八年內，每年支出五千一百六十六萬元，以供擴充海軍之用；翌年，復有延長兵役期限案之提出；再翌年，瑞王則親捐五十五萬五千元，國民亦集資八百六十四萬元，以助軍需；一九一四年大戰將啓，斯德戈模之公民，且列隊皇宮前，迫王

發擴張軍備之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蓋俄瑞積恨之深，抑或甚於德法也。夫斯拉夫族之勃興，北有瑞典當其衝，南則德國扼其吭。瑞之視德，實不啻一條頓族之干城；輔車相依，唇齒相附，德之興亡與瑞之興亡殆息息相關。德人亦知樹敵必當結援，欲東向以拒強俄，勢不得不先聯一友邦以爲己助；瑞典與俄，不共戴天，國境密接，而瑞民氣復剽悍，則可爲俄北顧憂者，蓋莫瑞若。故大戰前，德國即百方聯瑞；無論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兩國均有密切關係。戰端既開，德復頻以恢復芬蘭，再造波羅的海帝國，極力慫恿瑞國助戰。瑞王后本爲德貴族女，顯要又多親德派；故一時助德敵俄之說，甚囂塵上。在此種情況之下，協約國欲誘致瑞典反德，其絕無可能也，三尺童子，或亦知之；然則聽其助德乎？又無是理；則惟有使其嚴守中立而已。於是協約國乃

就瑞典之國際貿易關係，而宣傳以中立之多利；例如巴黎某畫報，曾畫一便便大腹之瑞典商人，面前置寄往各國之包裹多件，笑顏作『中立中立，利市三倍』之高呼是也。

挪威者，協約國欲誘致其參戰，既無充分之可能，亦無絕對之必要者也。挪威北境之芬麥爾堪與拉普蘭，緊鄰俄境，故俄幣通行，俄挪雜處，俄商勢力日駕挪人而上之，與百年前芬蘭情況殆無以異；而此北地屏障，實際上早已非挪人所有。不寧惟是；俄人唐捲之雄心，斷不以嘗鼎一臠而遽止，勢必長驅南下，攫得特郎極姆以遂其西出大西洋之企圖。使俄人一旦握此修長之海岸線者，封豕長蛇，必益肆虐荐食，而挪威殆矣。是以挪威之備俄，固亦與瑞典具有同情也。雖然，挪俄接壤，僅限北方一隅；俄國西進政策，究與之無切膚關係。一九〇五年，挪自瑞典分離時

，首予承認者，實爲俄國；一九〇七年，英德俄法之挪威領土條約，俄之盡力尤多；以瑞典之與俄時起紛呶者，殆愈多多也。就對英關係言：挪以漁業航海立國，在在須英國海軍保護，故常暱英以自固。再則對德關係，向亦親睦。况其海岸線長而海軍脆弱，加入大戰，則國土立有被蹂躪之虞。是故挪威對於協約與同盟，殊不願爲左右袒，亦不能爲左右袒。於是協約國乃亦不望加入戰團，而對之作爲中立利益之宣傳，使居於較親於協約之丹麥與較親於同盟之瑞典之間，在一致享有通商自由之權利下，形成爲斯干的那維亞之協調之中心焉。

因是之故，大戰開始之第二月，挪威王哈根七世與瑞典王格斯道夫五世，會於邊境，共議和平，力戒鬪牆；一九一五年春，挪王瑞王與丹麥王克立自強十世，及三國之外交當局，復會議於

瑞之馬爾模，約定相互扶助，以保護中立之不破壞。瑞欲助德，則碍於丹之親英，挪又從而兩面玲瓏之，雙方牽制之，於是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之協調歸於完成，而協約國乃顯然有利焉。

此外，如荷蘭，如西班牙，如瑞士則又若何？

荷德密邇，荷之亞姆斯特丹與鹿特丹兩埠，實德國對外貿易之中介地；該兩港之商店，非爲德人所有，即爲荷人借德資經營；兩國在經濟上，形成爲一單位。德國欲以海軍制英法之死命，則在兵要上，更有佔領荷蘭之價值。故在戰前，德人已懷吞併荷蘭之心；徒以束縛於均勢之局，趑趄躊躇而未敢逞。大戰既已爆發，德當可斷然行之，唯心所欲矣；而復不進而占有之，且一任其中立者，則又有經濟上之原因在：英對德施行經濟封鎖，德國糧食及工業原料，皆利用中立國輸入。統計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

至十日，旬日之間，由紐約運往荷蘭之小麥，凡一百零四萬九千餘，運至法者僅四十四萬餘，運至英者僅四十一萬餘；玉蜀黍之運往荷蘭者，共四十二萬餘，亦爲運往歐洲他國總額之十倍；運往荷蘭之數，十九皆經由荷境，轉運至德。使德以加諸比利時者加諸荷，勢非不能，其如自絕其糧食與工業原料之源頭活水何？再則，立於荷蘭一面以觀：何以不肯捲入戰爭漩渦，而必始終中立？則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土耳其，保加利亞，或貿然開釁，或中道投機，其國家之恐慌，有如虎列拉之傳染迅速，殊令荷人聞之心悸；且荷地處衝要，國境三面均爲戰場，未加入戰團尙且生命財產受鉅大之損害——例如船隻損害當英四分之一而當法意各二倍，苟加入戰團則必更有不堪設想者；此消極之理由也。荷以生活環境之關係，必須維持海上自由航行，因中立故，乃克與

丹麥瑞典挪威諸國同享戰時通商自由權利，倘拋棄中立，則經濟之危機立見，而對外貿易之利益全絕；況其遠處殖民地之安全，有待於國際上之保證，袒於一方則此保證勢必動搖；此又積極之理由也。協約國知德之所望於荷者如是，復知荷之所以自處者如是，因而知誘致荷參戰爲不可能，則任其中立，以爲對德宣傳之一秘密交通路，亦大佳事；此種協調，蓋因應現實而來，無待乎多量之努力者也。

大戰與西班牙，實風馬牛不相及；故自由黨之主張參加協約國方面，不能實現，同時保守黨內閣之親德論，亦僅足供不負責之談料而已。協約國知西之中立爲必然，但求其中立能始終嚴正，不至中途附德而爲其鄰邦葡萄牙之累，則於協約國已有若干之利矣。蓋葡萄牙者，自來與英國有密切親暱之關係，其獨立即依

英之援助而成，在經濟上幾與英之保護國相同，且一八一九年復與英締有一種同盟；苟無顧慮於西之態度者，葡萄牙之追隨英國而應戰，殆當然也。因是協約國對於西，並不堅執誘致其參戰，而多向之爲商業利益之協調的宣傳。此宣傳事實上爲有力，西人自信任之；觀於戰爭四年間，西煤之出產在一九一四年爲四百四十萬噸，一九一八年則增至七百二十萬噸，可概見矣。

瑞士北界德，西鄰法，東接奧，南毗意，處歐陸之中，居四大之間，似有如比利時之被漩入戰爭急流之可能；然國境適當阿爾卑斯山之脊，萬峯插天，鳥道崎嶇，行軍旣感困難，作戰更苦不易，非如比利時之平原曠野，易於展開，故協約同盟兩方，皆不作假道之舉。然則瑞士可自動加入戰團乎？則又有二點之不許：人民酷嗜自由，向來立於歐洲爭奪外交之圈外；各州雖有德人

系，法人系，意人系之殊，而親睦如一民族，對大戰咸無偏袒之意；此人民心理不許參戰之點也。國家收入，全恃製造品之輸出及遊客之旅費；大戰既起，輸出不振，遊客銳減，加以每日須支出五十萬元軍費，以供訓練軍隊，鞏固國防之用；此財力不許參戰之點也。協約國知瑞士之民情如是，則無誘致其參戰之可能；國力如是，則無誘致其參戰之必要；聽其中立，反可因其地勢與人種之關係，而得諜報與宣傳之飛躍之許多便利，自然有甚大之協調存在也。

第二節 對我聯合國者

凡與我立於一條戰綫上而對敵作戰之國家，皆爲我之聯合國。我與我聯合國之關係，無論爲攻守同盟，或某種性質之協商，又或爲至簡單之姻婭友好關係，均可構成生死與共之結果。然當

對我聯合國行
協調的宣傳之
必要

敵我戰機既已觸發，與我有諸關係之國家，亦有趨起觀望者，亦有乘機要挾者，亦有終於反戈者，固不可一概論也。故欲他國與我實踐於聯合，則平時關係固應力求乎密切，戰時尤不可不基於相互之利益而為協調的宣傳。

歐戰以前，日本與英國固有同盟關係者也。大戰既啓，日本應毫無猶豫而助英對德。但日本有識之士，則多主張助德對英；蓋英既以全力對德，自無暇兼顧其在亞洲之藩屬，日本可乘而略收之；歐洲戰場之形勢必入於英法不利，則日本乘勝席卷，若波斯，若阿富汗，若阿刺伯，與夫蘇彝士運河，未嘗不能納諸轄下，其發展乃徧及世界矣。若夫助英對德，不過奪取膠州灣以逞所欲於中國而已。苟當時日本內閣，非近視之大隈重信者，助德之成分實多於助英也。意大利與德奧為同盟，而大戰時初則中立，

終則倒戈。德皇威廉二世之母爲英女王維多利亞之女，而兩國卒不免於血肉相薄。凡此等等，足証平時之親近可靠而不盡可靠。然則與敵爭聯合國者，其在最後之一瞬乎！在最後一瞬間，聯合國之態度，決於相互利益之協調；而欲使其深信此協調之可能，則有賴於適宜之宣傳，可無疑焉。

對我聯合國之協調宣傳，有兩個階段之進行：一爲在未實踐於聯合以前，作完成聯合之進行；一爲在既實踐於聯合以後，作鞏固聯合之進行。關於後者，例如諾斯庫里布等所爲之意大利與南斯拉夫之協調宣傳等，散見於上文，而第五章第二節中言之尤詳，於此不復贅。關於前者，則請舉一事焉，以爲對我聯合國行協調的宣傳之歷史借鏡；此事非他，即歐戰時協約國誘致美利堅參戰之宣傳進行是也。

美利堅自獨立以來，即閉關自守；經孟祿當國，持此主義益力。蓋美與歐亞距離遼遠，復阻重洋，但能扃其門戶，則農產礦產，兩俱豐富，力足自給，殊無亟亟與世界諸國爭衡之需要也。洎乎休養生息，財力雄厚，因資本膨脹與生產過剩之故，乃不能不向世界求發展。十九世紀末葉，所謂『孟祿主義』者，實已式微式微；一八八九年占領薩摩阿島之一部，一八九八年占領海威島之全部，又盡燬西班牙艦隊而代有太平洋之寶都力哥，斐律賓，果姆諸島，皆足證明。入二十世紀後，收桑多度敏哥爲保護國，舉阿利執那，新墨西哥，阿拉斯加諸州之土地先後增入版圖；且自巴拿馬運河鑿通後，將大西洋與太平洋聯爲一氣，海軍之行動東西如意；至是孟祿主義已消滅至無踪無影，所見者惟美利堅之世界政策而已。歐洲大戰之爆發，實予美之世界政策以發展之

絕好機會。其始僅中立者，欲爲後來漁翁得利之地耳。是故美之必加入戰爭，殆無問題，此稍明美國國家政策者所咸知；第其參於協約方面抑參於同盟方面，則爲問題之所在。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美總統威爾遜，電達交戰各國，願自任調人，以解歐洲之糾紛。當此交戰國雙方，劍始拔，弩始張，正一鼓作氣之會，威爾遜此提議之無效，卽威氏自己當亦知之；然而爲之者，非所以要譽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特備此和平之面具，以爲暫時中立以觀大勢之論據，尤以爲將來參戰以求大欲之論據耳。

美雖經一度勸告無效而宣言中立，但其終於不能不問歐事之心，則昭然若揭。於是協約與同盟兩方，皆向其進行宣傳，冀爭得爲己之聯合國。德國之侵犯比利時中立，被協約國採爲對美

宣傳之絕好材料，頗能激起美國輿論之同情；然因美人中之來自日耳曼者，咸眷顧其祖國，而猶太族之盤踞於美國經濟界者，更有相當勢力，彼等所爲之宣傳活躍亦復不弱；故兩方旗鼓，無所高下。重以歐洲各國未戰至精力疲憊，美利堅左右世界全局之時機尙未成熟；因是協約與同盟兩方之宣傳，均未足使美國急遽決定其參戰之態度。

光陰荏苒，轉瞬已至一九一六年之冬季；是時也，英法俄德奧諸國，經兩年半之苦戰，國力耗喪，都已不堪，美欲乘鷓蚌之互病，此其時矣。十二月十八日，威爾遜乃致書各交戰國，求其戰爭目的之所在。當此時機，協約與同盟兩方，皆以爲爭得美爲聯合國，此乃最後之一瞬；故其宣傳進行，各出全力。協約國之宣傳爲若何乎？其大意曰：比利時，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諸國

，與法俄及羅馬尼亞被德奧所占之土地，悉當恢復，並由德奧予以相當之賠償；斯拉夫族與拉丁族等之受德奧諸國羈絆者，一切解除而予以自由；國際信義及各國應有之經濟自由與穩固，當互相維持之；各國又當劃定應有之疆界，或陸或海，總須免除此後之衝突……等等。同盟國之宣傳又爲若何乎？大意則曰：交戰各國當派遣有威權之代表，亟行聚集於中立地點，交換意見，討論和平方案。同盟國之答覆於二十六日至美，協約國之答覆則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至美，其內容各與其所宣傳者一致。比較觀之：協約國之詞意明晰，同盟國之詞意含混；則協約國之宣傳，實已優一籌。尤甚焉者，協約國出其危詞，以爲同盟國而戰勝者，則德國式之文化，將蔓延於全世界；息耗所傳，談虎色變，而美國輿論遂大半同化於此宣傳矣。

然於此有一問題焉，使協約國之宣傳感到若干之困難。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威爾遜在參議院宣言：『和議所以結束戰爭，各國務須有確實之諒解，並須使議和之後，不復發生如今日之慘禍爲是，故我美利堅當於此時起而參與。惟和議未開談判以前，我美政府當提出條件，以爲和議之基礎，且希望我美國國民予以誠懇之同意。』威氏之和議條件中有曰：『世界海路，各國公之。無論何國，當使其自由發展以期達世界之商場爲目的；否則無平等與協作之可言也。』此項條件，顯然不利於英吉利之海權。苟協約國不於英美間求得利益協調之道，則欲爲誘致美國參戰之宣傳，不吃然蹇難乎？

幸而大好機會，乃從天外飛來，即一月三十一日德政府對美所發之通告是也。該通告之言曰：『德意志首提和議，爲協約國

所拒絕。協約各國中，尤以英吉利爲之魁。英自從封鎖德意志以迄於今，爲時已兩年有半；其計蓋欲使吾德人盡爲餓殍而後已。

德意志爲保護祖國之身家性命計，不得不施以相當之防禦。今德政府自一九一七年二月一日始，凡經德政府指定英法意及地中海東部一定之範圍內，吾國潛水艇，如遇有協約國或中立國船隻，立加轟擊，不復預爲警告。至對於美利堅之載客船舶，則有一破格相待之法：此等船隻，每星期祇限開行一次，以達英之法爾摩斯海口爲止；其桅上所懸之旗，須紅白色相間；船尾則懸美國國旗；船之外殼加以紅白相間之直線，以資識別；惟美政府宜確實擔保此等船隻不得載德政府所指定之禁貨而後可。於是協約國乃盛大宣傳，謂破壞美人所提和議條件中之『海上自由』一條者，乃德國之無限制潛水艇政策。此種宣傳，并未直接謀英美利益

之協調，而在張言美德利益衝突之下，無形中已將英美利益衝突之點間接隱蔽，使不協調者一若協調然；此協約國所以終於爭得美利堅爲聯合國者也。

德之望於美者，能爲我助，固所願也，否則能始終嚴正中立，亦差強意。特以迫於戰爭之需要，不能不實行無限制潛水艇政策；知此殊難得美之同情，或將決裂，乃又爲他種陰謀之進行；即欲予墨西哥以財力上之援助，允助其恢復所失之新墨西哥與阿利孰那兩州土地，以誘致墨西哥與德締結攻守同盟；且請墨總統居間向日本表示同情，或紹介德日言歸於好是也。二月十八日，美國各報發表德外交部長徐模門致駐墨之德公使書，此陰謀完全敗露，協約國遂更獲得宣傳之好材料；於是美對德絕交者，進一步而爲對德宣戰矣。

結論

一

今日何日？巨大悲劇之再演，已迫於眉睫！帝國主義之勢力，瀰漫於全世界；許多被壓迫之弱小民族，生活上不能不求自由與解放；於焉形成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兩大壁壘對抗。第三國際之共產革命，在產業落後之國家，無所施其伎倆，而在資產階級專政之國家，則雖遭遇若何之挫折，終未停止其活動於產業工人間；同時資產階級對之，收買軟化之不足，又繼以多方之防制鎮壓；於焉形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壁壘對抗。歐洲大戰以後，協約國對於同盟國，完全爲戰勝國對戰敗國之態度，解除其軍備，割取其土地，掠奪其金錢，無所不用其極；在同盟國方面，既因心所不甘而未忘乎復仇，復因勢所必然而有期乎反擊；於焉

形成戰敗國家與戰勝國家兩大壁壘對抗。歐戰前世界經濟中心爲倫敦，戰後則移於紐約，此一轉變，已足表現歐洲各國之悲運；戰後美國之經濟侵略復步步進逼，大有夷歐洲爲經濟的殖民地之勢，更使歐洲各國難於忍受；於焉形成債務國家與債權國家兩大壁壘對抗。此尙不過就一般關係言之。苟再一觀各個關係：如太平洋上之美日對抗也，世界市場上之英美對抗也，比利時諸國貿易上之英德對抗也，亞洲南部民族問題上之英俄對抗也，非洲殖民地地上之法意對抗也，歐洲霸權上與地中海問題上之英法對抗也，與夫普法戰爭以來之德法對抗等等，尤難詳舉。箭在絃上，一觸即發；且其既發，則必如一髮之牽動全軍，巨浸之波及四面，較之前度歐戰，當不多遜，或竟過之。此凡留心於世界現局之狀態而有相當之聯想力者，所能具道，固不僅意大利之奈德已也。

二次大戰之爆發，既有必然性，彼時吾國之地位爲若何乎？

回憶前度大戰時，吾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卽已宣布中立，當可始終超然局外矣；乃因日本加入戰爭之故，而形勢一變；因美利堅參戰之故之故，而形勢再變；卒至被牽入戰局之內。日本悍然侵犯吾國之中立，遣兵由萊州龍口登陸，其意何居？觀其橫穿萊州半島以達膠州，沿途各城鎮及郵電機關，悉爲所佔，甚且徵發物品，驅遣人民，一若視爲敵人土地者，則其目的不僅在占領膠州，而在囊括山東也可知矣。袁世凱劃萊州龍口及接近膠州灣各地爲交戰區域，聲明除此以外仍守中立；同時又與日政府約定：交戰區域以膠濟路之濰縣車站以東爲界，日軍不得踰越而西。乃日人得寸進尺，非特終於強據濰縣車站，且進迫濟南，霸佔膠濟全線及附近礦產；尤復造作浮言，謂中德勢將聯盟，以眩惑英

法諸國之視聽，彼遂乘機提出二十一條之要求；至是其野心更路人皆見。執是以觀：則二次大戰如果爆發於歐洲，日本之承襲其故智以求逞於我，可以逆料。美國參加歐戰，太平洋上之國際關係，愈形複雜。吾國於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對德奧下宣戰令，而日本派赴美國之全權特使石井菊次郎與美國國務總理蘭新，猶於十一月七日共同宣言：『美國及日本兩政府，承認領土相接近國家之間，生特殊之關係；因之美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之利益，尤以與日本接壤之地爲甚。』執是以觀：則二次大戰如果爆發於歐美間，日本乘列強不暇東顧而作祟於我，又可逆料。前度大戰，吾國人之高瞻遠矚者，咸反對政府參戰；如唯一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如不肯副署解散國會令之伍廷芳博士，皆其著者。然自實際言之，吾國之中立，終必因日美之先後漩入戰局而

被破壞，我不以比之對德者對日，則惟有參加協約方面耳。當時之問題，似非參戰與不參戰，而是參加何方，與夫如何參加。如以比之對德者對日，則與德聯盟爲可能；但中德間一切不平等條約不廢除，尤其膠州灣不收回，則我甯單獨對日，無與德聯盟之餘地也。如參加協約方面，則中英間，中法間，中美間，中日間……一切不平等條約當廢除，尤其山東問題當解決，斷不容列強在巴黎和會中以吾國利益爲犧牲而餽日也。孰是以觀：則二次大戰之爆發，無論其在歐洲抑在歐美間，吾國殊不能保持絕對中立地位；惟吾人所望者，非如前度之出於被動，而當出於自動；顯言之，即當因應時機以謀獲得民族自由與國家獨立之更大保障是也。

抑再加以推測：如果二次大戰之爆發，而以日美在太平洋上

之衝突爲導火線者，則中國問題之嚴重，當不亞於前度大戰中之巴爾幹。在日本方面，戰時需要鉅大數量之原料，燃料，食料，不能不有求於吾國；如是則美必向我抗議，抗議無效，最後或將出於封鎖海口以斷中日聯絡；是時我不助日卽助美，不助美卽助日，中立萬不可能。且因朝鮮之故，影響於我東三省甚至於山東者必大；再則俄國亦勢將食指大動，東侵蒙滿；是時我不聯日以制美俄，卽聯美以制日俄，中立更萬不可能。吾人覺現在已有一種堅確不拔之信念：將來爆發大戰時，尤其因太平洋上之國際關係惡化而爆發大戰時，擁有五萬萬餘人口之中華民族，必然自動的表示其有力之意見，必然自動的決定其正大光明之地位；蓋此開化最早而貢獻文明於世界又最大之偉大民族，中間雖曾經趨於保守，但近六七年來，証以國民革命之高度發展，則知已奮然興

起，以負荷其歷史的使命，非復若前度大戰時，一任軍閥政府之庸懦妄忽，而不加過問者矣。

二

現在之中華民族，非復前度大戰時之吳下阿蒙也，於何知之？証以國民革命之高度發展，固矣。國民革命之對外工作，積極的爲實現世界大同，消極的爲打倒帝國主義，而其起點則爲使中國脫離列強之羈絆；此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呼聲，所以瀰漫於全國也。廢除不平等條約，不但爲國民革命對外工作之起點，且爲國民革命對內工作之先決問題；蓋不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則軍閥有所依賴，一切建設更無從下手。故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爲整個國民革命之基本工作。夫一部不平等條約，乃一部國恥史之結晶；吾國人之高呼廢除不平等條約，在事實上爲基於國民革命之需

要，在精神上則爲基於洗雪國恥之要求。然則現在之中華民族之所以異於前度大戰時之中華民族者，謂由於國恥觀念之進步，不亦宜乎？

吾國者，夙視勵恥爲偉大之精神作用者也。中庸之言曰：『知恥近勇。』何謂也？傳之言曰：『明恥教戰。』又何謂也？以屈身病國爲大辱，以偷生負國爲至羞，乃克激厲奮發，無所反顧，無所退縮，不達於成不止：此之謂矣。昔者，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至櫟林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欒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我路（鍼兄將驪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馳秦師死焉。晉有臣勵耻，此晉之所以大也。昔者，句踐之謀吳也，國之父兄請報吳，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

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又請，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則有常刑。」國人皆勸，遂滅吳。不敢自謂知耻，是知耻矣；告國人以所耻，是明耻矣；然後出師，此句踐之所以卒沼吳也。

自鴉片戰爭以還，近百年矣；中間失地賠款，喪權辱國之事，亦至酷矣！徒以少數統治者一手遮天之故，國民或茫然不知，或知而不詳，或知之詳而不普遍；故其國耻觀念，殊形淡薄。自孫中山先生改組中國國民黨以後，黨的宣傳活動，一日千里，非特使大多數同胞知有非洗雪不可之國耻，且示以所以洗雪此國耻之道，更進而實際領導爲洗雪此國耻之行動；於是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呼聲，與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乃隨國民革命之潮而漲，我

中華民族之國耻觀念遂顯見一大進步。此種進步，孫中山先生實早已見知其必然；蓋就吾民族固有之勵耻的精神，而以廣大的宣傳充分發揚之，殆如庖丁之目無全牛者然，批大郤，導大窾，固無往不躊躇滿志也。

吳起有言：『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二者衆。』其義云何？後漢書所謂『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尙不足以盡釋之也。必也，一敗而將耻之，再敗而士耻之，三敗而國人皆耻之；耻之所凝，其氣可以吞牛，其力可以撼山，此秦人所以濟河焚舟，卒封殺尸而還霸西戎也。故吳起之爲是言也，前置其辭曰：『凡制戎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近百年來，中國之耻，以觀秦人之所

受於晉者，奚祇千百萬倍？國人之未覺也，或覺而未真也，或覺而未普也，則無整個的反抗運動之表見——如五四運動亦僅爲一部分智識份子之反抗表見；今既覺矣，更覺而真且普矣，則必整個發揮其因國耻而凝成之反抗氣力，並可斷言此反抗必然勝利。味吳子之言，覽史乘之跡，則知此種論斷爲科學的，並非誇大；且吾人站在國民革命之立場，行動爲反抗而非侵略，目的爲解放而非統治，亦不須而且不願如帝國主義者之一味誇大也。

然則，二次大戰爆發時，我中華民族所表示之意見，必基於洗雪國耻之要求，而以國際平等爲目的；我中華民族所確定之地位，必基於國民革命之使命，而爲世界大同之領導；其不僅爲聯甲以制乙，聯丙以抗丁者，又可見矣。

近六七年來，自吾族之國耻觀念進步觀之，則中國國民黨之投吾民族以偉大之精神與奮劑，誠有足多。然自反共以後，迫於消極防止共禍之故，不得不暫行停止民衆運動；將來應如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以愈鞏固我民族精神決鬪之宏基？此凡愛國之士，尤其有志於宣傳戰者，所馨香祝禱者也。

對自國民衆宣傳，爲宣傳戰之基礎工作。必須有此基礎，然後能在此基礎上建築對外宣傳；蓋宣傳者：『宣示事象，正義或眞理於羣衆，使其瞭知而同情於我』之謂也，苟自國民衆尙不能瞭知事象與義理而同情於政府，則更何由使他國羣衆瞭知事象與義理而同情於我乎？今吾民族已非復前度大戰時之吳下阿蒙矣，政府當於此時，極力講究對外宣傳戰之進行，庶幾二次大戰爆發時，不至臨事張皇，而自棄其領導世界大同之地位；此尤爲吾人

所馨香祝禱，當亦孫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所切望者也。

欲行對外宣傳戰，則認識物質狀態與運用科學方法，爲必要之道。在此最高原則之下，以確立國家政策及其所產生之宣傳政策，以設置宣傳機關，以使用宣傳工具，以利用宣傳之交通路，以進行各方面之宣傳活動；則此形式極崇高偉大之精神決鬪，其能事畢矣，其大力具矣，其宏功之收在指顧間矣。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公佈之政綱，實吾國現時最需要之國家政策；根據之以產生宣傳政策，斷無不完善者。中國國民黨之宣傳機關，在海外之組織，規模尙有擴大之必要，尤其業務尙有秘匿之必要，同時人選及聯絡自亦當隨時注意；以黨的宣傳機關行政府之宣傳事宜，因應運用之有道，不難事半功倍也。吾國現有之宣傳工具，如報紙與通信社，如無線電，如大規

模之印刷所，如理化工業社等，均感覺缺乏；政府倘能速行經營之，不待三年，可告大成。至關於宣傳交通路之開闢，與夫對各方面宣傳之進行，諾斯庫里布等之所優爲者，吾人亦能爲之，更無論矣。

雖然，宣傳戰固不可不行，而僅賴乎行宣傳戰，乃至放置其他關於民族國家所應行之事於一切不行，則又過矣。是義也，余於本書中已一言再言而至數數言之。茲更簡單致數語於此：宣傳戰之對內作用，爲國家總動員之一部；換言之：卽國力戰內容之一部；故吾人行宣傳戰，非但以行宣傳戰爲目的，而應以完成國家總動員之準備爲目的。宣傳戰之對外作用，爲武力戰與外交戰之前鋒，因而形成武力戰與外交戰爲行宣傳戰之後盾；故吾人行宣傳戰，雖志於不戰而屈人之兵，須知無干戈樽俎之爲備，究不

能以空言致信於人也。管子曰：『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當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明乎此義，然後言宣傳戰也，其庶幾乎無過也夫！

富

傳

職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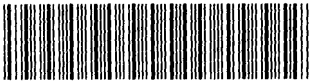
正誤表

頁數	行數	數字	字數	誤	正
李序一	第五	第一下		奢吧	奢望吧
五第一	第一	第五		裏	裏
郭序二	第二	第七		如	爲
二第二	第十	第四		滅	滅
丁序三	第七	第二十五		的	去
三第十				極快的法	極快的方法
本文一	第九	第十八		得	吾
十二第十二	第十二	第二十八		子	人
二十七第十二				欺我不欺	欺不我欺
四十第七		第十七		如	無
五十額簽				手段策—國家政論	手段論—國家政策
五十二第十一		第六		鮮	解
五十七第九		第十三		而	面
七十一第十		第二		機	譏
八十五第十二		第一		該	處
九十第五		第六		以	不
九十六額簽				必其大有真知……	必其人有真知……
百〇一第六		第七		致	政
百二二第六		第七		狀	衍字
百四七第九		第一		美	衍字
百四九第七		第十五		之	等
百五八第五		第十四		兩	雨
百六六第六		第七		汨	舊
百六八第十一		第十六		實	突
百七十第二		第五		忽	急
百七八第六		第十九		離	難
百七九第十一		第三,四		說由	請申
百九十第二		第十三		入	人
二四三第十		第十		而	有
二五三第八		第二		成	或
二五四第十		第四,五		現在	觀於
二九〇第九		第二十三		我	戎
二九〇第九		第二十八		將	衍字

校對恐仍有疏漏，敬請

師友隨時見告，以便再版時改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07208

宣 傳 戰

(非 賣)

中華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

編 著 者 陳 浴 新

校 閱 者 鄒 燮 斌

印 行 者 陸 軍 大 學 校

